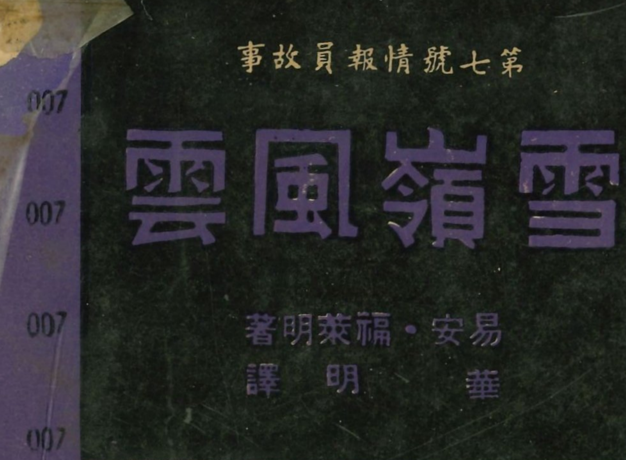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雪嶺風雲

易安・福萊明著

華明譯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雪嶺風雲

易安・福萊明著

華明譯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雪嶺風雲

立志出版社印行

特價新台幣
12.0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書名：雪嶺風雲

作者：華明

發行人：周玉銘

出版者：立志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永康街四一號

電話：三五四三九號

郵撥：三三一三號

印刷者：立志印刷廠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四六一號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再版

定價台幣廿四元港幣二元四角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雪嶺風雲

易安·富萊明著

華明譯

民族晚報連載
立志出版社印行

JAMES BOND

"ON HER MAJESTY'S SECRET SENVICE"

BY

IAN FLEMING

重要啓事

易安·福萊明原著詹姆斯·龐德小說共十二種，中文本全部由本社出版，書名包括：

CASINO ROYALE （賭城喋血）
LIVE AND LET DIE （哈林巨霸）
MOONRAKR （雷霆萬鈞）
DIAMONDS ARE FORIEVER （鑽石私梟）
FROM RUSSIA WITH LOVE （勇破間諜網）
DR. NO （恐怖黨）
GOLDFINGER （金手指）
FOR YOUR EYES ONLY （三張王牌）
TUHUNDERBALL （霹靂球）
ON HER MAJESTY'S SECRET TERVICE （雪嶺風雲）
YOU ONLY LIVE TWICE （機密任務）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 （金槍人）

全套十二册同時採購者，照特價再打八折優待，敬希愛好此部小說的讀者，踴躍惠顧是幸。

立志出版社謹啓

目次

一 海濱人影

有時九月仍舊很熱，好像夏天永遠過不完似的。這一年的九月，就是這樣。洛雅海水浴場有五英里長，爲法國北部最長的沙灘。它後面襯托着整齊的草坪，這些草坪上，交互地長着三種顏色的草，旗幟到處飛揚，更顯出這兒光輝燦爛。同時，悅目的浴篷，仍舊紛然雜陳，一直向下豎立到潮水綫，到處都是來作海水浴的人。

在這個合乎世界標準的遊泳池周圍，有些擴音器在播送音樂，這是手風琴奏的華爾滋。一個男子的聲音，不時反響在音樂之上。他透過公共演說系統宣布：七歲的非立•柏德朗，在尋找他的媽媽；若蘭•李佛莉在入口的時鐘下面等候她的朋友；或者，有人找杜福時夫人聽電話。

從海濱，尤其是從「愉快生活」、「赫寮」和「蔚藍」這三個遊樂場附近，傳來了兒童喊們喊喳喳的聲音，他們玩得可眞高興。

再過去，在堅硬的沙地上，體育教員吹着尖銳的哨子，使他訓練的少年們，以整齊的步伐，走過這天最後的行程，這兒離海很遠了。

這是一種美麗、愉快的海濱景色。

詹姆斯•龐德坐在一個混凝土造的咖啡棚裏，他的臉是朝着落日的。對於他，有些事情是沉痛的，短暫的。這使他想起了幾乎歷歷如繪的兒童時期。從前他在海灘上遊戲，在浪潮上游泳，

在海濱拾貝殼，捉螃蟹的情景，好像都還是昨天的事情似的。可是，人生却已易數十寒暑了。

龐德不耐煩地點燃了一枝香烟，伸直了身軀，停止了回憶。今天，他是個成人，是個有不乾淨歲月，有危險記憶的男子——一個偵探。他不是坐在這兒傷感，消逝歲月，羨慕這許多快樂兒童的。他曾經選擇了這個地方，他在這兒偵察，偵察一個女人。

太陽西墜得更低了，一個人已經可以感覺到九秋的涼意，雖然，上下午都還是很熱的。大批來作海水浴的人，都在迅速地退却，他們疊起小帳篷，魚貫地拾級而登，橫過散步場，轉回市鎮上去，那兒咖啡室裏的電燈，已經亮起來了。夜幕就要拉下來了。

遊泳池旁邊那個廣播員，在對顧客再三地用法語報告：「喂！喂！還有十分鐘就要關閉了！到六點鐘，遊泳池就要關閉了！」他催促他們迅速離去。

在夕照的途徑中，現出兩艘「邦巴」式救護船的側影，船上飄揚着黃底藍十字的旗幟，向着北方疾駛而去，因爲它們的碇泊處在那個方向的遙遠所在：舊港。

最後，長頸鹿似的悅目沙艇，向着沙岡之間的庫房逃遁。三個照顧停車場的職員，騎着脚踏車，穿過稀疏的汽車行列，向着市鎮上的警察局駛去。

在幾分鐘之內，潮水會退到一英里以外，廣大的沙灘，將是海鷗的世界，它們不久就會大批地飛來，到這兒啄食野餐的人們殘餘的食物。

然後，那個像桔子一樣紅的太陽，將會落下水平線，海灘上將會闃無一人，到天黑之後，對

對的情侶，將會來浴室與防波堤之間黑暗的角落裏，作短暫的幽會。

在龐德前面的沙灘上，兩個穿着三點式遊泳衣的金髮女郎，興奮地奔跑着，踏上階沿，向着龐德所坐的這個咖啡棚走過來，她們對他炫耀着她們的身體，停下來喃喃地說話，看他是不是有什麼反應。當他沒有表示時，她們手挽着手，悠然地向市鎮走去，讓龐德忖度着：法國的女孩子何以比其他國家的小姐們有更突出的肚臍。法國的外科醫生們，是否會認爲這會增加未來少女的性感？

現在，在海灘的上首和下首，救生人員吹起了最後一陣號角，這是宣布他們要下班了，遊泳池邊的音樂停止了，這空曠的沙灘上，突然荒涼了，沒有一個人了。

不過，這話並不十分對！在離龐德的咖啡棚大約一百碼以外的地方，一個穿着黑色條紋的白浴衣的女子，一小時以前來到這兒，俯伏在一片沙地上。現在，她仍舊靜靜地躺着，一動也不動在龐德與落日之間的直線上，她俯伏得像是一隻張開翅膀的老鷹。這時，落日已經把左後方的水池子和小河，變成了血紅的，彎曲的草字，橫過中間這段距離。

龐德走去觀察她。現在，在寂靜和空虛之中，他覺得有點緊張。他在等待着她做某些事情——到底會發生什麼事，他並不知道。說得更眞切一點，他是在看顧她，他有一種直覺，就是她處於某種危險之中，或者，只不過是空氣中有危險的味兒？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不能讓她一個人獨處，現在，其他的人都離去了，尤其是如此。

詹姆斯•龐德錯了。其他的人，並沒有完全離去，在他後面，在散步場另外一邊的「海濱咖啡舘」裏，兩個穿了雨衣，戴着黑帽子的男子，坐在一張隱蔽的桌子上，這張桌子是毗連人行道的。

他們面前的咖啡杯子，都是半空的，他們並沒有說話，只是坐在那兒，注意着咖啡棚隔板毛玻璃上的黑影，這是龐德的上半身的影子。他們也在看顧沙灘上的那個女子，不過，對她那遙遠的白色影子，看顧得沒有龐德這麼專心。他們的緘默和他們那種不合理衣服，對於任何注意他們的人，都會製造一種不安的印象。不過，除了侍者之外，並沒有這種人，這個侍者把他們列入「壞消息」部門，希望他們馬上就會離開。

在枯紅色太陽下面的邊緣觸及海平線之際，對於這個女子，好像是一種信號響起來了。她慢慢地站起來，兩手在頭髮中往後插，開始緩慢地，故意地走向太陽，走向那在一英里以外水線上的泡沫。到她到達海水邊緣時，四周已經是一個藍紫色的薄暮，有人將會猜測：這可能是她最後的假日，最後的呼吸。

龐德的想法並不如此。他離開了咖啡棚，跑下階沿，到達沙地裏，以迅速的步伐，開始跟在她後面向前走。

在他後面，在散步場那面，那兩個穿了雨衣的人，似乎也有不同的想法，其中之一迅速的丟下喝咖啡的代價，他們兩人也都站起來，迅速地穿過散步場，到達沙地，以異常整齊的步伐，在

龐德的途徑上，並排地向前走，走得非常迅速。

現在，在空曠的沙灘上，有奇異形態的人影子，它們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然而，這的確不是一種可以干擾的形態！這種形態有一種麻煩，有一種神秘的意味。這個穿白衣服的女子，這個青年，這兩個矮胖的人，一個接着一個追上去。

咖啡舘裏的那個侍者，把桌上的飲料錢收起來，望着遠方的人影，這時太陽還剩了最後的四分之一，照出了這些人影的輪廓，這有警察業務——或者其他事情的意味，他只要知道，把它記住就行了，他可能使他的姓名在報上出現。

龐德迅速地趕上了這個女子。現在，她知道；正當她到達海水邊緣時，他就可以抓住她。開始考慮他要對她說些什麼話，他要怎樣措詞，他不能說：「我有預感，你會來自殺，所以我趕來拉住你。」「我來海濱散散步。我想我認識你。在你游泳之後，請你喝點飲料好嗎？」他最後決定要說：「啊，黛西！」然後，當她回頭看他時，他再說：「我爲你擔憂。」就那件事而論，至少，這是無害的，並且是眞實的。

現在，海水是暗灰色的，在水平線上面則是淡黃色的，一陣由西方來的微風，把陸地熾熱的空氣帶向海洋，微風過處，海面突起了小浪花。雪白地渦卷起來，一直到達目力所能及的所在。

成群的海鷗懶洋洋地飛起來了，又在這個女子的前面降落下來，在這附近充滿了它們的叫聲和小浪無盡的潺潺聲，輕柔的深紫藍色薄暮，對於這空寂的沙灘和海洋，增加了一點憂鬱。現在

，這兒已經遠離了舒適的燈光，和海岸假日的喧囂。

龐德預期着把這個女子抓回到那些明亮的燈光裏。他注視着這個穿着白色浴衣的金黃色影子，不知道她對於他這高出海邊和海水喧囂聲的叫喊聲，要過多久纔能够聽見。當他接近了海水邊時，她的脚步已經減慢了一點，這時，她那濃密的頭髮披在肩膀上，她的頭有點向前低，或者是在思索，或者感到疲倦。

龐德加快了步伐，直到他離她只有十步爲止。他叫喊着：「嗨！黛西！」

這個女子並沒有吃驚，或者立即回過頭來。她的脚步遲疑了一下。再停下來。然後，當一個小浪尖叫着衝過來，在她脚邊死寂時，她慢慢地回轉身子，斷然地面對着他。她的眼睛已經哭腫了，仍舊是有淚水的，她瞧着他後面，然後她的目光和他的視線相遇了，她遲鈍地說：「怎麼樣？你想怎麼樣？」

我在爲你擔憂，你到這個地方來做什麼？倒底出了什麼事？」

這個女子又再度望着他後面，她把右手抓成拳頭，放在她嘴巴邊上，對他背面說了幾句話，這些話是龐德聽不懂的。然後，在龐德背面很近的地方，有一個人在輕聲地、柔和地說話了：「不要動。」

龐德立即旋轉身軀，以騎馬的姿勢站着，右手伸到上裝裏面，抓着手槍，可是對方兩枝自動手槍雪亮的槍口，好像兩隻眼睛，在對他喇弄着。

龐德慢慢地挺直了身軀。他那握槍的手抽出來，垂在一旁，他那屏息的氣，嘶嘶地從牙齒縫裏吐出來，這兩個職業兇手的面貌，比那兩個銀色的槍口，甚至把更多的事情告訴了他。他們既不緊張，也不興奮，那淺淡的笑容是輕鬆的、滿意的，他們的眼色，甚至是不留神的，它們幾乎是疲乏的，龐德以前曾經看見過這種面貌多次，這是例行的事，這些人都是兇手。

他們是些什麼人？他們是爲誰工作的？這是怎麼一回事？龐德完全不明白。他站在那兒，等待着。

「把你兩手放到你的後頸窩裏。」這種柔和、忍耐的聲音，聽起來是一個生長在南方，在地中海地區的人說。他們的面貌，也像是那地區的人，也許是馬賽人，或者意大利人。西西里的黑手黨嗎？他們的外表屬於優秀的秘密警察或强勁的匪徒。龐德的思潮起伏着，好像一具新式機器在挑選卡片，在這些地方，他樹了一些什麼敵人？可能是布洛菲嗎？難道這隻兎子竟敢來反抗獵犬？當勝算不在握時，當一切似乎喪失時，那麼，這是安靜的時間，可以賣弄一下權威——至少顯示一下冷淡。龐德對那個說話的人微笑着：「我不知道你母親是否願意知道今晚你在做些什麼，你是個天主教徒嗎？那麼，我會照着你的要求做的。」這個人的眼睛閃爍着，舉手吧！龐德把他的手放到了他的腦後頭。

這個人站在一旁，仍舊用手槍指向着龐德。另外一個人則從龐德褲帶上的槍套裏，把一枝華德式手槍取出來，並以熟練的雙手，由他的兩側摸下去，再從手臂摸到手腕，轉進到衣服裏。全

身摸過之後，他才退回去，把「華德」手槍放進了口袋，再將他自己的槍取出來。

龐德回頭望了一下。這個女子沒有說什麼，也沒有現出吃驚或警覺的樣子。現在，她是面對海岸，背向着這三個男子站立的，顯然感到輕鬆而漠不關心。

這種情形，倒底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她是用作魚餌的嗎？可是，爲誰？爲什麼？他現在會被處決嗎？他的屍體會留在這兒，讓潮水衝到岸上去嗎？這似乎是唯一的答案，如果這是一個某種交易的問題，那他們四個人不只是回頭走過沙灘，在散步場的階沿上客氣地道別的。不，這是終點。

或者是這樣？從北方深紫藍色的薄暮裏，傳來一艘汽艇迅速的嘟嘟聲，當龐德觀望之際，船首激起的浪頭湧來了，然後，一艘「邦巴」式救護船的輪廓顯現了，這是一種平底充氣的橡皮船，在舵邊裝了一具引擎。

那麼，有人看見他們了！或者是海岸救護隊的人？這兒需要救助！老天爺，當他們到了舊港港口警察隊之時，他要嘲弄這兩個兇手！可是！他要爲這個女子講一個什麼故事？

龐德回過頭來面對着那兩個人。他立即知道事情更糟了，他們已經把褲脚捲到了膝蓋上，正在等待着。他們一隻手拿着鞋子，另外一隻手拿着槍。這艘汽艇不是救星，而是這次事件的一部份，好吧！龐德不理這兩個傢伙，他也低下頭，和他們一樣的把褲脚捲起來，在脫鞋襪的過程之中，他用手掌抓着一柄藏在膝蓋邊的小刀子，側身向着那艘已經在陰影中擱淺的汽船，把它轉移

到他褲子右邊的口袋裏。

沒有誰說一句話。這個女子首先上船，其次是龐德，最後爲那兩個人，他們推了一下舵，以幫助發動引擎。那個駕船的人，樣子和法國任何其他在深海操作的漁人一般，使這艘汽船的鈍鼻回轉來。他們駕凌着衝激的浪，向着北方駛去，這時，這個女子的金髮向後飄，輕輕地拂拭着龐德的臉。

「黛西，你會受涼的。現在，把我的外套穿上。」龐德開始脫他的外套，她伸出一隻手來幫助他，把它穿在她身上。在這種過程中，她的手碰到了他的手，把它按着。

現在，怎麼樣？龐德挨近她，他覺得她的身體在應答。龐德瞥視着那兩個人，他們彎起腰來，逆風坐着，手放在口袋裏，注意着，但是不大感興趣。在他們後面，洛雅鎮的光圈急速地消退，最後，它變成了水平線上一團金黃色的光輝。龐德的右手摸摸口袋裡的刀子，把拇指橫過那鋒利的刀口。

他何時有機會和怎樣使用這柄刀子呢？他心中一面這樣忖度。一面又回想到在此以前的二十四小時，並且像淘砂金一樣的研究着。

二　旅途驚艷

在二十四小時以前，龐德駕駛着他那輛用了三年的「班萊」牌轎車，沿着在阿伯維爾與蒙特利爾之間的第一號公路前進。這段公路是把英國旅客送回國去的必經之途。他用自動駕駛器操持着車子，以每小時八十至九十英里的速度，在路上奔馳，這時，他心中思索着向英國情報局辭職

書的草稿。

這封信，是寫給情報局局長的密件，內容大致已經達到了下列的程度：

局長：

現在我決定辭去我在本局擔任的職務，我非常誠懇地請你立即批准。雖然，我要對你表示極大的歉意。

我之所以辭職，有這麼幾項原因：

㈠我在本局的職務，直到大約在一年以前爲止，都是和〇〇部門有關係的。局長，承你的愛護，時常誇獎我，對於我在工作方面的表現，感到滿意，而我自己對於崗位的工作，也是樂於從事的。然而，我有件事情感到煩惱。就是在「霹靂球」行動大功告成之後，我接受你親自的指示，集中我的全力，在沒有限期的情況之下，去追尋恩斯。布洛菲，把他和他的黨羽一同逮捕。因爲，在「霹靂球」行動的高峯時，他的地下組織「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雖然毀壞了，但是後來它是否已經重建，則不得而知。

㈡如果你還記得，我接受這項指派是勉强的。這一次，我似乎曾經說明：這純粹是一種偵察的事，很容易處理的，可以直截了當地使用警察的方法，再加上本局駐外機構，友邦的秘密警察和國際刑警組織的協助，我的反對受到了駁斥，將近一年的時間，我曾經在世界各地從事例行的偵查。對每一件線索，每一項謠言，都調查過了，結果證明是失敗的。我沒有發現布洛菲或「復

活的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的任何痕迹。

㈢我再三地上報告，請求解除這項乏味而無結果的指派，甚至還直接向你申訴。可是，我的報告不是被置諸不理，就是被簡單地拒絕了。我認爲布洛菲已經死了，但却被判定爲證據不充分。

㈣以上種種不愉快的情況，最近已經到達了高峯，我擔負着這項秘密使命，十分虛僞的野兎，結果發現這隻動物是個十分可敬的德國人，他在那兒從事葡萄栽培的事業，和我們打過交道的。我對於這個人的調查，引起了西西里黑手黨對我的注意，我因此狼狽地離開了那兒。

㈤鑒於上述各項情況，同時，由於我能力薄弱，實在不配在〇〇部門擔負大責重任。所以，我誠懇地提出這份辭呈，以免貽誤要公。

你忠實的僕人〇〇七敬上（五）

龐德一面駕着車子穿越一個之字彎，一面想着這封辭職書有很多地方要予以修正，其中有些是有點自誇的，還有一兩個漏洞必須予以補正，不過，後天，在他回到他的辦公室之際，他要對他的女秘書口述的內容要旨，則全都在這兒了。她恐怕會涕淚交流的，由她去吧，這不是開玩笑，他決定了要這麼做，布洛菲和他的「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都已經毀滅了，何必還要我到處去偵查呢？他和他的組織仍舊存在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之中，他是再不能搞什麼機構，興風作浪的了。

這時，他的車子正在穿越一片森林，這一段路有十英里長，爲筆直的康莊大道。就在此刻，事情發生了。

他後面傳來了汽車喇叭淒厲的尖叫聲，一輛低低的蘭莎牌白色雙座轎敞兩用車，風馳電掣般的超越了他的車子，向前疾駛而去，那部汽車排氣的呼呼聲，在森林邊緣發出了回聲，駕車者是一個女郎，她頭髮上圍了一條粉紅色的頭巾。由於車蓋已經卸下來，這條圍巾粉紅色的尾部，被風吹得飛起來，在很遠的地方都還可以看見。

在龐德的生活中，除了玩槍之外，如果有一件他感興趣的事情，那就是一個美麗的女子駕着汽車，急速地超越而去，他從經驗中得知，像那樣駕車兢走的女人，總是美麗的，並且是有刺激性的。她那喇叭的尖叫聲，已經使龐德驚愕得自動地停止了使用自動駕駛裝置，同時也中斷了他腦子裏其他一切的思想，他恢復了用手來控制車子。

現在，龐德微笑着，他用脚踩着底板，把駕駛盤穩定地扶持着，開始追上前去。

他把時增速加到一百英里，一百一十英里，一百十五英里，仍舊沒有多大的進展，於是他在儀器板上開了一個紅色的開關。機器發出了苦惱的嗡嗡聲，這輛「班萊」幾乎產生了一股可以看得見的衝力。時速一百二十英里，一百二十五英里。相差的距離顯然拉近了。五十碼，四十碼，三十碼！現在，他可以在她的後照鏡裏看見她的眼睛了。可是，這種坦直的道路要走完了。

現在，那些法國人用以表示危險的記號，有一個在他的右邊閃現了，上了一個斜坡之後，在

一座陡聳小山的山麓，可以看見一所教堂的尖頂，一個鄉村的一叢房屋，另外一個之字彎的蛇形信號，於是，他們這兩輛汽車都減慢了速度——九十英里，八十英里七十英里。龐德看見她的尾燈亮了一下紅光，注意到她的右手垂下到底板的桿子上，幾乎和他同時改換了速度。

然後，他們在這個之字彎上了，在鵝卵石路上了。這兒很不好走，她的車子走得比較穩，他自己的車子則跳來跳去，有時候，他的駕駛盤扭轉得太猛烈了，他不得不煞住車。過了一會，這個村莊走完了，當她走出這個之字彎時，她的車尾搖擺了一下，她就飛也似的衝上了一個長直的山坡，他已經落後五十碼了。

這種賽跑繼續下去，龐德在直路上有點進展，可是，到穿越鄉村時就落後了，這一方面是她車子的性能好，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認她駕車的技術非常高明。

現在，一塊巨大的指路牌說：「蒙特利爾五公里，洛雅海水浴場十公里，利陶克巴黎海濱十五公里。」他不知道她的目的地在那裏，因而心中考慮着：他是不是應該忘却洛雅鎮，不照預定的計劃到那兒有名的賭博俱樂部去，還是繼續跟着她，她去那兒，他也就去那兒，以發現這個妖精到底是什麽人。

結果是他的手作了決定，扭轉駕駛盤，繼續跟下去，蒙特利爾是個危險的市鎮，街道高低不平，彎彎曲曲，而且還有很多農場的車輛。到郊外時，他落後五十碼。不過，由於他坐的是大型轎車，他不能跟着她那樣快速的穿越危險。因此，到他走出市區，駛過伊達勃爾——巴黎平交道

時，她已經消失了。

前面的左邊出現了一條岔路，那是到洛雅去的。在轉彎的地不是還有一點灰塵懸垂着嗎？龐德在這兒轉了彎，隨即他知道他猜對了，又要看見她了。

他傾身向前，輕拍着那個紅色的開關。當他加速前進時，風箱的呻吟停止了，車子裏是靜寂的。他忖度着：增壓器是不是損毀了引擎？時速一百二十五英里是高得驚人的，不過，溫度和油都是適當的，並沒有異常的嘈雜聲，老天爺，眞開心！

龐德懶洋洋地在到洛雅的通路上行駛，穿過幼小的山毛櫸林和氣味濃厚的松林。期待着這天的晚上，回憶着一年一度到這兒來朝拜的旅程，這許多年來，他曾經在這兒經歷過許多槍戰，冒過許多險，戀愛過許多女孩子，發生過許多風流艷事，參與過許多賭博，另外還有許多值得紀念的地方，都一一湧上心頭來了。

現在，在這個九月間美麗的晚上，這個地方吸引他的東西是什麼？在賭桌上大勝一次？痛苦地失敗一次？一個美麗的女子——那個美麗的女子？

首先考慮賭博。這是「一年一度關門」的週末，今天晚上，這個星期六的晚上，洛雅賭博俱樂部的營業，是這個季節的最後一夜了。這往往是一件大事，賭客甚至有從比利時和荷蘭趕來的，當然，巴黎和里爾等地經常來光顧的富翁，更是不在話下。

此外，「洛雅海水浴場委員會」又對當地人開放，人們可以免費去喝香檳酒和參觀盛大的拳

擊比賽，這算是該會對本地人在這個季節從事工作的報酬。當然，有一次盛大的宴會，這次宴會，很少會在第二天早餐以前結束的，賭桌都將是擁擠的，勢必有一場豪賭。

龐德的賭本有一百萬法郎——當然，這是舊法郎，大約合英幣七百鎊。他總是用舊法郎來計算他的私人款項的，這使他感到非常富有。而在另一方面，他用新法郎來寫出差支用的公款，這樣使那些費用看起來比較少——不過局裏的會計長看來恐怕不是這樣！一百萬法郎，在這天晚上，他是個百萬富翁！可能到第二天早晨仍舊還是這樣！

現在，他駛進了「英國人散步場」，看見了「豪華旅社」拙劣的正面。嗨，老天爺，在它那階沿下面的碎石地區，竟停着那輛白色的小「蘭莎」。這樣，一個穿有條紋背心、繫綠色帷裙的侍者，正提着兩口箱子，步上門階，走向門口！啊，原來她在這裏！

龐德把車子駛進了停車場，那個侍者又出來了，正從「蘭莎」中取出一些小東西，他吩咐他拿着他的行李袋，走進旅社，停在接待桌旁邊。經理看見龐德來了，連忙走過來，一面露出金牙齒，笑嘻嘻地招呼他，一面心中作一個備忘錄，好去向警察局長報告他的來臨，以便局長再向巴黎方面的情報和警察機構轉報。

龐德向經理說：「毛利斯先生，順便打聽一下，剛纔駕那輛白「蘭莎」到這兒來的那位女士是誰？她住在貴旅社嗎？」

「中校，是的。」這位經理笑得露出了更多的牙齒，「這位女士是敝處的一個好朋友，他父

親是南方的一個資業家，一個大亨，她是黛西．韋生朔伯爵夫人。閣下必定曾經在報紙上看見過她的新聞的，這位伯爵夫人是一位——呃——我怎麼來形容它？」——他的微笑變成了男子之間的神秘的微笑——「一位——呃——我們可以說是一位過着隨心所欲生活的女士。」

「啊，是，謝謝你。其故安在？」

經理一面繼續和龐德閒談，一面引導他上電梯，進入一個灰白色「總督」號房間，這兒的床上舖着深玫瑰色的床單，龐德是非常熟悉的。在交換了一些客套話之後，龐德獨自一個人留在房間裏了。

龐德有點失望。由經理的話聽來，對於他，她的名氣似乎大了一點。像電影名星之類那些在任何一方面出名的女子，他都是不喜歡的。他只喜歡普通的女子，那樣，他可以自作主張，也不會把他自己湮沒。他承認，其中或者有勢利的因素，或者名女人比較不容易獲得。

他的兩隻舊皮箱來了。他安逸地打開。然後，叫服務生送一瓶當地的名酒，他每次到洛雅來都是要喝的，這瓶酒送來之後，他隨即就喝了四分之一，接着，到浴室去用冷水作了一次淋浴，並用洗頭水洗了頭髮，以除去旅途的灰塵。然後，他穿上深藍色夏季長褲，白色的暑天襯衫，短襪子，黑皮鞋，走到窗口邊坐下來，觀看海景，心中考慮着到那兒去吃晚飯、和吃些什麼。

龐德並不是一個老饕。在英國，他吃烤板魚、雞蛋、冷的炒牛肉和馬鈴薯色拉。不過，當他在海外旅行時，通常是獨自一個人，飲食則比較豐盛一點，他把吃飯當作一種工作中短暫的休息

，當作一些預期的事，當作一些打破迅速駕車的緊張之類的事情。

事實上，在目前，由於從意大利邊境的汶迪瑪莉亞出來，已經行駛了一長段距離。（天知道他有什麼原因要忙着囘總局去！）最近這三天，非常舒適，沿途很多意大利的名菜，龐德都已經嚐過了，那些口味，都是旅行的老饕們所企求的東西，在法國境內，也是如此，尤其是在此前一天，他吃的美味東西太多，以致第二天上午，接到了一張五鎊多的賬單。

他坐在窗口，一面喝着酒，一面撇下這些記憶，考慮當地餐館的優劣，並研究去賭博之前要吃些什麼東西。最後，他選定了他所喜愛的一個法國餐館，那兒是個適當的所在，位於伊達勃斯車站正對面。

他在這兒有個老朋友——貝柯德先生，他打電話給他，預訂了一張桌子，兩小時之後，他在那兒吃得酒醉飯飽，駕着汽車，駛赴賭博俱樂部。

龐德不但喝了很多酒，而且還灌了三杯咖啡，因而他精神抖擻，勇氣百倍，非常愉快地在賭博俱樂部門前高高的階梯上，拾級而登，他心中堅決地確定：這將是一個値得囘憶的晚上。

三　賭場護花

這艘邦巴式汽艇逆着潮水，慢慢地上溯洛雅河，一艘小軍艦悅目的燈光，在右邊出現，龐德以爲會開始射擊的，他作着應變的準備。但是沒有發生什麼事，這時，他覺得很冷，便緊緊地靠

着她，繼續回憶頭天晚上情況，並搜尋着他記憶的線索。

龐德進入賭博俱樂部通過接待室之後，在長桌邊停了一下，以檢驗證件。這兒有一排排地檔案室，也是繳入場費的地方，再過去就是賭廳門口，一個侍者，穿着華麗的制服，鞠躬如也，然後，龐德就在賭廳裏了。

龐德在出納處停了一會，這兒充滿了人潮的氣味。然後，他慢慢地走向通往酒吧入口旁邊的高級賭桌。這時，高級賭桌的領班包爾先生看見了他，連忙呼喚一個侍者，把他領到這張賭桌的七號坐位，這個位子是預先保留着的，侍者替他抹灰，擦烟灰缸，將一把椅子拖出來。龐德坐下去，他的鞋子放到這張桌子另外一端——三號。

這時，龐德愉快而輕鬆。在他觀察其他賭客的面貌之際，兌換人把他的一百萬舊法郎換成了十個血紅的籌碼，每一個爲十萬舊法郎，他把它們堆在面前，注視着賭局有關的情況，這兒的規定是開莊最低數爲一百新法郎，或十萬舊法郎，不過，他注意到：每一個的莊家的人，開莊的資本都已經高到五百新法郎了。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要合四十英鎊。

賭客們和往常一樣，是有國際性的——三個法國里爾市的紡織業鉅子，那穿着無尾常禮服；兩個珠光寶氣，身體笨重的婦女，大概是比利時人；一個英國的小婦人，可能是個別墅的房東，她賭得沉靜而成功；兩個中年美國人。穿着黑色衣服，現出愉快而微醉的樣子，大概是從巴黎來的。此外就是龐德了，旁觀者和偶然下注的人，則在周圍站立着，那個年青女郎沒有出現！

賭局是沉靜的，做莊的鞋盒子慢慢地在桌上轉，每一個莊家都在可怕的第三莊失敗了。這是莊家確實的阻礙，你如果要贏一次，這種阻礙必須予以突破。

每一次，當龐德輪到做莊時，他研究着在第二莊之後，是否要屈從這種式樣，把莊傳過去。差不多有一小時之久，每一次，他心中都在固執地忖度：這種式樣將要打破，他爲什麼不能打破？牌並沒有記憶力，這是它們開始奔跑的時候，和其他的賭客一樣，他在第三莊失敗了，做莊鞋盒子於是到達了一個休止的階段。

龐德把錢留在桌子上，離開坐位，在其他的賭桌中間漫步，拜訪輪盤賭和其他賭桌，去看看他是不是可以發現那個女郎。當她白天駕着「蘭莎」從他身邊掠過時，他只瞥見她金色的頭髮，和她的側影，不過，他知道他一看見她，他就會認出來的，然而，這兒沒有她的蹤跡。

龐德回到他賭桌上，管帳員正在整理六幅牌，放進一塊長方形的木板，這塊木板則馬上要滑進做莊的鞋盒子，由於龐德在他旁邊，管帳員給他一張紅牌來切牌，龐德用指頭夾着這張牌摩擦，從容地將他滑過去，管帳員對他微笑，審閱着這種明快的手法，它會在適當的過程中使這張紅色的停止牌進入鞋盒的活舌，恰巧在鞋盒子結束之前七張牌停止這一局牌。然後，管帳員把牌板裝進鞋盒子，滑動活舌，抑制着牌，隨即以法語大聲地宣布：「各位先生，（照例不提女士，因爲從前假定婦女不賭博的。）牌已經洗好了，六號做莊」。在管帳員後面坐位上的領班，接續叫喊着，侍者們指引着那些經常迷途者回到他們的坐位上，於是，賭博再度開始了。

龐德和他左首這個里爾的大亨作戰，最初下小籌碼，然後，賭注增加到二千新法郎——二十萬舊法郎。

第一牌他贏了，下一牌他也贏了。現在，第三牌的障礙他也克服了！以一張天生的九點獲勝。莊內八十萬舊法郎（有如龐德所估計的）！他又贏了。這一次可困難——他的六點贏對方的五點。然後，他決定安全地玩，積蓄一些資本，在一百六十萬舊法郎時，他要求把六十萬「入庫」，從賭注中除去，留一百萬舊法郎開莊，他又贏了。現在，他把一百萬舊法郎「入庫」，再度以一百萬舊法郎開莊，現在，無論如何，他已經有了一個一百六十萬舊法郎的底子了！

不過，現在，要彌補他的賭注，已經變得困難了，大家對於這個英國人都當心起來了，他是什麼人？他從那兒來？他是幹什麼的？桌面上興起了喃喃地推測聲。現在，他做了六莊了。這個英國人會把這筆小財放下腰包，不再做莊呢？還是他會做下去？眞的，牌必須替換！可是，龐德已經下定了決心，牌沒有失敗的記憶，也沒有獲勝的印象，他又做了三次莊，每一次都有一百萬舊法郎「入庫」。

然後，那個年老的英國小婦人，本來一直在袖手旁觀的，現在參加進來，在第十莊向他挑戰了，龐德對她微笑，知道她將要獲勝，結果她眞的贏了，她的一點對龐德的「木偶人」——三張老K，等於一個大鴨蛋。

賭客們都鬆了一口氣。這種魔力打破了！價值四百六十萬舊法郎（等於三千多英鎊）的大籌

碼，堆得有一呎高，從管帳員那兒移向龐德，桌面上興起了輕輕的羨慕聲，龐德丟了一枚價值一千新法郎的籌碼給管帳員，管帳員連忙稱謝，賭博繼續下去。

龐德點燃了一枝香烟，當做莊鞋盒子離開他在桌面上移動時，他並沒有予以注意。他已獲勝一次。現在他必須仔細，要保持戰果。不過也不必太仔細，不必全部保持，這是個光輝的晚上，這時還只子夜剛過。他還不想回旅館去。到輪到他做莊時，他還是要做莊的；不過，不要向他人挑戰——絕對不要挑戰，否則會慘敗的。

龐德的想法不錯，當做莊鞋盒子轉到五號時，五號就非常得手。這個人也是里爾的大亨之一，脾氣很壞，抽着一枝雪茄。他迅速地過了三關。龐德依照計劃，按兵不動。在第六莊。莊家的資本爲二十萬新法郎——二千萬舊法郎。大家又開始當心了，每一個人都在數錢。

管帳員和領班高聲地說：「一次下注二十萬！各位先生，你們下注吧。這一莊還沒有完！一次下二十萬！」

這時，她出現了！她是突然來臨的，她站在管帳員身邊，她穿着一襲普通的白衣服，在她那美麗的臉上，有一對雪亮的藍眼睛，一張粉紅的嘴唇一頭金髮，懸垂到肩膀上。然後，她說：「下注！」

每一個人都瞧着她，大家靜寂了一會兒，然後，管帳員說：「注下定了。」於是，莊家從鞋盒子中把牌抽出來，她的牌由管帳員移到了她面前。

她低下頭去，然後說：「一張牌。」龐德的心沉下去了，她的牌自然不會多過五點，莊家把他的牌翻開來，七點。現在，他抽出一張牌，侮慢地輕彈過去，一張無用的皮蛋！

管帳員小心地把她另外兩張牌翻過來。四點！她輸了！龐德心中呻吟着，他向她望着，看她如何付款。

他所看見的情況是不能恢復信心的。這個女郎急切地對領班耳語，領班搖搖頭，臉上在冒汗珠。這時，大家都沒有做聲。這種靜寂，意味着不名譽的事要發生了。然後，龐德聽見領班用法語堅決地說：「可是，這是不可能的。夫人，抱歉。勞你駕，去兌錢。」

接着，旁觀者和賭客在輕輕耳語了，這是賭場裏最難聽的話：「寡廉鮮恥的事！眞不要臉！眞不要臉！」

龐德心中暗想：糟了！她出問題了！她沒有帶錢！由於某種原因，她在出納處沒有信用！

這個做莊的里爾人沒有做聲，他知道賭博俱樂部在賭客不付款時會賠錢的，他坐下來抽雪茄。

可是，龐德知道：這個女郎的汚名，在她有生之日都是存在的，法國的賭場是一種有力的工會，它們必定如此。明天，將會發出電報：「黛西．韋生索伯爵夫人，某號護照，排列到黑名單上。」那她在法國、意大利，可能還有德國、埃及以及英國，都不能再去賭博了。在美國的賭博圈子裏，她甚至可能要清償債務。在歐洲，她的命運也是一樣壞的。這不只是寡廉鮮恥的事，而

是社會的排斥。

且不管社會的排斥，祗想到在蒙特利爾與阿伯維爾之間，曾經超越他的這個奇異的女郎。龐德把身體微微地前傾着。他把兩枚梨形的高額籌碼，往賭桌中間一丟，他以有點厭煩，有點迷惑的腔調說：「請原諒。夫人忘記了今晚我們同意合夥玩牌的。」他並不瞧着這個女郎，而大模大樣地對領班說：「抱歉，我心不在焉，沒有注意到這回事，讓牌局繼續吧。」

大家本來都很緊張，這麼一來，便都輕鬆了。大家的注意力，也都離開了這個女郎。這個英國人說的話是眞的嗎？必定是眞的！一個人不能爲一個女子付二十萬法郎。不過，在此以前，他們兩人之間並沒有什麼關係——直到現在，沒有誰能看出來。他們在桌子的對面。並沒有交換什麼同謀的信號。這個女的呢？她並沒有顯示什麼情緒，她只是迎面望了他一下。然後，她就靜靜地離開了賭桌，走向酒吧。事情自然有點古怪，人們不能瞭解。不過賭博繼續了，領班把手帕拿出來揩汗。管帳員也抬起了頭。現在，老式樣又重建了，「資本繼續，一次下注四十萬！」

龐德瞥視了一下他面前爲數仍甚可觀的籌碼。把那二十萬法郎贏回來，是個好主意。如果再等像這樣大賭注的機會，恐怕要過幾小時，他畢竟是在賭博俱樂部的錢！他面前的錢都是贏來的，如果輸掉了，他仍舊還贏一點，足以付他這天晚上在洛雅的開支。他討厭這個里爾的大亨，認爲他是個妖怪，把古老的寓言顚倒過來——先救女郎，後斬妖怪——是有趣的事。現在，這個莊家的幸運要結束了，牌畢竟是沒有記憶力的！

龐德並沒有足够的資本來下這個賭注，只有這個數目的一半。不過，有一種「有志一同」的規定，就是其他的賭客如果願意的話，可以湊足其餘的一半。龐德忘記了在半小時以前所作的保守戰略，微微地傾身向前，說：「有志一同。」隨即把二十萬新法郎推過了界線。

其他賭客的錢跟上了枱面，龐德看見那個英國小婦人也出了一萬，心中頗爲高興。這是一個好預兆！他對莊家望着。他的雪茄已經抽完，他咬着烟嘴，嘴唇是蒼白的，滿頭大汗。他正考慮他要鳴金收兵，起出他大贏的戰果，還是再做一莊，那銳利的目光在枱面上掃射了一遍，估量着是否包括他的四百萬舊法郎。

管帳員希望牌戲快點進行，他堅決地說：「先生，增加的賭注都已經湊足了。」

這個里爾人打定了注意，他在鞋盒上拍了一下，在面前的枱布揩揩手，抽出了一張牌。然後，再抽一張給他自己，另外一張給龐德。第四張給他自己。龐德並沒有權過六號去摸牌。他等待着，讓管帳員替他撥過來。然後，他把這兩張牌拿起來，在他兩手之間滑開得足以看點數，再把它們叠在一起，將牌面朝下，輕輕地放回桌面上。他有五點！這種點數，你可以再要牌，也可以不要牌！使點數和九接近或者遠離，機會是相等的。他靜靜地說：「不要了。」隨即注視着莊家面前那兩張牌淡紅色的背面。莊家把這兩張牌抓起，往枱上一丟，兩張老K！等於零！

現在，只有四張牌可以擊敗龐德，只有一張牌和他相等。龐德的心卜卜地跳，莊家亂摸着鞋盒子，抽出一張牌，現出它的正面，九點！方塊九！最好的九！

把龐德不幸的五點翻過來看，只是一種形式。不過，有人發出了呻吟，某個人說：「再要一張就好了。」可是，如果龐德要了，那就獲得這張九，結果，他的總點數減爲四四。結果如何？還要看下面一張牌。龐德並沒有等待着看那張牌，他對賭桌四周微笑了一下，以向那些跟着他輸錢的人道歉，然後，將其餘的籌碼放到口袋裏，並拿出了小費給侍者，就溜離牌桌，走向酒吧了。這時，他聽見管帳員勝利地宣布：「一次下注八十萬法郎！各位先生，你們下注吧！一次下注八十萬法郎！」

龐德心想：見鬼！在半小時以前，他曾經發一筆小財。現在，由於浪漫愚蠢的俠義行爲，他又把它完全輸掉了！呃，他聳聳肩，他曾經要求一個值得記憶的晚上，這是這個晚上的前一半，後一半如何？

這個女郎獨自一個人坐在酒吧裏，面前擺了半瓶當地的名酒，她正在悶悶不樂地發呆。龐德悄悄地坐到她旁邊的一把椅子上，她幾乎沒有抬起頭來觀看。龐德說：「呃，恐怕我們的聯合戰線又失敗了。我想把它扳回來，便使用「有志一同」的方法。我得了五點，沒有加牌，他得零，然後拿到了一張九。」

她遲鈍地說：「你應該再要一張牌。我在那種情形之下總是要加牌的。」她沉思着。「不過，你如果再要了就變爲四點。下一張牌幾點？」

「我沒有等着瞧，就來找你了。」

她瞟了他一眼，表示讚許。「當我做那種『寡廉鮮恥的事』之際，你爲什麽維護我？」

龐德聳聳肩：「美人落難。此外，今天下午我們會在阿伯維爾與蒙特利爾之間交朋友，你駕車有如天使。」他微笑着。「不過，如果我留心的話，我并不認爲你會超越我的。我以九十里的時速行駛，并沒有在鏡子裏注意後面，心中在想着一些事情。」

他的開場白成功了，她臉上和聲音裏都有了愉快的表情。「啊，是的。無論如何，我已經超越了你。我曾經在很多鄉村中領先你。此外，」——她的聲音裏有一種痛苦的意味——「我永遠能够超越你，你希望繼續活着。」

龐德心中暗想：啊老天爺！這麽一囘事！這時，他叫的半瓶魯格酒來了，在侍者替他斟了半杯之後，龐德又把它加滿。他端起這杯酒，對她說：「我是龐德，詹姆斯·龐德。請你繼續活着，無論如何，活過今夜。」他把這杯酒一飲而盡，再把杯子斟滿。

她嚴肅地瞧着他，估量着他。然後，她也喝了。她說：「我名叫黛西，這是由德莉莎轉變而來的，你在旅館裏可以聽見人們都這樣稱呼我，德莉莎是伯聖徒，我却不是。旅館的經理也許是個浪漫主義者，你問他的話，他都告訴了我。那麽，我們現在可以去了？我對談話並不感興趣，你已經獲得了你的報酬。」

她突然站起來。龐德也困惑地站起來了。她說：「不是一同去。我先走，你後來，我的房間是四十五號，如果你希望的話，你可以在那兒經歷一次你平生最昂貴的銷魂。它花費你四千萬舊

法郎。我希望那將是值得的。」

四　隨遇而安

她在躺在一張大雙人床上等候，一床被單一直由脚下蓋到她的下顎那兒。在床頭的燈光下，她的金髮像金色的翅膀一樣展開來。她房間裏只有這盞床頭的燈是亮的，她那藍色的眼睛發出熱情的光輝。

龐德把門鎖好，走過來，坐在她的床沿上，把一隻手放在她胸前左邊的小山上，他開始說：「呃，黛西，聽着，」打算至少提一兩個問題，以發現一些和這個奇異的女子有關的事情，她顯然患了歇斯的里症，像沒有錢去賭博，好像自殺般的駕車，暗示她活够了，都是這種症狀。

可是，這個女子迅速伸出一隻手，蒙住了他的嘴，「我說『不要談話』，把你的衣服脫掉，和我調情，你英俊而强壯，我希望回憶那像是怎樣的，你高興做什麽就做什麽。告訴我你喜歡什麽，在我這方面你喜歡什麽；要粗魯地對待我，像對待最下等的娼妓那樣對待我，忘記其他的每一件事情，不要問什麽，擭取我。」

一小時之後，龐德溜下了床，沒有驚醒她，藉着窗帘之間濾進來的燈光把衣服穿好，走回他自己房間。

他到浴室裏作了一次淋浴，躺到床上，蓋着毯子，把燈關掉，思索着她。他記得，在事畢之

後，他睡着以前，她曾說：「詹姆斯，我好像進了天堂，當你醒來時，請你回來，我必需再享受一次。」然後，她轉身過去，沒有回答他最後的愛撫，就睡熟了。

龐德睡着了，到第二天早晨八點鐘，他喚醒了她，然後又做了一次同樣銷魂的事。這一次，他覺得她抱他抱得比較輭柔，吻他吻得比較熱烈，可是，後來，當他們應該作這天的計劃——到那兒去吃飯，何時洗澡——時，最後，她推諉着，然後，在他追問之際，她稚氣地罵人了。

「給我滾開！你聽見了嗎？你已經如願以償了，現在，滾出去！」

「這也不是你所希望的嗎？」

「不。你是個卑鄙，該死的情郎，滾出去！」

龐德感到她在歇斯的里的邊沿，至少是在絕望的邊沿，他慢慢地穿衣服，等待她流淚。可是她只是得毯子蒙着頭嗚咽，沒有流淚，這是最壞的！這個女郎顯然已經受够了。龐德對她異常的同情，很想保護，解決她的問題，使她快樂。這時，他的手放在門的把手上，他輕柔地說：「黛西，讓我幫助你，你有煩惱。這不是世界的末日，有我，有其他的人。」

這個靜寂房間裏響着她的咒罵聲：「滾你的蛋！」

在開門與關門之際，龐德心中研究着：是否要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以震掉她不愉快的情緒，還是輕輕地把它關上。粗魯對這個女子並沒有好處，她已經受够了。於是他輕輕地關了門。向走廊的下首走過去。這時，他心中很不自在。他有這種心情，還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這艘「邦巴」在河道中逆流上溯，它已經駛過了海口，由於堤岸變窄，潮流更强了，在舵邊的那兩個人，仍舊靜靜地注視着龐德。在船頭上，這個女子驕傲地抬起頭，迎風而坐，在龐德方面，唯一的溫暖，是在他和她背部接觸的所在，他的手放在刀柄上。他覺得比較接近她，比在頭天晚上的銷魂中更接近她，他覺得她和他一樣，是個俘虜。前面出現了舊港的燈光。在有燈光的這邊，偶然有些防波堤，這是那些擁有遊艇的人建造的。在它們後面有很多別墅。龐德撫摸着刀子，聞到了河堤上泥漿和海草的氣味，他的牙齒從來不顫抖的，現在在捉對兒廝打，他努力抑制着，開始繼續回憶。）

通常，早餐對龐德是重要的。可是，今天，他幾乎沒有注意吃了什麼東西。他匆匆地吃了早飯之後，就坐着憑窗外眺，不斷地抽香煙，思索着那個女郎。關於她的情形，他一點也不知道，甚至還不曉得她是那一國人。由她的名字看來她是地中海地區的人。可是，她絕對不是義大利人，也不是西班牙人。她的英語是說得非常標準的。她的衣服和她穿衣服的方式，是奢華環境的產物，她並不抽煙，酒則似乎喝一點，並沒有服食麻醉品的象徵，在她床邊上或者浴室裏，連安眠藥都沒有。她的年齡大概只有二十五歲，但是她做愛却非常熱烈而在行。她沒有笑過一次，就是微笑也幾乎沒有顯現過。她似乎患了某種深沉的憂鬱，受過某種精神上的打擊，以致她覺得生活沒有價值。不過，那些伴隨着患歇斯的里症女子的徵候，如蓬頭散髮，亂用化粧品和環境零亂等，她是完全沒有的。反之，她似乎具有一種冷靜的意志，主宰着她自己，知道她希望什麼，和她

到那兒去。那是什麼地方呢？龐德看來，她有絕望的意向——很像是自殺。昨天晚上，曾經流露出來。

他向下面瞧那輛白色的小車子。現在，它在停車場，離他不遠。他必須非常接近她，密切監視着她，至少，要等到事實證明他的結論是錯誤的，他方才可以滿意，放鬆。第一步，他按鈴通知門丁叫一輛自己駕駛的辛卡亞朗得牌出租汽車，馬上駛到停車場來，他要去把他的國際駕駛執照和綠色的保險卡拿下去給門丁，好讓他去辦好這件事。

龐德刮了臉，穿好衣服，把他的執照和卡片帶下來，再回到他房間裏。他停在那兒，注意着出口，和那輛白色的車子。上午過去了，下午來了，都沒有什麼動靜。不過到下午四點半鐘，她出現了，身上穿着黑色條紋的白浴衣。於是，龐德連忙跑下走廊，進入電梯，下樓直奔停車場，跟蹤她是毫無困難的，她沿着海濱散步場駛過去，停在一個停車的地方，龐德不知道他自己後面也有一輛小小的賽厝恩牌汽車跟隨着，並且也很容易的尾隨到海濱。

然後，這兩個監視的人出現了。現在，當這艘邦巴式汽艇於星光之下在洛雅河迎風上溯之際，龐德感覺到他已經接近神秘的高峯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她是一種有意無意的餌？這是一種綁架嗎？如果是的話，綁架一個人還是兩個人？這是勒索嗎？一個丈夫或另外一個情郎的報復？或者，這是謀殺嗎？

當龐德心中這樣想來想去之際，舵手已經把這艘船作了一個大轉彎，橫過潮流，駛向一條破

舊防波堤，他在背風處把船拖上去，黑暗中出現了一具強烈的閃光燈，一根繩索拋下來，於是，這艘船被拖到一具木梯底下，一個監視者先爬上去，其次是這個女郎，然後是龐德，最後為另外一個監視的人，他們上岸之後，那艘船迅速地倒回去，龐德心想：它大概是繼續上駛，到舊港去恢復正當的工作了。

防波堤上有兩個人，個子和原來在船上的那兩個人差不多，大家都沒有說話，這四個人圍護着這個女子和龐德，走上一條穿過沙丘的道路。在離河道一百碼之處，有一個峽谷藏在一些長沙丘之間，那兒有一點燈光，龐德走近時，他看見這種燈光來自一輛巨大的運輸汽車，那兒有不少這種車輛。這輛車子似乎是新的，不過，可能是保養得很好。他們走到它旁邊之後，那個拿閃光燈的人發了一個信號，立即有一種長方形的黃色燈光亮了，車子後面篷車似的門開了。龐德摸着他的刀子，有什麼事情發生呢？沒有，在他爬上扶梯進入內部以前，他留心看了一下汽車上的號碼牌，商用牌照上說：「馬賽—羅尼。瑪•杜勒戈。電氣器具。三九七六九四。」那麼，又是一個謎！

幸而裏面是溫暖的，兩邊堆了一排一排的紙板盒，上面有那些有名的電視機工廠的商標。中間有一條通路，這兒有些摺椅，好像有牌局被驚散了，這個房間假定是警衛室吧。然後，在兩邊有小房間的門。黛西在一間房門口等候，她把他的上裝遞給他，說了一句沒有表情的「謝謝你」，就把門關上了，龐德瞥見了一下華麗的內部。

這時，龐德把衣服穿起來，那個拿槍跟着他的人，不耐煩地說：「快點！」龐德忖度着是否跳向他，可是，另外那三個人站在後面注視着，龐德於是輕輕地說了一聲：「狗屎！」便向前走到一扇鋁板門邊上，它遮斷了這種奇異的交通工具內第三個房間。門後面傳來了答復的聲音，他可能是一個男子——他們的首領。

這可能是唯一的機會，龐德的右手放在褲子口袋裏，抓着刀柄。然後，他把左手伸出來，旋轉身體，跳過去，把門踢開，隨即關上，蹲下來，靠在門上，亮出刀子，準備擲過去。

他覺得他後面的那個警衛在推門，龐德用背抵住，不肯放鬆。在離龐德十呎之處，有個人坐在一張書桌後面，說了一些話，一種命令，一種愉快的命令，不過，龐德聽不懂這種語言。然後，門外的壓力沒有了。

這個人咧嘴微笑着，這一笑把他那起皺胡桃似的臉，裂爲兩半。他站起來了，並且慢慢地把手舉起來。他說：「我投降。現在，我是個大得多的目標了。不過，求求你，不要殺死我。至少，在我們沒有喝强烈的威士忌和汽水，並且，談一番話以前，不要這麼做。在做了這些事情以後，我會讓你再度選擇的。好嗎？

龐德也站起來了，並且報以微笑。他不得不這樣做。這個人露出了這麼愉快的面容，顯現了幽默，頑皮和磁性。就這個人目前擔任的角色看來，龐德並沒有把他殺死的必要。

這個人身邊的牆上掛了一張月曆，龐德希望顯顯他的本領。他說：「九月十六日，」他的右

手在低處向前一扔，一柄刀子發着閃光，横過這個房間，在離那個人一碼的地方，這柄刀子顫巍巍地插在月曆上。

這個人轉過身來，以探究的目光瞧着月曆。他高聲大笑起來了：「擲中了十五日，不過，相差沒有多遠。可見身手不凡。過一天，我必須請你對我的手下表演一番，我甚至可以和你打賭，這將爲他們上一課。」

他從桌子後面走過來，他的個子比較小，是個中年人，臉是褐色的，有皺紋。他穿着深藍色的西服，非常合身，這種衣服和龐德自己所穿的差不多。胸前和手臂，都因肌肉强壯得鼓起來。龐德注意到：上裝腋下的剪裁法是完整的。這是爲了藏槍的緣故嗎？

這個人把一隻手伸過來。它是溫暖的，堅實的，乾的。「我名叫瑪恩．杜勒戈，你聽見過嗎？」

「沒有。」

「啊！不過，我可聽見過你的大名。你是詹姆斯．龐德中校，爲英國情報局的一份子，並且是重要的一份子。你已經解除了通常的職務，暫時奉派到海外來工作。「他這頑皮的臉上越說越高興了，「對不對？」

詹姆斯．龐德爲了掩飾他的惶惑，便走到月曆旁邊，去查證他所刺到的十五日，把刀子拔出來，放到他褲子口袋裏去。他回轉身來說：「什麼緣故使你這麼說？」

這個人沒有回答，他說「來，來，坐下。我有很多話和你說，不過，首先，喝威士忌和汽水，好不好？」他的手指着在他桌子坐位對面的一張舒適的靠背椅，把一個大銀盒放在他面前，裏面裝了各種牌子的香煙，然後再轉向靠在牆邊的一個金屬檔案櫃，把它打開，裏面並沒有檔案，而是一個十足的酒吧。他迅速地取出兩瓶名牌的威士忌，兩個大酒杯，一盤冰塊，一瓶汽水和一個大肚瓶裝的冷開水。這些東西，他逐一地擺在他的椅子和龐德的椅子之間的桌面上，然後，龐德自己斟了威士忌和水，再加上充分的冰塊。他走過去坐在龐德的對面，斟了另外一種威士忌，用眼睛盯着龐德說：「在巴黎，我有個好朋友在法國情報組織工作。他告訴我你是什麼人。他供給我這種資料是有報酬的，因為我有知道的需要。這些消息我還是今天早晨獲得的。那時我就在你附近。」

他停住了一下，把他的酒杯舉起來，非常鄭重地說：「現在，我要和你說推心置腹的話了。無論如何，我又要把我的生命再度放在你手上了。」

他喝了酒，龐德也喝了。

在檔案櫃裏，在它的冰塊裏，發電機的嗡嗡聲響了，龐德突然知道，現在這個時間，行將是一種重要的際遇。雖然，他並不知道有什麼事情在進行。但是，他並不認為將會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現在，他有一種直覺：這件事情和他自己將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的，這也許由於他受到了這個人的尊重和親切的招待。

然後，發電機停止了。

在那有皺紋的臉上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我是僵屍黨的首領。」

五　高度機密

啊，僵屍黨！這至少說明了一些秘密，僵屍黨和西西里的黑手黨比起來，可能更可怕，更久遠。他知道它在法國本土和它的殖民地控制了大多數有組織的犯罪——保護勒索、走私、娼妓，和鎮壓敵對的歹徒。這個組織是科西嘉的產物，那麼這些監視他的人和衛士，都是科西嘉人了，現在這個所在大概是瑪恩•杜勒戈的旅行總部，他在法國情報組織裏的接觸者，恐怕是個主要的供給秘密消息的人。龐德和這個女子，是為某項沒有宣布的目的「搶來」的，「借用」邦巴式救護艇是一種簡單的事。龐德一面心中思索着，一面喝着飲料，以尊敬的態度瞧着他對面的這個人，這是世界上著名的專門職業人士之一！

瑪恩•杜勒戈說話了，他說着純粹的英語，不過有時有拙劣的句子，好像他曾經學英語學得很好而沒有什麼機會使用一樣。他說：「親愛的中校，我將要和你討論的每一件事情，都留在你的高度機密後面。」

龐德聳聳肩：「如果你把會影響我的職業的機密告訴我，我恐怕要把它們傳出去的。」

「我充分了解的，是一件私事，這事和小女有關——小女就是黛西。」

老天爺！這項陰謀眞是複雜！龐德隱藏着他的驚奇。他說：「那麼，我同意。」他微笑着。

「這是高度機密。」

「謝謝。你是個可以信賴的人。在你的職業方面，你必須如此，不過，我也可以在你面貌上看出來。那麼，現在。」他點燃了一枝香煙，靠着椅背坐着，凝視着在龐德頭部上方牆上的某一點，祗在他希望强調某一點時，他纔偶然向龐德的眼睛望一下。「我祗結過一次婚，和一個英國女子，一個英語家庭教師。她是個浪漫的人，你知道，科西嘉是黑社會藏龍伏虎的地方，她到科西嘉去尋找綠林好漢。」——他微笑着——「這有點像是英國婦女到沙漠中冒險，去找尋酋長。後來，她對我說明：在她的下意識裏必定有一種希望被人强姦的慾望，呃，」——這一次，他沒有微笑——「她在深山裏發現了我，她被我强姦了，那時候，警察正在追捕我，這個女郎是個沉重的負擔。不過，由於某些原因，她拒絕離開我。她有一種野性，喜歡不依從習俗，並且，她也喜歡那種受到追迫，由這個山洞躲到那個山洞，在晚上搶食物的生活。什麼原因？天知道！她甚至學到了把一隻野羊剝皮來烹調，並且，甚至吃粗糙無味的動物。在這些瘋狂的歲月，我開始愛上了這個女郎，於是，悄悄地把她由島上帶到馬賽，在那兒結了婚。」他停了一下，瞧瞧龐德，「親愛的中校，結果就生了黛西，我這個獨生的女兒。」

龐德心中思索着：原來如此。這說明了這個女郎是奇怪的混合物——那種野「夫人」是如此

的困惑着她，血液和性情方面一種多複雜的混合！科西嘉的英國人，難怪他不能確定她自己的國籍了。

「內人在十年前去世了。」——他把一隻手舉起來，並不希望同情——「我使這個女孩子在瑞士完成了她的教育，我已經發了財，那時，我並且已經被選爲我們這個組織的首領，變得更爲富有了——親愛的中校，你無需追問，就可猜想到我是怎樣會富有的。小女是如此的美麗可愛——你以爲如何——她想要什麼，我就給她什麼。不過，她是個野孩子，一隻野鳥，沒有適當的家，也沒有適當的監督，因爲我總是在移動，受到警察的追迫的。

「經由在瑞士的學校，她和那些放蕩的國際浪子們爲伍了。那些人，人們可以在報上看到，爲南美洲的百萬富翁，印度的王子王孫，巴黎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坎尼斯的花花公子，報上時常登載着她的黃色新聞和糾紛。當我警告她時，不拿零用錢給她時，她甚至做出更多的荒唐事情——我想是要使我難堪。」

這時他停住了一下，望着龐態。現在，在他愉快的面容上，現出了非常痛苦的樣子，「然而，同時，在她虛張的勇氣後面，她母親那方面的血液，在使她憎恨她自己，輕視她自己。我現在看來，自毀的蛀虫，已經在她身上立足，在她這個耽於逸樂的野女孩的後面，這種蛀虫正在噬啃她的靈魂。」他又對龐德望了一下。

「我親愛的朋友，你知道這對男子和婦女會發生什麼情況。他們由於過活得太放縱的生活，

而燃燒着他們的心靈，突然檢查着他們的生活，覺得他們是沒有價值的。他們獲得了每一件東西，在一次大宴會上吃着生活上一切甜的東西，沒有什麼留下來，我現在覺得：她在試圖走回正道，她沒有告訴我，就跑出去結了婚，或者是由於想安定吧。可是，這個男子是個意大利的廢物，名叫韋生朔——文寮，韋生朔伯爵，她的錢，凡屬他可以取得到的，他都花光了，然後，遺棄了她，讓她把一個女兒帶在身邊，我設法促使他們辦了離婚手續，在多當購買了一幢小別墅，把小女安置在那兒。有一個時期，由於有孩子和美麗的花園照顧，她似乎是平靜的，然後，我的朋友，半年前，孩子死了——死於最可怕的兒童病，脊髓腦膜炎。」

然後，房間裏是靜寂的，龐德想到了現在離他不遠的這個女子。不錯，她的表現是接近事實的。在這個女子的絕望情況方面，他已經看見了這個悲劇的一部份，她眞正已經走到了道路的盡頭！

瑪恩，杜勒戈慢慢地站起來，爲他自己和龐德倒了更多的威士忌。他說：「請原諒。我是個可憐的主人。這個故事我是從來沒有對別人談過的，現在告訴了你，我感到莫大的安慰。」他把一隻手放在龐德的肩膀上，「你明瞭嗎？」

「是的，我明瞭的。不過，她是個好女郎，她仍舊過着和平常差不多的生活。你曾經想到過心理治療嗎？想到過教堂嗎？她是不是天主教徒？」

「不是的，她母親不信天主教。她是個長老會派的教徒。不過，這個問題等我把故事講完了

再談。」他走回到椅子邊上，頹然地坐下去。「孩子死後，她失踪了，她携帶着她的首飾，駕駛着她那輛小車子走了。我偶而聽到她的消息，說她故態復萌出售首飾，在歐洲各地過着瘋狂的生活。自然，我追尋着他，以便監視她。可是，她避免一切我和她見面與談話的企圖。然後，我聽到我的一個特派員報告：她在這兒的豪華旅社訂了一個房間，昨天晚上到了這兒，於是，我匆匆地從巴黎趕來。」

這時，他揮了一下手，繼續說下去：「在這兒，我有一種悲劇的預感，因爲，這是在她兒時我們曾經避暑的地方，她非常喜歡這兒，她善於游泳，實際上是酷愛海洋的。昨天晚上，當我獲得消息時，我突然起了一種可怕的回憶，我記得，一天下午，她非常玩皮，被關在房間裏，沒有去作海水浴。那天晚上，她靜靜地告訴她母親：『你使我離開海，我感到非常不愉快。有一天，如果我眞正感到不愉快，我將向海洋中間游過去，向着月亮或太陽繼續前進，一直游得我沉下去了爲止，一定的！』她母親把這個故事告訴我，對於這種孩子氣，我們一同笑起來了。

「現在，我突然想起了這件事，我覺得，在她的心靈深處，她可能仍舊有這種稚他的幻想。由於想結束她自己的生命，她這種思想會復活，她將要把她付諸實施。親愛的朋友，所以從她到這兒的時候起，我就派人嚴密的監視她，在賭博俱樂部，你那種紳士風度，我的手下向我報告了。」

——他對龐德望了一下——「現在，我非常感謝你。當然，你後來的行動，我也是全都知道

的。」

這時，龐態現出困惑的樣子，杜勒戈擧起一隻手。「昨天晚上，在你所做的事情方面，沒有什麽要感到羞恥和表示歉意的。一個男子總是一個人——關於這方面，我稍後再說。總之，你所做的事情，可能是某種治療的開始。」

龐態想起了在「邦巴」中，當他靠着她時，她曾經如何屈服，這是一種微小的反應，可是，它比晚上那一切的肉體接觸，保持了更多的情意，更多的溫暖。現在，他突然微微地感覺到他爲什麽來到這兒，神秘的根源在什麽地方了。他不知不覺地戰慄了一下。

杜勒戈繼續說下去：「於是，在今天淸晨六點鐘，我向法國情報組織的那個朋友詢問。在八點鐘，他走進他辦公廳，到中央檔卷處去查詢，到九點鐘，他就打無線電話給我，把你的有關情形全部告訴了我。順便告訴你：在這所活動房屋裡，有一座强力的電臺。」他微笑着。「這是我的另外一項秘密，現在也交在你手上了，這項報告是非常稱讚你的，不論把你作爲一個情報員或者一個男子，都是如此。於是，我沉思着，今天上午，我全都耗在沉思之中，到末了，我下命令把你們兩個人都帶到這兒來。」這時，他用右手做了一下拋擲的姿勢，「我不用把命令的詳細內容告訴你，你親自看見他們執行的，你感到諸多不便，我很抱歉，請原諒，我相信我手下將會以優美的態度，正確地執行我的命令的。」

龐德微笑着。「我非常高興遇見你。如果這種介紹必須使用兩枝自動手槍，那將使這次晤面

更值得記憶，這件事件自然執行得適當而迅速。」

杜勒戈現出後悔的樣子。「現在，你在說譏諷話了。不過我的朋友，相信我，激烈的措施是必需的，我知道他們會那樣做的。」這時，他把書桌最上面的一個抽屜打開，取出一張寫了字的信紙，遞給龐德。「現在，如果你把這封信看一遍，你也會同意我的措施的。今天下午四點半鐘，當黛西離開豪華旅社同時你隨後也跟着她出來之際，她把這封信交給門房，叫他去付郵的，信封上寫的是我在馬賽的地址。你懷疑着什麽嗎？你也爲她擔心嗎？現在，請你把這封信看一遍。」

龐德把信接過來。他說：「是的，我替她煩惱，她是値得爲她擔心的女子。」然後，他把信展開來。信紙上祗有寥寥數行，文字淸楚而明白。

親愛的爸爸：

我很抱歉，不過，我已經受够了。這只是憂愁，因爲今天晚上我遇見了一個男子，他可能己經改變了我的心靈。他是個英國人，名叫詹姆斯•龐德，我欠他二十萬新法郎，請你去找他，把錢還給他。並且，替我謝謝他。

這是我自己的錯誤，與他人沒有關係。

再見，請你原諒我。

黛西•

龐德把信還給杜勒戈，但眼睛並沒有瞧着他，只是把信從桌面上滑過去。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再去拿酒瓶。他說：「是的，我瞭解。」

「龐德中校，」現在，這個人說話的聲音顯得異常急促、權威、懇求。「我的朋友，你已經到了整個的故事，現在，你又看到了證據。你願意幫助我嗎？你願意幫助我來救我的女兒嗎？這是我唯一的機會，你會把希望給予她，你會給她一項活下去的理由。你願意嗎？」

龐德的眼睛只是望着在他面前的桌子，他不敢抬頭來看這個人臉上的表情，那麼，他要捲入私人的煩惱了，這種意念使他害怕，他並不是慈悲的人，也不是醫治受傷鳥兒的醫生，她所需要的是治療精神病醫生的治療躺椅。對了，她對他一見傾心，他對她也是如此。現在，有人要求他接受她，或者終生都和他在一起，如果他丟開她，那就差不多等於把她殺死。他不開心地說：「我不知道我能有什麼幫助，你的主意是怎樣的？」

然後，他端起酒杯，向酒杯裏瞧着，他喝着酒，以便給他勇氣，抬起頭來，去看在對面的杜勒戈的臉。

這個人現出緊張的樣子，他柔和的眼睛閃爍着，嘴巴的周圍的皺紋，陷得更深了。他望着龐德說：「我希望你向我女兒求愛，和她結婚，在舉行婚禮的日子，我會送你價值一百萬英鎊的黃金，作爲嫁粧。」

詹姆斯•龐德大光其火了。「你所要求的事情是絕對不可能的。你的小姐患了精神病，她所

需要的是一個治療精神病醫的生，而不是我。我並不希望結婚，不希望和任何人結婚。我也不想要一百萬英鎊的黃金。我有足够的錢供應我的需要。我有我的職業，（這是眞的嗎？關於那封辭職信如何？他心中這樣在想。不過，他仍舊丟開了。）你必須瞭解這種種情況。」

突然，他不能忍受這個人臉上所現出的痛苦。他輕輕地說：「她是個令人驚奇的女子，我將要做一切我可以爲她做的事情。不過祗有在精神恢復正常之時，才會那樣。然後，我會喜歡再見她的——非常喜歡。不過，如果她認爲我那麼好，如果你也和她一樣。然後，她必須首先出於自願。這是唯一的方式。任何醫生都將會這樣告訴你，她必須到醫院去治療。在瑞士，可能有最好的醫院，並且，把她的過去埋葬，她必須希望再活下去。然後，方才可以安排我們的重聚。」他的話使杜勒戈高興了。他又接着說：「你瞭解我的意思的，對不對？我是個粗魯的人，我承認這一點。我沒有耐心來做任何人的護士，不論他是男子還是婦女。你這種治療的意念，可能使她更感到絕望。你必定瞭解，不管令嬡對我有多大的吸引力，我都不能擔負這責任。」龐德牽强地結束了他的話。

這個人順從地說：「我的朋友，我瞭解你，我不會勉强你再作進一步的爭論。我將會設法照着你的建議去做。不過，你願意再幫我一個忙嗎？現在是九點鐘，今晚你高興帶她出去吃晚飯嗎？去和她談談，你高興談什麼就談什麼，不過，對她顯示她所希望的，顯示你對她有情感，她的車子和衣服都在這兒，我已經把它們帶來了，如果你能够使她相信：你願和她再見，我想我可能

做其他的事情，你願意爲我做這件事嗎？」

龐德心中暗想：老天爺！一個多麽奇特的晚上！不過他微笑着，儘可能現出熱心的樣子：「當然可以，我高興做這件事。不過，我已經在明天上午從利陶克起飛的第一班客機上預訂了坐位，在我離去之後，你願意負責照顧她嗎？」龐德對杜勒戈表示。

「我的朋友，自然，我當然會那麽做的。」杜勒戈用一隻手粗卒揩過他的兩眼，「請原諒，不過，你已經在一個長夜的末了把希望給了我。」這時，他伸直了肩膀，突然傾身橫過桌面，把他的兩手放下來，」我不要感謝你，我不能。不過，我親愛的朋友，告訴我：現在，在這個時刻，世上有沒有什麽事情我能爲你效力的？我有豐富的資源，靈通的消息，巨大的力量，它們全都是你的，可以供你利用，到底有沒有什麽事情我可以替你做的？」

龐德忽然靈機一動，他開心地微笑着。「自然有囉，有一點消息，我想知道，有個人叫布洛非，恩斯．布洛非，你一定聽見過他的。我希望知道他是不是活着，如果他還活着，在那兒可以找到他。」

杜勒戈的臉上現出一種明顯的改變，現在，這個殘忍、冷酷的强盜，眼睛突然變得像貓眼石一樣的無情，向龐德望着。「呀！」他深息地說，「布洛非，是的，他自然還活着，最近，他還收買了我三個部下，使他們脫離了這個組織。以前他們曾經做過這種事。從前的「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的三個人，是從我這個黨裏爭奪過去的。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我們可以發現什麽。」

在他的書桌上有一個單純的黑色電話，他把聽筒拿起來，龐德立即就可以聽見接線生所發出的輕輕的噼啪聲。「Dammiu Commandu。」杜勒戈把聽筒放回去了。「我已經叫接在亞加背的地方黨部。五分鐘之內就可以通話。不過，我必須迅速地談，警察可能知道我的頻率，雖然，每星期我都改變一次。不過，我們講科西嘉方言是有幫助的。」

不久，電話嗡嗡地響了。當杜勒戈拿起聽筒的時候，他可以聽見他非常熟悉的那種無線電話的響聲。杜勒戈以一種粗暴的老板腔調，講着科西嘉語，在他說話時，聽筒裏不時傳出一種輕輕地噼啪聲。杜勒戈把聽筒放回去了。他抱歉地把手張開來，對龐德表示：「我們只知道他在瑞士，其他的情形都不清楚，我們也沒有他正確的通訊處。這有什麽幫助嗎？自然，你們的同事在那兒可以找到他——如果瑞士安全局願意幫忙的話。可是，瑞士人是不願意做這些事的，因爲這涉及一個居民的秘密——對於一個富人，尤其是如此。」

龐德很高興，脈波已經跳得更快了。你這個雜種，打聽到你的下落了。他熱切的說：「好極了，其餘的事該不會困難的。我們在瑞士有好朋友。」

杜勒戈對龐德的反應愉快地微笑着。他鄭重地說：「不過，用這種方式或其他任何的方式，如果沒有把事情辦妥，你可以立即來找我。好不好？」他打開一個抽屜，取出一張信紙，遞給龐德。「這是我公開的通信處。可以拍電報或打電話給我。不過，你的要求或者消息，要以和電氣用具有關的用語來表示，例如寄售的收音機發生了故障。在這麽一個地方，在這麽一種日期，你

可以遇見我的特派員。好不好？你明白這種詭計的，同時，無論如何」——他羞怯地微笑着——「我相信你和一個國際出口公司有關係，它叫做『宇宙出口公司』，對不對？」

龐德微笑着，這種種情形，這個老傢伙怎麼會知道的？他應該採安全措施嗎？不，這個人已經變成了一個朋友，無論如何，這一切都是高度機密！

杜勒戈羞怯地說：「現在，我可以把黛西帶進來嗎？她並不知道我們會經討論什麼事，讓我們說這是關於法國南部一次珠寶搶刼事件吧。你代表一家保險公司。現在，我是在和你作一次秘密的交易。你可以這樣的好嗎？」

他站起來，他到龐德身邊，把一個手放在龐德的一個肩膀上。「謝謝你。我要為這每一件事情向你致謝。」

然後，他打開門，走出去了。

龐德心中暗想：啊，老天爺！現在，我可作了一次廉價的交易了。

六　龐德世家

詹姆斯・龐德居住在倫敦契西區。兩個月之後，他駕着汽車離家，懶洋洋地駛往情報局。

這是這個美好之年另外一個良辰的上午九點半鐘，不過，在海德公園，焚燒樹葉的氣味，表示冬天快要來臨了。這時，龐德心中沒有什麼事，只是等待着駐瑞士工作站的消息，那兒的工作

，進展得並不順利。本來，預計該站打破瑞士安全局的限制，發現希洛非眞實的地址。可是，在蘇黎世，他們的「朋友們」並沒有什麼收獲，在瑞士全國各地的旅客或居民之中，沒有名叫希洛非的任何人的蹤跡。也沒有什麼證據顯示「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在瑞士的土地上重現了。是的，他們感覺到布洛非仍舊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國政府所通緝。他們會經仔細地把通緝這個人的傳單存卷。在去年，他們經常在邊境的各站，重行確認他們的「監視」表。他們非常抱歉。不過，除非國際刑警組織供給關於追查關於這個人的更進一步的資料或證據，他們就要假定國際刑警組織是在依照錯誤的證據行事了。

駐瑞士工作站會經要求檢查銀行的秘密存戶表，這種檢查是可以洩露世界上大多數逃亡金錢的主人的，可是，瑞士方面斷然地拒絕了。布洛非自然是個罪大惡極的人，可是，瑞士安全局必須指出：如果嫌疑犯是在瑞士的土地上犯了罪，並且在瑞士的法院裏起訴，這種資料纔能合法地取得，不錯，布洛非這個人會經由於非法擁有原子武器而在英國和美國搶刼勒索，可是，他並沒有觸犯瑞士的法律，而因在瑞士並不是一種罪惡，這和瑞士銀行業務法四十七條乙款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支援它的基金——瑞士法郎，不論來源如何，仍舊不能去接觸的。非常抱歉，務請原諒！

龐德忖度着：他是否要瑪怒。杜勒戈保持接觸，直到現在，在他的報告中，只顯露一點僵屍黨的線索，因為他指出那是消息的來源，不過，他並沒有提到怎麼和這個組織發生了關係，那樣

，就會重新開始黛西事件了，現在，他暫時把這件事情擱在一邊，不要去攪動它，他記得：最後的一晚。他們在一起靜靜地渡過，他們差不多好像是老朋友，老愛侶一樣。龐德會經說：有時候，宇宙出口公司會派他到海外來的，當他回到歐洲時，他們自然會重逢了，她自己決定離開此地去休養。她活動得太過了，已經到神經崩潰的邊緣。她會等待他的，在聖誕節前後，他們也許會一同去滑雪？龐德是熱情的，那天晚上，在龐德住的小旅社裏，吃了晚飯之後，他們曾經愉快地調情，這一次，沒有絕望，沒有眼淚，龐德是滿意的，因為這表示治療已經眞正開始了。他覺得他要深深地愛護她，不過，他知道：他們的關係，和她的鎮靜，都建立在刀口上，這把刀子是不能動的。

他剛剛囘想到這兒，他褲子口袋裏的共鳴計響起來了。龐德匆匆地離開公園，跑到一個公用電話亭邊上。這種共鳴計是最近傳入英國的，每一個情報官員都攜帶在身上，它是一種塑膠做的無線電接收器，很輕，只有一個掛錶那麼大，一個情報官員，如果在倫敦，離情報局不超過十英里，他的共鳴計會響的，在這種情況發生時，他應該立即到附近的公用電話亭，去打電話和他的辦公室聯絡，因為這是表示有緊急公務要找他。

龐德使用着特殊的號碼，撥電話給總機，說一句「〇〇七報告」，電話馬上就接給他的女秘書了。她是新來的，從前的女秘書洛娜。彭菻碧，已經辭了職，嫁給一個富翁了，這個新的秘書名叫瑪莉。古德迺，黑髮，藍眼睛，三圍為三七——二二——三五，是個可愛的女郎，龐德和〇

〇六對她都很感興趣，雖然現在半途中出來一個黛西，他仍舊是和她調戲的。現在，他對她說：「古德迺，早，我能為你做些什麼？是戰爭，還是和平？」

她吃吃地笑着，「這件事情好像是非常和平的，像局長室交來的公文一樣和平的，上面吩咐，你立即到「宗譜紋章院」去找吉芬奧．蒲修文，他是該院的一個院士，他們顯然獲得了「柏德南」的某種線索。」

「柏德南」是代表「布洛菲」的密碼用語。龐德鄭重地說：「他們眞正有線索嗎？那麼，我最好要快點去了。古德迺，再見。」在他放下聽筒以前，他聽見了她吃吃的笑聲，這種笑聲是和她的職業無關的。

現在，怎樣？龐德囘到汽車裏，駕着它迅速地橫過倫敦市區，這是個古怪的地方，關於宗譜紋章院的情形，他知道得很少。只曉得他們探求人們的家族世系，分配的紋章，和編制各種王室儀式，這種機關和這件案子會發生什麼關係呢？眞奇怪。

宗譜紋章院在維多利亞女王街，靠近倫敦市區的邊緣，地方非常僻靜，它是一幢古老的紅磚房子，窗框是白色的，前面有個鵝卵石院子，龐德把車子停在這兒。一座馬蹄形的石梯，上升到堂皇的入口，過了入口之後，有一面淺藍色旗子，旗上一隻表示紋章的野獸，它是半走獸半飛禽的，金光燦爛，頗為悅目。龐德進門之後，走入一個幽暗的大廳堂，它那黑色的嵌板襯托一些發霉的畫像，這些畫像都是神氣活現的紳士，它們的飛簷上懸掛着不列顛國協各國的旗幟，門房是

個和藹的，輕聲說話的人，穿着銅鈕釦的鮮紅色制服，他向龐德詢問：「有何貴幹？」龐德說他找吉芬奧‧蒲修文，並且確切表示：他們事先曾經約定的。

「啊，先生，是的。」這個門房神秘地說，「吉芬奧這個禮拜都在等待着，門外懸掛的旗幟，就是代表他的，他在這兒就要懸掛這種旗幟，先生，請由這邊走。」

龐德跟在這個門房後面沿着一條走廊向前走，走廊上懸掛着發光的紋章，這種東西都是木材雕刻的。他們爬上一條潮濕、有蜘蛛網的梯道，在一個角上轉彎，到達一個寬大的門口，門上有「吉芬奧‧蒲修文」一行金字，門房敲敲門，把門打開，說一聲龐德先生到，就離開了。

這時，龐德置身於一個混雜的書房，書本、紙張、和看來頗為重要的題名羊皮紙，零亂地堆疊着。他面對着一個光禿的頭頂，邊沿有灰白的頭髮，這個房間裏有一股教堂地窖的氣味。他從書堆之間的一條狹窄走道上走過去，站在唯一的一把椅子旁邊，這把椅子隔着桌子，面向這個人。

龐德清清嗓子，這個人抬起頭來，他戴着夾鼻眼鏡，他那慈善的臉上，現出一個心不在焉的微笑。他站起來，微微地鞠了一躬。「龐德，」他以一種吱吱的聲音說，「詹姆斯‧龐德中校。呃，龐德，龐德，龐德。我想已經在這兒找着了。」

他的手接仍舊放在一本打開的書上，現在，他坐下來，龐德也跟着坐下了。「是的，是的，是的，眞是非常有趣，非常有趣。先生，不過，恐怕我要使你失望了。頭銜已經廢止了，實際上

是個男爵。然而，無疑的，經由一個旁系，我們可以建立一種親屬關係，那麼」——他的眼鏡靠近着書本——「我找到了十個不同的龐德家族，其中最重要的一族，終止於湯瑪斯‧龐德爵士，他是個很有名的紳士，居住在伯克漢大厦，沒有後代」——他的夾鼻眼鏡鼓勵地向龐德望了一下——「沒有婚生的後代。當然，那時候，道德是不大講究的。現在，我們如果可以和伯克漢大厦建立一些關係……」

「我和伯克漢大厦沒有什麼關係，現在，我……」

這個人舉起一隻手，鄭重地說：「我要問一聲：你父母是出生在那兒的？閣下，這是追本溯源的第一步，然後我們根據種種有關的資料來探求。無疑的你們這個姓氏是英國的老百姓，最後，我們將會獲得結果的。」

「家父是個蘇格蘭人，家母是個瑞士人，不過，問題是……」

「啊，啊，你在考慮研究的費用，閣下，這一點，我們暫且不談，不過，告訴我：令尊是蘇格蘭那個市鎮的人？這很重要。蘇格蘭的宗譜紀錄比較少，我不得不承認：從前那兒還不大開化，沒有什麼宗譜的，他們的劍比筆更有用，不過，令祖父母和他們的先人也許出生在南方？南方的紀錄要比蘇格蘭豐富一點。」

「家父是高原人，老家在格林柯附近。不過，現在……」

這個人的注意力並沒有改變，他又把另外一本厚大的書拉到他面前。他的手指在一頁書上面

移動。「啊，啊，對，對，恐怕沒有什麼希望。包凱著的「總紋章」羅列了十多個龐德家族，可是，糟糕，沒有一族是在蘇格蘭的，這並不是表示沒有蘇格蘭的宗支，現在，你或許有其他的親族存在。在這些事情方面，時常有些遠房兄弟……」這時，他把手伸到他西裝背心的口袋裏，取出一個銀質的小鼻煙盒，遞給龐德，然後，爲他自己掏出兩個大鼻煙盒。他對着一條印花大手帕，高聲地打了兩個噴嚏。

龐德抓住這個機會，傾身向前，明白地說：「我到這裏來不是談我自己的事，而是關於布洛菲的事。」

「你說什麼？」這個人現出驚異的樣子。「你對你自己的祖宗世系不感興趣？」他擧起一個勸告的指頭。「閣下，你沒有感覺到：如果我們的研究有成就，你就可以宣布：你是古代一個從男爵的直系或者至少旁系的子孫」——他另外看了一下第一本書——「這個爵位是在一六五八年封的！一個可能的祖先或你自己的姓氏變成了一個世上最有名街道的名字——當然是指龐德街——這還不能使你興奮嗎？這個人就是湯瑪斯·龐德·蘇萊縣伯克漢大厦的子爵。無疑的，你知道，他就是太后家務的主計長。這條街道在一六八六年興建的，它和英國的名人有關係，因而出了名。公爵、將軍、小說家、詩人、交際家，和其他的知名人士，在這條街道居住過的，實在不可勝數，你們姓龐德的人，足以自豪了。你仍舊不希望在這方面建立關係？」他驚異地聳起眉毛，對龐德望了一下，更驚異地低下頭去。「親愛的中校，這是歷史的經緯綫。」

這時，蒲修文再去看在桌上的另外一本，這本書已經打開，顯然是爲龐德的愉快而準備爲。「例如，紋章，當然，你必定關切的，至少，對你的家庭，你的子女，很有興趣，是不是？啊，在這兒。三個金球在黑貂袖章上。」

龐德冷淡地說：「這自然是一種有價值的東西。不過，恐怕我仍舊不感興趣，並且，我沒有親屬，沒有子女。現在，關於這個人……」。

蒲修文興奮起來了。「上面還有座右銘：日新又新。你不希望有權利擁有它嗎？」

「這自然是句好格言，我會採用它。」龐德簡單地說，然後，對他的手錶望了一下。現在，恐怕我們眞正要言歸正傳了。我必須回去對部長報告。」

蒲修文現出輕視的樣子。這兒有個名字可以追溯到一一八〇年的諾曼·龐德！這是個老姓，不過，門第寒微。英國姓氏字典表示：它的意義顯然是「農夫、鄉愚、莊稼人。」他那水汪汪的眼睛裏有惡意嗎？他接着絕望地說：「可是，如果你對你的祖先不感興趣的話，那麼，我親愛的先生，我能爲你服什麼務呢？」

好了！龐德安慰地吁了一口氣。他忍耐地說：「我來這兒查詢一個關於布洛菲的人。你們似乎有關於他的資料。」

蒲修文現出疑惑的樣子。「可是，你說你是詹姆·龐德中校，現在又提到布洛菲，怎麼一回事？」

龐德說：「我是國防部來的。你們這兒的某個地方有關於一個名叫布洛非的資料，我可以在那兒找到？」

吉芬奧・蒲修文困惑地抓着頭髮。「布洛非？呃。」他以譴責的目光望着龐德，「請原諒，不過，你浪費了我很多時間。你爲什麼不先談到這個人的名字，我覺得是一項秘密。現在，我想想看：布洛非，布洛非，在前天的一次院會上，似乎聽到過這個名字，誰承辦這件事呢？啊，想起來了，他把書籍堆裏的電話拿起來說：「請接沙布・巴斯克。」

七　遠魚吞餌

龐德再度穿過那有霉味的走廊，心中仍舊疑惑不定。沙布・巴斯克！又是一隻怎樣的老狐狸呢？

這是另外一個寬大的門，門上有這個人名字，金光燦爛，同時還有他的紋章，房間裏光線充足，整齊清潔，在四壁圖書之間，有動人的版畫，龐德聞到了一點土耳其菸草的氣味。一個比龐小幾歲的青年，連忙站起來，走過這邊來歡迎他。這個人的身體是瘦長的，臉上沒有什麼肉，眼睛發着閃光。

「龐德中校嗎？」短暫而有力地握了一下手，「我正在等待你，你怎麼撞到蒲修文的爪子裏去了？恐怕他是個過分熱心的人，他人很好，就是太專心。」

龐德心中暗想：這兒纔像是一個研究學問的地方，頗有些牛津大學特別校友休息室的氣氛，無疑的，蒲修文在心理上會把沙布・巴斯克當作一個年青的半瓶醋的。他說：「他似乎急於在我與龐德街之間建立一種關係，要使他相信我十分滿意於做一個普通的龐德，花了一些時間——順便告訴你，龐德的這個姓氏的原意爲鄉下人。」

沙布・巴斯克笑起來了，他在書桌後面坐下來，把一宗檔案拾到他面前，並招呼龐德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上。「呃，現在，我們開始談公事吧，首先，」——他對龐德望了一下——我猜想：這——這是某種情報方面的事情，我曾經幹過情報方面的工作的。所以，請你不必擔心安全問題。其次，在這幢建築裏，我們可能和一個政府的單位一樣，擁有很多祕密，並且是比較卑汚的。

「我們的工作之一，是爲人們提供頭銜，那些人在榮典表的記載上是授過爵位的。有時候，我們接獲要求，對一個已經喪失或者不存在的頭銜，建立所有身分。勢利和虛榮可能伸展在我們的檔案裏。

「當然，這祇是我們工作的十分之一。其餘，大部份是爲政府和各大使館供給正式的資料——先後位次，外交禮節，嘉德勛爵儀式和其他有關方面的問題。我們做這些工作差不多已有五百年的歷史，所以，我想：在事情的設計方面，它已經獲得了適當的地位。

「當然，它已經獲得了，」龐德毫不猶豫地說，「自然，在安全方面，我相信我們是可以互

相交換祕密的。現在，我們來談布洛菲這個人。事實上，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惡棍，記得一年前左右的霹靂球事件嗎？報紙上只透露了一部份，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布洛菲這個人是罪魁，現在，你們怎麼聽見了他的情形？請詳細地告訴我，關於他的事情，每一件都是重要的。

沙布•巴斯克翻開檔案上的第一封信，深思地說：「我記得的，昨天，當我接到外交部和國防部打來的很多電話時，我想這可能就是同一個人，這是一件本院的祕密要位於第二的案子，恐怕以前沒有發生過，事情是這樣：今年六月十日，我們收到了這封密信，是從蘇黎世一個有名的律師事務所寄來的，日期爲這頭一天，我來唸給你聽。

可敬的執事先生們：

我們有個可敬的顧客，名叫恩斯。布洛菲。這位先生自稱爲布努維伯爵，認爲他是這個伯爵的後裔，我們知道這個頭銜已經廢止了。他的自信導源於兒時他聽見他父母所講的故事，說他的家庭本來住在法國，革命時逃出來，在德國定居，改姓布洛菲，以便逃避法國革命政權，並保護他們的財產，當時，他們的財產存放在奧格斯堡，後來，在一八五〇年，他們移住波蘭。

「我們的顧客現在急於享有這些已確立的事實，以便合法地獲得布努維頭銜的權利。這種頭銜是由一種公證書證明的。這種證書將由法國司法部蓋印予以確認。

「同時，我們的顧客表示希望採用布努維這個頭銜和他家族的紋章。「四枝白色長槍，紅色中帶」以及布努維座右銘，它的意義爲「齊家」。

「我們瞭解：各位先生是世界上唯一能夠承擔這種研究工作的人。我們獲得指示要在極端機密的情況下和你們進行接觸，這是由於社交方面的緣故。我們認爲我們有權利來作這項要求。

「我們的顧客是富有而慷慨的，這項委託，如果你們願意接受，我們將會支付英幣一千鎊，交給你們所指定的任何銀行，以作爲初步的報酬。

「請你們早日回信，我們在盼望着。關頗德——莫斯布吉，艾沃卡登兄弟律師事務所　敬啓

賜教處：蘇黎世市火車站街十六號B。」

沙布。巴斯克抬起頭來，龐德非常興奮，眼睛裏發出了閃光。巴斯克微笑着說：「我們甚至比你更感興趣，現在，讓我告訴你一個秘密：我們的薪水是非常微薄的，所以，我們接受一些像這樣的特殊的工作，來補充我們的收入，這種工作的報酬，很少超過英幣五十鎊的，因此，這封信對於本院是一種挑戰。它到達的那一天，恰恰我在値日，所以，這件工作就落在我身上了。」

龐德焦急地問：「那麼，發生了什麼事？你們和這個律師事務所保持了接觸嗎？」

「呃，是的。我立即回信，接受這項委託，並且同意保守秘密。」——他微笑着——「由於牽涉公務機密法，你現在迫使我洩漏了，是不是？我們是在不可抗力之下工作的？」

「你說得不錯。」龐德熱切地說。

巴斯克在檔案上作了一些仔細的記載，繼續表示：「當然，我所要求的第一件事，是這個人的出生證明書，過了一些時候，我接到回信說：這種證件已經遺失了。在這方面我不必擔心。這

位伯爵是在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生於吉尼亞的。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希臘人。我能不能從布努維這一代開始回溯上去呢？我的回答是順應要求的。不過，到這時候，我眞的在我們圖書館查出來：有一個布努維家族，至少遲到十七世紀，都居住在卡瓦多的布朗維爾村。他們的紋章和座右銘，就是布洛菲所提出的那些東西。」這時，巴斯克停住了一下。「當然，這必定是他已經知道的事。否則，揑造一個布努維家族，塞到我們喉嚨裏，會有什麼結果？我把我的發現告訴了這些律師。

「在夏天，我到法國的北部去渡假。那時，我寫信給我們駐波蘭大使，要求他轉託我們駐吉尼亞的領事，請他聘請一個律師，到戶籍機關和布洛菲可能受洗的每一個教堂去調查，在九月初，回信來了，說凡屬有布洛菲出生紀錄的冊頁，都仔細地裁掉了，當時，我感到非常驚奇，不過，我保持着這項資料，沒有把它送給瑞士的那些律師，因爲他們曾經告訴我，不要到波蘭去作什麼查詢的。

「同時，在奧格斯堡方面，我又經由一個律師作了一項同樣的調查，那兒的確有布洛菲這一姓的記錄，不過，同姓的很多，因爲這是德國的一個大姓，非常普通的，無論如何，其中沒有一家和卡瓦多的布努維族有什麼瓜葛。

「因此，我遭遇困難了，不過，並不比我以前碰到過的更困難，我寫了一個普通的報告給瑞士律師，說我在陸續進行他們交辦的工作。」這時他使勁把這本檔案關起來——「以後就沒有進

一步消息。昨天，我的電話鈴響了，說是外交部北歐司有的官員要查對駐波蘭大使館寄來的檔案副本，柏洛菲這個名字在說來說去，而你從蒲修文的洞穴裏出來，現出非常不耐煩的樣子，這件案子休止了。」

龐德深思地抓着頭，「可是，這個球仍舊在玩嗎？」

「呃，自然，還在玩。」

「你可以繼續玩嗎？我擔保你還沒有獲得布洛菲目前的住址吧？」巴斯克搖搖頭。「那麼，有沒有什麼可能的藉口由你們派遣一個代表呢？」龐德微笑着。「例如，貴院派我去訪問布洛菲——某種不能用通訊弄清楚的巧妙之點，一些需要親自去詢問布洛菲的事情？」

「呃，不錯，有一些。」沙布，巴斯克顯出將信將疑的樣子。「你知道，在某些家庭裏，身體上有一種强烈的特點，世世代代繼續，都是非常明顯的，哈布斯堡家族特殊的嘴唇是一個適例。在包邦斯家族的後裔中，血友病是一種習性。墨迪西家族的鷹鈎鼻是另外一種特徵，某個王族有一點小小的尾巴。邁索邦的大君，雙手都有六個指頭，這都是一些顯明的例子。

「告訴你，我曾經到布朗維爾村的教堂地下墓穴中去實地勘察，對從前布努維家那許多墓碑，都看了一下。我用手電筒照着石碑上的雕像，發現了一項有趣的事實，這項事實我本來已經忘記了，剛纔你所提的問題，却使我想起了它。這就是：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年之久，布努維家的人，在他們的耳朵上，沒有一個有耳珠的。」

龐德「啊」了一聲，心中回憶着布洛菲的照片，和紀錄上所載這個人的特徵。「那麼，他就不該光明正大地來使耳珠長在他耳朵上。否則，無論如何，如果他沒有耳珠，那對於他的案子就是一種强有力的證據了？」

「一點不錯。」

「呃，據我所知，他是有耳珠的。」龐德煩惱地說，「毋甯宣佈耳珠是平凡的，那會使我們有何成就？」

「首先，除了我們知道的情況之外，那可能使他不會成為一個姓布努維的人，不過，畢竟」——巴斯克現出頑皮的樣子——「這次訪問，我們要尋求什麼體格上的特徵，他並沒有什麼應該知道的理由。」

「你認為我們要製造一種藉口嗎？」

「看不出為什麼不要。不過——巴斯克現出抱歉的樣子——如果我向我們的院長請示一下，你介意嗎？」

「自然要請示的，我相信不會受到駁斥。不過，縱使布洛菲同意和我見面，我到底要怎樣來扮演這種角色？這種資料，我看來全都是莫名其妙的，」他微笑着。「在紋章方向有許多東西我不能分辨，我從來也弄不清楚從男爵是什麼，我對布洛菲說些什麼話？我要假扮為那一個？」

巴斯克變得熱心起來了，他愉快地說：「你的顧慮全都是應該注意的，和布努維家族有關的

內情，我會完全告訴你，你可以輕易地瀏覽一些關於宗譜紋章的通俗書籍。對這個主題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會有什麼困難。在這方面略知一二的人，並沒有幾個。」

「可能。不過，這個布洛菲是一個非常機靈的動物。除了他的律師和他有款存的銀行經理之外，在他接見任何人以前，他將需要很多憑據的，我要喬裝為什麼人？」

「你認為布洛菲機靈，因為你曾經看見他機靈的一面，」巴斯克說：「我曾經看見過很多在都市上、工業界、政治圈方面機靈的人，他們都是名人，當他們走進這個房間時，我是非常害怕和他們見面的。

「不過，如果事情是虛榮，是購買尊敬時，那不論它是他們所將要選擇的頭銜，或者只是懸掛在壁爐上的一種紋章，在你面前，他們就會一再地萎縮，」——他用手在桌上做了一個向下的動作——「直到他們變得不會比侏儒更大為止，真是太卑鄙了。

「顧客如果是婦女，情形甚至更壞，在她們的小社會裏，她將突然變成一個「貴婦」。這種意念是使她們非常陶醉的，她們會陶醉得用非常猥褻的方式，來暴露他們的靈魂。這好像是」——巴斯克把他那灰色的眉毛聳了起來，尋求一種比喻——「這些本來優良的公民們，這些姓史密斯、姓布朗、姓鍾士和」——他對着桌子那邊微笑着——「姓龐德的人們，把這種抬高身分的方法，作為一種脫胎換骨的入門，一種躍為人上人的方式，以免除他們生活上一切的平凡單調，免除他們一切原有的欠缺，和免除他們基本的卑賤，變得有吸引力，完美，高貴。

「不要在布洛非方面擔憂。現在他已經把魚餌吞下去了。他可能是一個江洋大盜，從我所記得的那件案子看來，他必定是那麽一個人，在他所表現的人類行爲方面，他可能是堅强的，殘忍的。

「不過，如果他在設法證明一件事：他是布努維伯爵，那你就可以確信很多有關的情況了。第一、他希望改名換姓，這是明顯的——由恩斯•布洛菲變爲巴沙加•布努維。第二、他希望變爲一個新的，可尊敬的人物，這也是明顯的。然而，第三、最要緊的，他希望變爲一個伯爵」。

這時，巴斯克把他的一隻手平放在桌子上，以强調這一點。然後，繼續說下去：「龐德先生，這一點是異常重要的，不管他幹什麽事情，在他所從事的事情方面，他是成了功的，發了財的。他不再羡慕物質上的東西，財富，和權力。據我所知，他現在五十四歲了，他希望一種新面目，龐德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證：他會接受你的，只要我們適當地進行工作，做得好像他在向一個醫生請教，」——巴斯克高貴的臉上，現出一種厭惡的神色——「好像他患了梅毒向醫生求治一樣。」

現在，巴斯克的目光是有强迫性的。他靠向椅背坐着，點燃了他第一枝香烟，那種土耳其烟草的氣味，傳入了龐德的鼻孔，他以一種確信的口吻繼續表示：「這個人知道他是不清潔的，是社會上一個流氓，他當然是這種人。現在，他已經想到這種方法，以爲他自己購買一種新的身份。如果你要求我幫忙，我可以使他那赤裸的足跟上長毛，而且長得又長又密，一直繁茂得使他舉

步就會絆倒。」

八　化身爵士

「你到底要假扮爲什麽人呢？」

那天下午，龐德口述了到宗譜紋章院訪問的經過，由他的祕書瑪莉•古德酒速記打字，呈給局長去看。局長看完之後，抬起頭來，重述着龐德的問題。他的辦公桌上有一盞綠罩子的閱覽燈，他的臉恰好位於黑色燈光圈的外面，不過，龐德知道：他那有皺紋的，老海員的臉，正在反映着程度不等的懷疑，急躁和不耐煩。「到底」這種用語對他顯示有這些情緒。局長很少這樣說話，如果他這樣說了，那這種觀念差不多就是愚蠢的了。局長顯然認爲龐德的計劃是愚蠢的，是和這非常專門的宗譜紋章界不相干的。龐德並不相信局長有什麽不對。

「局長，我要冒充宗譜紋章院派遣的一個密使。巴斯克這個傢伙建議：我應該有一個頭銜，這種有點誇張的頭銜，對一個在這方面有所希冀的人，是會留下深刻印象的。布洛非顯然在希求頭銜。否則，他不會洩露他的存在，儘管像宗譜紋章院在世界上一個似乎安全而遙遠的角落裏，也是如此，這個人的議論，到此爲止。這番話對我有很多意義，虛榮眞是會長毛的脚跟，布洛非顯然懷有極大的希望，我想我們可以經由這方面開始和他接觸。」

局長暴躁地說：「呃，我想這完全是一種沒有意義的東西，那麽，好吧。這種可笑的頭銜是

什麼？其次發生什麼事？」

如果龐德會臉紅的話，他就已經臉紅了。他說：「呃，局長，似乎是有個人叫做郗拉利・布酒爵士・沙布・巴斯克的朋友，年紀和我相仿，相貌則不像我，他的家族是從諾曼第的某個地方來的。世系源遠流長，英王威廉一世是有關係的。他家的紋章，是在一種益智圖與夜間馬戲場之間混合物，巴斯克說他會安頓好的。這個人有良好的戰爭紀錄，聽來是一個可靠的人。他居住在蘇格蘭高原的某個幽谷裏。觀察鳥類，赤脚爬山，從來看不見一個人。瑞士決沒有人曾經聽見過他的。」龐德的聲音變得辯護、堅決了。「呃，局長，這個構想是我要變成他，比較有趣的假面具，不過，我認為這是有意義的。」

「呃，郗拉利・布酒爵士？」局長試圖隱藏他的嘲笑，「然後，你做些什麼？揮着他有名的旗幟，在阿爾卑斯山裏到處奔跑？」

龐德忍耐地、固執地抗拒着局長的斥責。「首先，我要到有關機關去安排一張適當的護照，然後，我去研究布酒的家世，直到我把它有關的臺詞記熟了為止。然後，把這個家族紋章方面的事情也下苦功讀熟。然後，如果布洛菲吞了這個餌，我就携帶着一切有關的書籍，前往瑞士，建議和他當面研究他布努維家的血統關係。」

「然後，又怎樣？」

「然後，我設法把他騙離瑞士，使他走過邊界，到達某個我們可以把他綁架的地方，這有點

仿效以色列人對納粹殺人王艾契曼所施的故技，不過，局長，詳細的計劃，我還沒有定出來。如果獲得你的批准，那沙布・巴斯克就會製造一個很有引誘力的餌，把它拋擲給蘇黎世的律師。」

「為什麼不對蘇黎世的律師們施以壓力，而從他們那兒把地址詐騙出來呢？然後，我所可能考慮的某種突擊的工作。」

「局長，瑞士人的情況你是明瞭的。天知道這些律師們從布洛菲方面獲得了那一種公費。不過，這個數目可能多達一百萬。最後我們將會獲得他的住址的，可是，在他離去以前，只要他們還和他有金錢來往，他們將會把這件事秘密告訴布洛菲。金錢是瑞士的宗教。」

「〇〇七，謝謝你，關於瑞士人的情形，毋需你來發表演說。自然，你所說的話也有一些道理，呃。」局長疲乏地把檔案推到龐德身邊，「拿着，這種計劃像是一個雜亂的燕窩。不過，它還可以去進行。」局長懷疑地搖搖頭，「郗拉利・布酒爵士！呃，去告訴參謀長，我同意，不過，是勉强同意的。告訴他你可以獲得有關的裝備，和我保持聯絡。」局長一面伸手去抓內閣的電話，一面以很不高興的聲音繼續說：「〇〇七，我想我必須向首相報告，說我們在這個傢伙方面獲得了一項線索。其他混雜的情況，我把它保留着，暫且不提，〇〇七，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吧。」

「局長，謝謝你，晚安。」當龐德跨出門口時，他聽見局長對綠色的電話說：「我是局長，現在要和首相通話，請替我接過去。」

× × ×

十一月去了，十二月來了，在時間消逝之際傑姆士龐德勉強地繼續求學，在他的辦公桌上熟讀着宗譜紋章的書籍，而不是研究高度機密的報告。他審閱着中世紀的法文和英文的斷簡殘篇，讓他自己浸潤在過時的民俗神話裏，拮取沙布·巴斯克的智慧，偶然也得知一些有趣的事，例如：當代藝術大師華德狄斯耐是法國諾曼第狄西尼族的一個遠房後裔。不過，他對他自己的頭銜並不感興趣，有一天，瑪莉稱他爲「布迺」爵士，他痛罵了她一頓。

同時，巴斯克與蘇黎世律師們之間非常微妙的通訊，在非常緩慢地進行。他們——或者說布洛斯在他們後面——提出無數惱人而廣博的問題，每一個問題都會遭遇宗譜紋章的困惑，其差別只是程度的不同。然後，又有些關於這個密使——布迺爵士的小問題。他們索取布迺爵士的照片，巴斯克把龐德的照片予以適當修理，再行寄去。他們又索取他離開學校之後的全部經歷，而且要敍述得非常詳細。這種資料，也由眞正的布迺爵士由蘇格蘭提供了。而在巴斯克方面，則表示有種種的需要，索取更多的金錢。

到十二月十五日，蘇黎世滙票到達了，巴斯克非常高興地打電話給龐德，他說：「告訴你，好消息：我們已經掌握了他！他已經上鈎了！」一點不錯，第二天，蘇黎世的律師們寄來了一封信，說他們的顧客同意和布迺爵士相會，布迺爵士願意去嗎？如果去，請於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一點半鐘，搭乘瑞士航空公司第一〇五次班機，到達蘇黎世的中央機場。到了機場之後，會有

人來招待他的。

龐德提出了意見之後，巴斯克回信，說這一天對布迺爵士有所不便，因爲他事先和加拿大高級專家有約，以研討哈得遜海灣公司詳細的系統。布迺爵士設法在次日成行，對方回了一個電報，表示同意。對於龐德，這已經確定魚兒不但吞了餌鈎，而且釣絲和鉛錘都吞下去了。

最後這幾天，情報局舉行了一連串的會議，這些會議都是由參謀長主持的，獲得了不少的決議，其中主要的是這些：龐德去和布洛非相會，應該是絕對「清潔的」，他不携帶任何武器，不携帶任何秘密裝備，情報局不以任何方式去觀察或跟隨他。他只能和沙布·巴斯克通訊，使用宗譜紋章方面的雙關語，來傳達他所獲得的資料。（在龐德和巴斯克初次相會之後，有關方面已經對巴克斯作過安全調查了。」巴斯克對龐德的身份並沒有弄清楚，只是模糊地感到龐德是受雇於國防部的，他將在部裏獲得一種保險的措施，而該部則成爲他和情報局的居間人。

這種種一切，都是假定龐德至少要努力和布洛非繼續接近好幾天的，那將是他基本的策略，關於布洛非的活動和同伴們的情況，要儘可能地多予發現，以便進行設計下一個步驟——把布洛非拐誘出來——是非常緊要的。可能不需要在身體方面採取行動。龐德或者能够詐騙這個人到德國去訪問，它的前提是一篇報告，事先由巴斯克準備好，說在德國奧古斯堡中央檔案處有布洛非家族的某種文件，需要布洛非親自去認明。

還有其他的安全準備：關於龐德這次到瑞士去的任務，根本不告訴駐蘇黎世的工作站，情報

局開始停止使用「柏德南」這個密碼來代表布洛非，這一點將由例行的日常命令予以宣布，這個案件的新密碼，要予以重定，它將是「可樂納」，只有少數有關的高級人員方纔得到這種通知。

最後，關於龐德本身的危險，也討論過了。情報局把布洛菲估價很高，沒有誰懷疑他的能力或他的殘忍。如果布洛菲知道了龐德眞正的身份，龐德當然立即就會被他處決了。還有一種更危險而可能的情況：如果布洛菲查察到龐德在宗譜紋章方面的研究，已經有了結果，證明他不是布努維伯爵，那郗拉利．布酒爵士可能「遇到一件意外」。龐德不得不面對這些危險，並且要特別注意後面一種。他——和在後面的巴斯克——工須在他們袖子裏保持一些錦囊妙計，其中包括布酒爵士繼續存在，對布洛菲是重要的。

參謀長說：總之，他認爲這整個行動是有危險的，不過，他希望龐德鴻運高照化險爲夷。

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上，龐德懷着愉快的心情，回到他自己的辦公室，來和瑪莉．古德酒對她的文件作最後查對。

他坐在他辦公室旁邊，對着攝政公園悽涼的雪景眺望，她則坐在他對面，查對着這些東西：包凱著的「中絕與休止的男爵」這是宗譜紋章院該產，上面着了一行字：「在圖書室閱覽，不准外借。」彙印的「宗譜紋章院訪問記」也蓋了和上面一樣的圖章。馬沙爾著的「宗譜指南」，插入了哈查德書局出給巴斯克的書款收條。還有包凱著的「總紋章」，上面蓋了「倫敦圖書館財產」字樣，外面用紙包好，蓋了十二月十日的戳記。一本郗拉利．布酒爵士的護照，裏面有最近出

入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等國簽證，這本護照已經用舊了，摺了很多角。一本和奧格斯堡與蘇黎世方面的來往的信件，都是用宗譜紋章院信紙和有地址信紙書寫的。這一切東西，瑪莉都唸給龐德聽，「還有，你穿的衣服也都預備好了嗎？」

龐德無精打彩地說：「預備好了，我與攜帶兩套新衣服，一隻金錶，上面有布酒的印記，很像個小男爵。」龐德轉身瞧着對面的瑪莉．古德酒。「瑪莉，這一場遊戲，你以爲如何？認爲它會成功嗎？」

瑪莉堅決地說：「呃，當然會成功囉，這一切困難都已經處理了。不過，」——她遲疑着——「你不帶槍去對付這個人，我不贊成。」她對着地下那一堆東西揮了一下手，「這一切都是些談宗譜紋章的書籍！有什麽趣味？對你根本不適用的！你自己會當心的，對不對？」

「啊，我會善爲處理的。」龐德保證地說，「現在，做個好女郎，打電話找一輛有無線電話的出租汽車到宇宙出口公司門口，把這種東西都放車子裏，好不好？我不久就會下樓去，今天晚上我整晚都將在我家中，」——他酸溜溜地微笑着——「把有飾章的絲質襯衫包好。」他站起來了。「瑪莉，再見，或者說晚安，放心吧，不要煩勞。」

她說：「你自也要這樣。」她低下頭去把地下的書本和紙張拾起來，將她的臉藏着，不讓龐德看見。她走到門口，出門之後，用她的脚跟把門踢上，過了一會，她打開了門，她的眼睛是雪亮的。「詹姆斯，抱歉，祝你好運！聖誕快樂！」她再走出去，輕輕地把門關上。

龐德瞧着辦公室這扇奶油色的門，瑪莉是個多麼親愛的女郎！不過，現在有黛西了。在瑞士，他將會靠近她。這是再度發生接觸的時候了。

龐德最初不明她的行踪。沒有和她聯繫，只是想念着她。他收到了三張由瑞士達和斯鎮黎明醫院寄來的風景明信片，上面沒有說什麼確切的話，但却是愉快的。他曾經查詢過有關方面，得知這家醫院是由奧古斯・康默爾教授經營的，這位教授爲瑞士精神分析學者與心理學者協會主席。同時，情報局特約醫生神經專家詹姆斯・莫洛尼在電話中告訴龐德：康默爾爲世界治療精神病三位大師之一。

龐德曾經以熱情和鼓勵的字句寫信給黛西，收到了由美國寄來的回信。他曾經說他不久將回歐美大陸，要和她繼續接觸的。他會嗎？那時，他將在做什麼事呢？

龐德想到這裏，心中頗不自在，他獨自承受這許多五花八門的負擔，不禁有點自憐。然後他按熄了香煙，把門砰的一聲關上。離開了辦公室，他由電梯下去，走到小心僞裝過的旁門——這兒就是所謂的「宇宙出口公司」。

出租汽車已經在門口等候。這時是晚上七點鐘，當汽車在街道上前進時，他心中估計着這天晚上的計劃，首先，他將要小心的把他一個手提皮箱收拾好，這隻箱子是沒有什麼機關的。然後，喝兩瓶雙料伏流卡酒，吃一大盤他的女僕的拿手好菜，再喝兩瓶伏特卡酒，微醉地就寢。

龐德由於受到這種安逸的自我麻醉景況的鼓舞，他把他的問題抛到九霄雲外。

九　雪嶺別館

第二天，詹姆斯・龐德配備着高頂圓帽，捲攏的陽傘，摺疊得很整齊的泰晤士報以及一切紳士們應有的東西，出現在倫敦機場，他自已覺得可笑。在起飛前，當他接受着由於他的頭銜而來的款待，並且被引導到貴賓室去時，這種感覺更加強烈了。在售票枱上，有人稱呼他爲布洒爵士。那時，他曾經回頭瞧他後面，看看這個女郎在和誰談話，他眞正需要集中精力好好地做個都拉利・布洒爵士。

龐德喝了兩杯雙料白蘭地薑片水，疏遠着豪華的貴賓室中其他的特權旅客，試圖感到像是從男爵。然後，他想起了眞正的都拉利・布洒爵士，現在，也許在高原中的某個幽谷，赤手戲弄一個牡鹿，那裏有一點像是從男爵！擺紳士架子在英國是根深蒂固的，他眞的要把它克除！他必需停止扮演爲一個舞臺上的高尚人士！他只是他自己，如果他現出一種隨遇而安的樣子，那至少有點像在蘇格蘭的那個眞傢伙。龐德把泰晤士報丟開。這種東西本來是他携帶着作爲貴族的一種特別標誌的。接着，他抓起一份每日快報，叫侍者再送一份白蘭地薑片水來。

然後，由於瑞士航空公司的豪華客機已經升空，龐德坐在頭等艙裏，心中想到了行將出現的聚會。蘇黎世律師們的來信寫得很簡單：布努維伯爵的秘書之一，將會在機場晤見布洒爵士。當天或者第二天，他將要去見伯爵。

有一會兒，龐德頗爲恐慌。在他會見這個人的時候，他要怎樣稱呼他？伯爵？伯爵先生？不，他不要叫他什麼——也許在有關連的地方說一聲「閣下」吧，布洛非的樣子是怎樣的？他的外表將會有很多改變嗎？可能，或者狐狸不會這麼有效地繼續領先獵犬。

一個美麗的空中小姐送來了一份可口的午餐，龐德吃得非常高興，法國冬天黃褐色的土地，已經抛在老遠的後面了。現在，當他們橫過佛日山脈的小山丘時，可以看見星散的白雪和光禿的樹木。然後，在萊茵地區有積雪和浮冰。在巴斯爾停了一下，不久蘇黎世機場的黑十字出現了，機艙裏用德、意、法三種語言廣播着把坐位帶綁緊，他們在下降了，飛機在陸地上滑行到非常歐式的建築面前，這兒飛揚着各國的旗幟。

在瑞士航空公司門內，一個婦人站在接待櫃枱的旁邊，龐德在門口一出現，她就走上前來。

「郗拉利·布洒爵士？」

「是的。」

「我是班愛瑪小姐。伯爵的私人秘書，午安。我希望你作一次愉快的飛行。」

她的樣子像是個女衛兵，臉被太陽晒黑了，它是殘忍的，四方的，上面有一雙黑色的眼睛，她的微笑形成了一種長方形的洞，沒有幽默或熱情。她嘴巴左邊的角上有些水泡，他不時用她那灰白的舌尖去舐，她那帶褐色的灰白頭髮，在腦後平整地梳成了一個髮髻。頭上戴了一頂滑雪帽，帽子上有黃色的雲母帽舌，用帶子繫着，勒在下巴下面。她的身體短而强壯，下身穿了一條滑

雪的緊身長褲子，上身則罩着一件灰色的茄克，茄克的左邊胸前有個紅色的大G字，上面有一頂皇冠，這種樣子和打扮，一點也不文雅，龐德說：「是的，旅途中非常愉快。」

「你有行李票嗎？請跟着我來好不好？先把你的護照拿出來，請到這邊來。」

龐德跟着她，走過護照查簽處，進入海關廳。這兒有一些旁觀的人，龐德注意到這個婦人的頭偶然點了一下。一個腋下夾着公事皮包的人走開了，龐德故意研究着他的行李票，他注意到那個人溜進了附近的一座公共電話亭。

「你會說德語嗎？」她的舌頭伸出來舐水泡了。

「呃，不，恐怕不會。」

「或者法語？」

「會一點。足以應付我的工作。」

「啊，是的，這非常重要，對不對？」

龐德的箱子已經從手推車上解下來，放在欄柵邊。這個婦人對海關官員顯示了一種通行證之類的東西，她的動作非常迅速，但是龐德仍舊瞥見了她的照片和標題「聯邦警察局」。那麼，布洛非已經自陷窘境了！

這個稅務員恭敬地用德語說：「請。」隨即在龐德的箱子上用粉筆寫字，一個脚伕提着這隻箱子，他們同走向門口，當他們出現在門階上時，一輛黑色的墨塞得牌轎車從停車場駛出來，停

在他們旁邊。在司機旁邊，坐着那個剛纔去打電話的人。龐德的箱子放到行李間去了，他們迅速地駛向蘇黎世。在寬廣的公路上行駛了幾百碼之後，那個在司機旁邊的人輕聲地用德語說：「好了。」於是，這輛汽車就向右邊轉上了一條支路，這兒有路牌顯示：「閒人免進！主人與私有飛機人員專用。」同時，龐德注意到：司機正在雙駕駛鏡中悄悄地注視。

龐德注意着這些小小的警戒，這時，他覺得頗爲有趣。顯然地，他仍舊是在試驗之中。

這輛汽車駛到了一個飛機庫，主要的建築在該庫的左邊。他們在這兩幢建築之間慢慢地駛過去，停在一架桔紅色百靈鳥式直升飛機旁邊。這種飛機爲「南方航空公司」所採用，以從事山地救護工作的，不過，這架飛機上面漆了一個紅「G」字和一頂皇冠。那麼，他又要乘一次飛機，而不是乘汽車旅行了。

「以前你曾經乘過直升飛機旅行嗎？這是非常愉快的。坐在上面可以縱觀阿爾卑斯山。」班小姐的眼睛是茫然的，不感興趣的，他們爬上了一條鋁質的梯子，「請你當心你的頭！」龐德的箱子由司機遞上來了。

上面有六個坐位，紅皮椅，非常舒適。駕駛員在他們前面的天篷下，舉起了一個大拇指，地面的工作人員搬開了障碍物，飛機的槳開始轉動，當他們上升時，地面的人連忙跑開，使他們的臉避開飛起來的雪，飛機輕輕地顛簸了一下，然後，他們上升得更快了。控制塔傳來的無線電的噼啪聲，已經靜止了。

班愛瑪隔着走道，和龐德坐在一排。另外那個男子坐在後面，低下頭看蘇黎世新聞報。龐德斜側着身體，在引擎的嘎嘎聲中，高聲地說：「我們到那兒去？」

她假裝沒有聽見，龐德重述着他的問題，高聲大叫。

「到阿爾卑斯山裏去，到很高的阿爾卑斯山裏去。」這個婦人大叫着，她向着窗子揮手，「景色非常美麗，你喜歡這些高山的，是不是？」

「我喜歡的。」龐德大叫着。「很像蘇格蘭。」他靠着椅背，點燃一枝香烟，向窗外眺望，這兒可以看見蘇黎世湖，他們前進的方向大概是東南東，飛行的高度大概是兩千英尺。現在，在飛過華倫湖了，龐德顯然不感興趣，把每日快報取出來，翻到運動欄，他從最後一版看到第一版，不時對窗投以厭倦的一瞥。這條指向港口的大山脈大概是拉迪康山。在他們下面，那可能是鐵路的會合點南科市。他們在上普拉迪古山谷，會繼續向前飛往克洛斯特呢？還是向右轉？結果是向右轉。

那麼，是在達和斯山谷上空了。在幾分鐘之內，他將會從黛西頂上飛過去，是的，達和斯就在下面，那兒有一層薄薄的黃昏煙霧，而在她的上空，他這兒仍舊是陽光燦爛的。現在，她是住在這個白雪世界了。

前面仍舊是高山。這兒必定是恩加汀了。西維利達山向右轉，趨向南加港。在前面，伯尼納山脈向下俯衝，進入意大利。右邊有燈光的森林，必定是聖摩利茲市了！

現在，那兒？龐德低下頭去看。轉向港口。更多的燈光，明提西納市嗎？這時，無綫電噼啪地響起來了，坐位帶要繫起來了。龐德覺得這是顯示感與趣的時候，他向外面瞧，在下面，地面是黑暗的，不過，在前面，高峯上仍舊被西墜的太陽照得發出金光。

他們朝着其中的一座高峯飛過去，靠近峯頂處有一個小臺地。那兒有一叢建築。建築上有金屬綫下垂，進入黑暗的山谷，一輛被太陽照得發光的纜車，正在向下爬，然後，它被黑暗吞噬了，這架直升飛機仍舊在飛向高聳在他們上面的這座高峯的側面，現在離斜坡只有一百呎高了。臺地和那些建築就在附近，駕駛員的手臂在移動，飛機搖了一下，速度減慢了。然後，它就在雪地上着陸了。停住了。

什麼地方？龐德知道，他們是在南加山脈裏，是在恩加汀山地朋提西拉市之上的某個地方。這兒的海拔可能在一萬英尺以上，當機門打開時，他把雨衣扣起來，並準備着寒冷的空氣來衝刺他的肺部。

班愛瑪現出她那盒子似的微笑。她說：「我們已經到了。」其實，這句話是多餘的，不必要的。

飛機的門猛然扭開了，撲通一聲掉在冰地上，落日的餘暉，照進了機艙，射在這個婦人黃色的帽舌上，亮光一閃，使她的面貌看來像是中國人，「注意你的頭。」她和上機時一樣的提醒龐德，然後，她自己彎着腰走下扶梯。

詹姆斯•龐德跟着走下來。屏息着，避免馬上吸入這寒冷而無氧氣的空氣。有一兩個衣飾好像滑雪嚮導的人，站在附近。他們好奇地望着龐德，而沒有說什麼客套語，龐德跟在這個婦人後面，在冰雪上行走，另外那個人提着箱子，走在最後面。他聽見飛機的引擎在怒吼，一陣雪粒吹到他右臉上來了。然後，那隻鐵蚱蜢升入空中，飛走了。

直升飛機降落的地方，離這些建築大約五十碼，龐德審視着，前面是一幢長而低的建築，現在有燈光射出來，右邊，也許是再隔五十碼的地方，是一個標準的纜車起站的輪廓，這種建築好像盒子，當龐德觀察時，它的燈光熄滅了。大概是最後一班纜車已經到達山谷，這條路綫這時已經關閉了。在這幢建築的右邊，是一幢大建築，有寬大的走廊，有些稀疏的燈光，可能是作大批遊客交易的地方，這是阿爾卑斯山高處一種標準的建築。

左邊，在臺地的斜坡下面，出現了第四幢建築，那兒也有燈光射出來，除了它的平頂之外，其他部份都是看不見的。

龐德現在離一幢建築只有幾碼遠了，這兒顯然是他的目的地。這個婦人打開一扇黃色的門，走了進去，並把門拉住，等待着他，燈光照射着一塊大招牌和在皇冠之下的一個紅G字，招牌上寫着：「歌樂俱樂部。海拔三六〇五公尺，私人房產！祇對會員開放。」下面有小字：「阿爾卑斯山比玆•歌樂飯店。」然後是一隻右手的食指指向右邊，朝着靠近車站的那幢建築。

啊！比玆歌樂山！龐德走進了門。這個婦人把手一放，這扇門嘶的一聲關上了。好像輪胎在

充氣一般。

房子裏面是非常溫暖的，幾乎是熱的。他們走進了一個小接待室。一個青年男子從一張寫字檯後面站起來，把手指對他們輕輕在撚響着。「布酒爵士住在二號。」

這個婦人草率地說：「我已經知道。」然後，比較客氣地對龐德表示：「請，跟我來。」她通過一扇門，沿着一條舖了紅色厚地毯的走廊向前走。左邊的牆上偶而有些窗戶，上面點綴着美麗的滑雪和高山照片，右邊，最先是俱樂部那些房間的門，上面有酒吧，飯店與盥洗室等字，然後，顯然就是些臥室的門了。

龐德被引導進二號，這是一種美國汽車旅館式的房間，非常舒服，窗戶很大，這時有窗帘遮着，不過，龐德知道，這兒必定可以俯瞰這個山谷，並眺望在聖摩利玆市之上的蘇維利達群山，龐德把他的公事皮包摔在雙人床上，愉快地放下他的高帽子和陽傘，另外那個男子提着他的箱子出現，把它放在行李架上，他沒有看龐德一眼，隨即離去了，把門關上。這個婦人仍舊站在原地，「你滿意嗎？」她那黃色的眼睛，對他熱切的回答是冷淡的。「那很好，現在，也許我應該說明一些事情，把俱樂部一些有關的事情告訴你，你以為如何？」

龐德點燃了一枝香烟，「那自然是很有益處的。」他現出感興趣的樣子。「例如：我們在什麼地方？」

這個婦人漠然地說：「在阿爾卑斯山裏，在很高的阿爾卑斯裏，這座高峯名叫歌樂山，是伯

爵的財產，這兒的登山纜車，是伯爵和地方政府共同經營的，你已經看見了，這是它開始經營的第一年，很受歡迎，賺了不少錢。這兒一些良好的滑雪跑道，歌樂出發點已經很有名了，也有一些雙橇拖車跑道，比在聖摩利玆的克利斯跑道要偉大多了。你曾經聽到過嗎？你也許會滑雪？或者駕雪橇？

她那黃色的眼睛是警覺的，龐德的直覺告訴他自己：他要對一切問題回答不知道。於是，他抱歉地說：「恐怕不會，從來沒有嘗試過，也許是太專心於書本了。」

「啊！眞可惜！」可是，她的眼睛現出滿意的樣子，「這些設施為伯爵帶來相當多的收入，那是重要的，它有助於維持他畢生的事業——研究所。」

龐德聳了一下眉毛，表示一點禮貌。

「生理學研究所，科學的研究，在過敏症方面，伯爵是個權威人士，你懂過敏症嗎？這好像花粉熱，不能吃蚌殼。」

「啊，眞的嗎？我不能說我有這種毛病。」

「沒有？實驗室在另外一幢建築裏，伯爵也就住在那兒。在這幢房子裏，則居住着患這種病的人。他要求你不要用太多的問題去打擾他們，這種治療非常微妙的，你懂嗎？」

「當然，沒有問題，我何時去見伯爵呢？班小姐，我是個很忙的人，倫敦有很多事情在等待我去處理。那些新興的國家，在旗幟，貨幣的設計，郵票，勛章方面，有很多工作必須完成。我

們那兒人手短少，我希望伯爵瞭解：他個人的問題，雖然有趣而重要，但是必需放在政府問題的後面。」

「當然，布迺爵士，伯爵抱歉，今晚不能會見。不過，明天上午十一點鐘，他將會非常樂意接待你的，行嗎？」

「行，行，這使我有時間來整理我的文件和書籍。或是」——龐德對窗子邊的一張小寫字檯揮了一下手——「我還需一張桌子來放這些東西，我們書桌子需要較大的空間。」

「當然，布迺爵士，立即會搬桌子來的。」她到門口去按了一個叫人鈴的按鈕。並向下做了一個手勢。「你注意到門這邊沒有把手嗎？（龐德已經注意到，他說沒有。）你想出去時，必須按鈴，病人需要安靜，要干預他們互相訪問去聊天是困難的，這是爲他們着想。就寢時間爲晚上十點鐘。不過，晚上有人值班，以便在需要時爲你服務，這些房門自然是沒有鎖上的，你隨時可以進來。明天早晨六時我們在酒吧裏見面，我的女郎們都盼望着會見你。」

門開了，一個穿嚮導衣服男子進來了，他大概是地中海地區人，說着生硬的法語，這個婦人說這兒需要一張桌子，晚餐時就要擺好。這個人說：「知道了。」在他關門以前她扣着門，他走到右邊走廊上去了。警衛人員在那邊嗎？龐德心中注意着這些線索。

「布迺爵士，這些東西，目前够了嗎？服務檯正午沒有人。我們有無線電話，請使用，有什麼話要我告訴伯爵嗎？」

「請你說我非常盼望明天和他見面，直到六點鐘爲止。」這時，龐德突然希望獨自一人在房間裏想心事，他對着他的箱子做了一個手勢。「我必須把它打開來。」

「布迺爵士，當然，當然。躭擱你的時間，請原諒。」班愛瑪說着，隨即走出去，把門關上了。

龐德仍舊站在房子中間，他輕輕地吁了一口氣，眞是一團糟！他很想對着房間裏一項華麗的傢俱，狠狠地踢一脚。不過，他注意到：天花板上的四盞電燈，有一盞是突出的眼球。一種電視嗎？如果是的話，它的範圍如何？看樣子，它的界限祗及於房間的中央，擴音機嗎？整個天花板都可能是個擴音機。那是戰時的秘密裝置，他必須假定：他是處於經常的監視之下的。

詹姆斯•龐德把他的行李解開來以便，桌子一搬進來，就把他的書籍和文件放上去，他一面做，一面想：要去作一次淋浴，幷修飾一番，爲「我的女郎們」準備着。

十　十美爭姸

這是一個豪華的新酒吧，各種陳設都是新顯動人的。裏面燈光燦爛，除了吊燈之外，桌上還有檯燈。不過，龐德覺得，這幷不是一個能够開懷暢飲的地方。在他進去之際，這並有一陣忙亂的樣子。當班愛瑪走出來招呼龐德時，他瞥見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女郎，班小姐和他握了一下手，說：「布迺爵士，還愉快吧？來，請跟我來，和我的女郎們見見面。」

由於房間裏有火爐，火燒得很旺，酒吧裏是非常熱的，這時，龐德覺得他的額角上有汗珠了，他跟在班小姐後面，和那些女郎們一一握手。像紅玉、紫羅蘭、珍珠、安妮伊莉莎白、綠玉之類的名字，在他的耳朵裏響着，他所看見的，是許多美麗的，晒黑的面孔，和一叢燦爛的，清新的花朵。最後，他走到爲他保留的位子上，一邊是班愛瑪，一邊是一個金髮女郎——她有美國的面貌，豐滿的胸脯，和大大的藍眼睛。

龐德疲累地坐下來。酒保徘徊着。他集中了他的注意力，說：「威士忌汽水。」聽見他的聲音傳到了遠處，他花了一些時間把一枝香烟點燃。房間裏的人都在嗡嗡地談話，大家坐在四張排成半圓形的桌子上，除了愛瑪之外，有十個女郎，全都是英國人，都沒有姓，除了龐德，沒有其他的男子。這十個女郎大約都在二十歲左右，可能都是工作婦女，有點空中小姐派頭。由於這兒來了一個男子，而且是個男爵，他們都非常興奮，龐德愉快地轉身向着金髮女郎說：「非常抱歉，我忘記了你的名字。」

「我是紅玉，」這種聲音是友善而文雅的。「一個男子獨處於我們這許多女孩之中，必定是一種嚴酷的考驗。」

「呃，毋寧說是一種驚奇的事，不過是非常愉快的，要把你們的名字全都記住，頗爲困難。」他降低了聲音說：「這可以說是一隻老鷹在田野裏奔跑。」

龐德的飲料來了，裏面的酒味很濃，龐德頗爲高興，他端起來小心地喝了一口。他注意到：

這些女郎都喝着可樂和果汁，裏面還有桔子花等，這是一種女性的雞尾酒。

紅玉似乎高興於能够打破沉寂。「呃，我現在開始爲你說明一下吧。這位班小姐，可說是這兒的舍監，你已經遇見了她。那個穿紫羅蘭色羊毛衣的，當然叫紫羅蘭。然後，在那鄰桌上，那個穿綠色與金黃色襯衫的是安妮，她旁邊穿綠衣服的是珍珠，在這兒，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這樣繼續下去，從一個穿金黃色衣服的到下一個，龐德偶然聽到一兩句她們的談話。這一群愉快、健康的女郎，大部份是在談學習滑雪的情形，偶然敬畏地提到伯爵，不時對班愛瑪瞥視一下，龐德認爲：她們是在約束她們的行爲，不要發出太大的嘈雜聲。

當紅玉繼續仔細地介紹時，龐德努力把名字和面貌配合起來。他覺得這些女孩子關在這座高山上，是奇怪的事，她們的態度和語言，和那些在英國酒店和男朋友一同出現的女郎差不多，她們的口音，英國本土各地都有。

紅玉最後說：「那個戴了珍珠的是綠玉。現在，你覺得你已經把我們的名字全都記住了，可以分辨嗎？」

她那圓圓的藍色眼睛，現在有點興奮的樣子，龐德望着她，「老實說，還沒有。我覺得好像是一個滑稽電影明星，在一個女子學校裏，弄得眼花繚亂。」

她吃吃地笑着，（龐德發現：她是個時常吃吃而笑的人。她那吃飯和打噴嚏的樣子和其他的舉動，都表現得像是一個有良好教養的人。）「這兒的情形不同吧。」

「只是偶然想到，」龐德說：「呃，換一種飲料如何？」

「啊，非常感謝。」

龐德轉身向着班小姐：「班小姐，你呢？」

「布迺爵士，謝謝你，蘋果汁吧，如果你高興的話。」

紫羅蘭是在他們這張桌子上的第四個人，她嚴肅地說她不想再喝可樂了，她說：「它們把風給我。」

紅玉不高興地說：「啊，紫羅蘭！怎麽說這種話！」

「呃，它們會的。」紫羅蘭固執地說。」它們使我打呃，誰說這沒有妨礙呢？」

龐德站起來，走向酒吧，心中考慮着這天晚上和其他的晚上他要怎樣渡過，他點了飲料，想到一個主意，他必須打破隔膜，變成酒會的生命與靈魂！他索取了一個大杯子，杯口在抹巾濕了一下，然後，拿了一塊紙質餐巾，回到席上。

他坐下來，大家都望着他。他說：「現在，如果我們要爲我們的飲料付帳，我將對各位顯示我們怎樣決定誰應該付帳。這是我從軍時學來的。」

他把這個大杯子放在桌子中間，打開紙餐巾，緊緊地放在杯口上，以便它黏在杯子潮溼的邊上，他從口袋裏取出一些輔幣，挑選一個五角的，輕輕地放在紙餐巾上面。

然後，他宣布：「呃，還沒有誰會吸烟嗎？我們需要另外三個人使用點燃的香烟。」紫羅蘭

是他們桌子上唯一會吸烟的。愛瑪拍拍手說：「伊莉莎白，綠玉，到這兒來，各位女孩子，過來看布迺爵士表演滑稽的遊戲。」

這些女孩子都圍攏到這兒來了，愉快地談到這項遊戲。「他要做什麽？」「會發生什麽事？」「你們怎麽玩？」

這時，龐德覺得好像是在一艘客輪上的遊戲指導人。他說：「現在，這是決定誰來付帳。你們逐一地吸一吸烟，把烟灰敲掉，用點燃的這一端像這樣碰一碰紙巾——只要碰得像這樣燒一個小圓洞就够了。」這張紙發出一些火花。「紫羅蘭先開始。其次，伊莉莎白，然後，綠玉。要點是，這張紙燒成了一種蜘蛛網，還足以把這個銅板支持在中間，誰燒最後的一個洞，使這個銅板掉下去了，誰就要付帳。各位聽懂了嗎？現在，紫羅蘭。」

大家興奮得尖叫了。「多好玩的遊戲！」「啊，綠玉，當心！」美麗的頭都伸向龐德。她們的秀髮掃着她的臉。這三個女郎都迅速而仔細地做着這個遊戲，以便她們自己過關，而使龐德把這個銅板燒得掉下去，而龐德則自認爲做這種遊戲的專家，決心擺出武士風度，故意燒一串重要的洞。結果，叮噹一聲，這個銅板掉到杯子裏去了。大家都高興得大笑和歡呼。

「各位女孩，你們瞧，」現在，好像這個遊戲是班愛瑪發明的一樣。「郗拉利。布迺爵士付賬了，對不對？這是一種最愉快的消遣。現在——」她對着她戴的男用手錶望了一下——「我們必須喝完我們的飲料。再過五分鐘，就是我們開晚飯的時間了。」

有幾個女郎在大叫：「啊，班小姐，再玩一次！」不過，龐德客氣地站起來，手中端着酒杯，說：「我們明天再說吧。我希望這個遊戲不致使你們都會開始抽香煙。我非常相信：這是於草公司發明的玩法！」

大家都笑起來。這些女郎站在龐德身邊，都現出欽佩的樣子。他是一個多麼有趣的人！她們全都期待着一個虛誇自負而無足輕重的人！龐德覺得很驕傲。隔膜已經打破了！他已經把她們贏到他這邊來了。現在，她們全都是在一起的密友了。從現在起，他可以和她們談話，而不會使她們害怕了。他非常愉快地隨着愛瑪走進了隔壁的餐廳。

這時是晚上七點三十分，龐德突然感到疲乏，疲於未來的厭煩，疲於扮演他生涯中最困難的角色，疲於柏洛菲和歌樂山之謎。這個雜種到底在幹什麼？

他坐下來，和在喝飲料時的位置一樣，坐在愛瑪的右邊，紅玉又在他的右邊，紫蘿蘭在他對面。他快快地把餐巾打開，布洛菲自然在他的巢穴上花了錢，這是個德國式豪華大房間，他們這三張桌子，只佔其中的一小部地方。布洛菲必定決定在這兒定居，他投資多少？自然不下於一百萬英鎊，甚至用纜車送去向瑞士銀行抵押。爲了租一座山，建築纜車送來抵押，龐德知道：這是逃亡資金最近的一個天堂。如果你成了功，通了車，那這兒就出了名，大家都來登臨遊玩了。而且，滑雪是現在最普遍的運動，滑雪的人在裝備方面所花的錢又比其他運動花的要多很多，衣服，靴子，雪屐，綁帶和大雪橇等等，都是大企業，如果你能在一座阿彌卑斯山上着手，你就有好

運了，抵押品可以贖回，你自己的事可以照常做下去。

這是再度前進的時候了，龐德轉身向着班小姐，請她說明歐洲人對於稱呼山的幾個字。

班小姐認爲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從前還沒有遇見過，她約略地說明了一下，並且順便表示她是德國人，老家在巴伐利亞。最後，她問：「你爲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呢？」

「在我的職業方面，」龐德說：「字的正確意義是重要的。」龐德平淡地說，「呃，今天早晨，我曾在一本宗譜專書裏查了一下貴姓—班。小姐，我的發現是很有趣的。「班這個字在德語中的意義爲「快樂」，在英國的姓氏中，這個姓變成了「班迪」，或者甚至「班朗迪」，因爲這個有名的文學家庭的祖父，已經把原來稀有的姓—班蘭迪，予以更改了。現在，這是最有趣的事了。」（龐德知道這是無趣的，這只是一種戲法。不過，他覺得：在宗譜方面，伸伸筋骨，將不會有什麼害處的。）「你記得你的祖先和英國有什麼關係嗎？你知道，英國從前有個班朗迪公爵，納爾遜大將曾經僭稱過那伯爵位，現在建立一種關係，不是有趣的事嗎？」

一個女公爵！班愛瑪上鈎了——她開始敍述着她的祖先。龐德客氣地傾聽着，一直探究到最近的情況。她說出了她父母的姓名，龐德把它們記住，在適當的途徑上，他已經足以發現班愛瑪是什麼人了。這種門第的陷阱多美妙！沙布。巴斯克是多麼正確！我們在門第方面都有點勢利的心理。祇有經由這種弱點，龐德纔是道這個婦人的父母是誰。

最後，龐德平靜了這個婦人一時的興奮，堂倌頭兒把菜單遞給龐德。上面的名目繁多，除了

各種一般的佳餚美酒之外，還有本地的特產，龐德決定點本地特產歌樂子鷄，隨即告訴了侍者。結果，紅玉非常稱讚他的選擇。「啊，布洒爵士！你是多麽正確啊！我也喜歡子鷄，我極其喜歡吃這種東西的！班小姐，請問：我也可以點這個菜嗎？」

她說話的聲音非常熱切，以致龐德望着愛瑪。愛瑪裏示允許的那種樣子，是和普通的舍監不一樣的。它不但充滿了熱情，而且還有勝利的神色。眞奇怪！當紫蘿蘭要求她的菜裏有充份的馬鈴薯時，這種表情又在班小姐臉上出現了。「我祗喜歡馬鈴薯，」紫蘿蘭對龐德說明，她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喜歡嗎？」

「這種食物是好東西，」龐德表示同意，「不過要多運動。」

「它們很可愛，」紫蘿蘭熱情地說，「班小姐，對不對？」

「小妹，的確很好，對你也很好。非玆，我只要十錦生菜食品，加上一些乾酪。」她作了一個假笑。「唉，」——她對着龐德說——「我不得不注意我的身材，這些年青的娃娃有充分的運動，我只是坐辦公室，案牘勞形。」

鄰桌上有個帶蘇格蘭口音女郎，龐德聽見她在要求吃牛排，這個菜要烹調得很嫩。

龐德心中暗想：這是怎麽一回事？她們是一群美麗的吃人怪物？還是這天解除了一種難吃的食物，他覺得摸不着一點頭腦。呃，他繼續挖掘吧。於是，轉身向着紅玉，「你聽見了我所說的關於姓氏的意義，班小姐甚至可能對英國一個頭銜提出要求。請問貴姓？我可以查查宗譜。」

班小姐厲聲地插嘴說：「布洒爵士，這兒不用姓氏的。這是這幢房子裏的一種規定。我們只使用這些女孩子的名字。這是伯爵的治療的一部份。它涉及一項改變——身份的轉變——以幫助治療。你明白了嗎？」

「我不懂，這種說法恐怕超出了我的理解力。」龐德愉快地說。

「無疑的，明天伯爵將會把這些事情對你說明一部份的，他有特殊的理論。有一天，當他顯示他的方法時，全世界的人都會大吃一驚。」

「我非常相信。」龐德禮貌地表示，「呃，現在」——他心中搜索着一個話題，這種話題要使他不會捲入而又爲大家所樂道——「把滑雪的情形告訴我吧。你們是怎樣進行的。很慚愧，我不會做這種運動，也許我聽你們談論，看你們上課，可以獲得一些指南。」

這是一個適當的球，它一發出來，就在紅玉與紫蘿蘭之間跳來跳去。當他的食物送來時，他仍使這種話題繼續下去，歌樂子雞是殺了就烹調的，味道鮮美，非常可口。

紅玉和紫蘿蘭都停止了說話，開始進食。她們文雅地吃着她們的晚餐，不過，吃得非常專心，有點貪婪的樣子。其他桌上的女郎們，也停止了談話，靜靜地吃飯。

龐德又換了一個話題，他談到這個房間裏的裝飾。這使得他有機會來對這兒的侍者仔細打量一番。在視綫所及的地方，可以看見其中的十二個，就他們的相貌看來，有三個科西嘉人，三個德國人，三個巴爾幹半島的面孔——土耳其人，保加人或南斯拉夫人，另外三個，顯然是斯拉夫

人。他作這種分辨，並沒有什麼困難。

此外，在廚房裏，可能還有三個法國人。

這是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的老花樣嗎？他們都是三個人一組，從歐洲各地的大匪盜組織與祕密警察機構中挑選出來的嗎？都是訓練有素的共產黨細胞嗎？這三個南斯拉夫人是從前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的餘孽嗎？

這些人看來全都是非常强悍的，都有職業特工那種安靜的氣氛。那個在蘇黎世機場出現過的人，是其中之一。龐德又看出，那個在接待室的人和那個把桌子搬他到房間裏去的人，也都在裏面，這些女郎稱呼他們為非玆．約瑟夫，伊文，阿基米得。其中有幾個在白天是嚮導。如果龐德猜想得對的話，那這是一種優良的小組織。

龐德吃過晚飯之後，道了一聲歉，說要去工作，他走到他房間裏，把他的書籍和紙張放在那兩張桌子上，然後，他坐下來研究，而他心中則在想這天的情形。

到十點鐘，她聽見那些女郎在走廊中行走，互道晚安，然後發出了關門的卡答聲。他脫了衣服，把牆上的自動調溫計由八十五度降低到六十度。熄了燈，躺在床上，黑暗中向上凝視了一會。接着，對着那想像中的擴音機故意嘆了一口氣，以顯示他的疲乏，然後，側着身體入睡了。

後來，過了很久，他被一種輕輕的說話聲吵醒了，它好像從地下傳來而又非常遙遠。他聽不清楚這種話，認為這是暖氣裝置管子的聲音，便繼續睡覺。

十一　問題伯爵

詹姆斯．龐德被一聲尖叫驚醒了，這是一個男子的聲音，非常可怕，它最初很高，然後急遽地消失，好像這個人跳下了懸崖一樣。這種聲音是從右邊傳來的，也許是靠近纜車站的某個地方，在龐德這個兩層窗門都關閉了的房子裏，聲音都這麼可怕，那在那面必定是驚天動地的了。

龐德連忙跳起來，把窗帘拉開。可是，並沒有發現什麼恐怖的場面，他只看見一個男子——他顯然是個嚮導——在雪路上慢慢地行走，由纜車站到俱樂部來，俱樂部牆外架在斜坡上寬大的木質走廊是空的。雖然，桌子已經擺好了，準備放早餐，作太陽浴的陳設，也已經安置了。這時，耀眼的陽光從清澈的天空照射下來，龐德看了一下手錶，恰好八點鐘。這個地方的工作開始得早！人們死亡得死！無疑地，剛纔這種聲音是死亡的喊叫。

龐德回到床邊上，按了叫人鈴。來的這個人，是龐德懷疑為三個俄國人之中的一個。他稱呼龐德為長官和先生，龐德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先生，彼得。」

龐德很想說：「彼得，我那些從蘇維埃國際特務工作縱隊來的朋友們都好嗎？」不過，他沒有說出來。他向他詢問：「怎麼有人那樣尖叫？」

「請問？」他那灰色的眼睛現出當心的樣子。

「剛纔一個人尖叫，由纜車站那邊傳過來，什麼事？」

「先生，似乎那兒發生了意外。你想要早餐嗎？」他從腋下取出一張大菜單，笨拙地遞給龐德。

「那一種意外？」

「似乎有個嚮導跌落下去了受了重傷。」

相距僅有幾分鐘，這個人怎麼知道？「他受了重傷嗎？」

「先生，可能。」他那在調查方面很有訓練的眼睛，茫然地望着龐德。「你想要早餐嗎？」

龐德以非常關切的口吻說：「呃，我希望那個可憐人平安。」他拿着菜單，點了菜，「如果你聽見了這是怎麼回事，請你告訴我。」

「假若情況嚴重，必定會宣布的。先生，謝謝你。」這個人退出去了。

這種尖叫聲使得龐德決定要作適當的準備，他突然覺得，儘管有這許多神祕需要知道答案，他必須拿一些時間來鍛鍊肌肉，他勉强做了一刻鐘的體操，都是爲滑雪而活動的。他猜想他可能不得不逃離此地。

他作了一次淋浴，洗臉，刮鬍子，早餐已經由彼得送來了。「在那個可憐的嚮導方面，有什麼更多的消息嗎？」

「先生，沒有。那是戶外部門的事，我在室內工作。」

龐德決定告一段落。「他必定已經滑倒了，跌斷了脚踝。可憐人！彼得，謝謝你。」

「先生，謝謝。」他那灰色的眼睛不是有譏笑神色嗎？

龐德把他的早餐放在桌上，開始去打開這有雙層窗門的窗戶，窗戶打開之後，在海拔很高地這種寒冷的空氣衝進了房間，龐德把自動調節溫度計轉到九十，以作爲抵擋，然後，他坐在窗檯下面，吃這一頓大陸式的早餐，這時，他可以聽見那些女郎群集在外面台地上談話的聲音，她們的聲音很高，是興奮的，辯論的，龐德聽得很清楚。

「我並不認爲莎娜應該眞正去告訴他。」

「可是，他在黑暗之中走來，開始汚辱她。」

「你的意思實際上是說干擾她？」

「她是這樣說的。如果我是她，我也會做同樣的事，他是個像野獸一樣的男人。」

「那麼，他是那一個？」

「一個南斯拉夫人，名叫伯堤。」

「啊，我知道，他是非常可怕的，像長了獠牙一樣。」

「人已經死了，你不應該說這種事情的。」

「你怎麼知道他已經死了？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每天有兩個人在連橇跑道出發點噴水，他是其中之一。你在早晨可以看見他們拿着輸水管

工作，這樣會使跑道結冰，人們因而滑得更快一點。菲茲告訴我，這個人滑了一下，失去平衡，便像人做的連橇從跑道上跌下去了。」

「伊莉莎白！你怎樣講得這麼殘忍！」

「呃，事情本來這樣嘛。你不相信，去問別人好了。」

「可是，難道他自己不會想辦法苟全性命的嗎？」

「不要說傻話了。這是像一床被單似的冰，有一英里長。雪橇在那兒的時速爲六十英里。他有什麼辦法？」

「不過，他在彎曲的地方不是會停住嗎？」

「菲茲說他一直滾到底，撞在計時小屋上。同時，菲茲說：他在最初滾下的一百碼，必定就已經嗚呼哀哉了。」

「啊，佛南來了。佛南，我還是吃煎蛋和咖啡嗎？告訴他們：蛋煎嫩一點，像我往常所吃的一樣。」

「小姐，是的。呃，小姐，你呢？」這個侍者聽取她點的菜，龐德聽見他的靴子在木板上得得地走過去。

這個喜歡說話的女郎又在嚕囌了。「呃，我可以這樣說：這必定是對於他想對莎娜下手的某種懲罰，做錯了的事總是要付代價去補償的。」

「不要說這種可笑的話，上帝永遠不會對做錯了事的人那樣懲罰的。」她們的談話，隨着這個新話題，七嘴八舌地亂說，大家引經據點，議論紛紛。

龐德點燃了一枝香煙，坐下來深思地凝視着天空。呃，這個女郎的話是對的。上帝不會給與這種懲罰的。不過，布洛菲却會。這兒是不是有一次布洛菲式會議，在會中，這種罪惡和判決對大家予以宣佈？然後把這個叫做伯提的人抓出來，丟下那條滑雪跑道？或者，吩咐他的同伴悄悄地處理這張死亡的牌，給犯人這種旅行，或者輕輕地推他一把？比較可能，那種叫喊的聲音，有突然的、充分感覺到的恐怖意味。龐德自已會經在克利達滑雪時有過相似的經驗，簡直把他嚇慘了。那條跑道只有四分之三英里，而這個人却跌下一英里……啊，一種多可怕的死亡！一種標準的布洛菲式死亡，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對於不服從命令的一種標準的處分。這是保持紀律的方式！於是，龐德在吃完早餐開始看書時斷定：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復活了！不過，這一次，走那一條路？

在十點五十分，班愛瑪到他這兒來了，在客氣一番之後，龐德捧了一些書籍和文件，跟着她繞過俱樂部建築的後面，沿着一條狹窄的道路，經過一塊牌子，牌子上寫：「私人住宅，閒人免進。」

這幢建築的其餘部份，映入了眼簾，它是一層的花崗石建築，水泥平頂，在平頂的那一端，有一根小小的無線電竿，龐德猜想：昨天晚上，它曾經把降落的指示給予駕駛員，並且，它也是

布洛菲的耳目。這幢建築位於臺地的邊沿，在歌樂山最後的峯頭下面，不過，避開了雪崩的危險。在它下面的山非常陡，而且消失在一個懸崖上。遙遠的下面爲樹木綠，那邊有一條鐵路，一列很長的貨車，正在上面行駛。龐德猜想：它大概要越過伯尼納山道進入意大利。

這幢建築的門，也是發出充氣的嘶嘶聲的。中間的走廊和俱樂部的差不多，不過，兩邊都有門，而沒有圖片。這兒異常靜，門後面在做什麼，沒有線索，龐德詢問着。

班愛瑪含糊地說：「實驗室，都是實驗室，當然還有講堂，然後是伯爵私人的房間。布洒爵士，他和工作在一起生活。」

「好極了，」龐德表示。

他們走到了走廊的末端，班愛瑪在迎面的門上敲敲。

「進來！」

龐德跨過門檻，聽見門兒在他後面嘶嘶地響，這時，他感到異常的興奮。他知道沒有希望看見布洛菲的本來面目。不過，這個人化裝爲什麼模樣，他也沒有什麼意念，照去年的圖形資料看來，布洛菲大概有二百八十磅重，高高的，面貌蒼白、溫和，黑頭髮水手式髮型，黑眼睛，白眼珠特別顯著，和墨索里尼相似，嘴唇薄而難看，手長脚長。

可是，這位努維伯爵和那一點也不相像！這時，這個人已經從座位上站起來，從有陽光的地方走到書房裏半陰影的所在，伸出手來歡迎龐德。

龐德的心沉下去了，不錯，這個人是高高的，手和脚都長而瘦。可是，相似的地方，僅此而已，這位伯爵的頭髮是銀白的，梳得很整齊，他的耳朶本來應該貼着頭，現在却微微外張，耳珠本來很長大，現在却沒有了。體重也輕得多，大概只有一百七十磅左右，皮膚上沒有消瘦的跡象，嘴唇不薄，現出友善、微笑的樣子，前額有鋸齒狀的皺紋，本來該短而肥的鼻子，現在却是鷹鈎鼻，並且，右鼻孔這邊是腐蝕的，好像患了第三期梅毒，眼睛呢？呃，那兒自然有些東西，可是，它們比較像是兩個令人害怕的深綠色池子，因爲伯爵戴了深綠色的隱形眼鏡。

龐德把他的書本放在身邊的一張空桌子上，騰出手來和伯爵握手，伯爵的手是溫暖的，清瘦的。

「親愛的布洒爵士，眞是幸會。」布洛菲的聲音據說是陰沉的，平淡的，而這種聲音是愉快的，富有生氣的。

龐德心中暗想：布洛菲的確該是這樣的！他說：「我沒有照你的吩咐在二十一日到這兒來，非常抱歉，那天，因爲院裏恰巧有很多事情，不能分身。」

「啊，是的，班小姐已經告訴我了，說你有些非洲新興國家的事情，它們必定眞正引起了一種問題，呃，現在，我們在這兒坐下來，」——他朝着他的書桌揮了一下手——「還是到外面去？你瞧。」——他對着他褐色的身體做了一個手勢——「我是個回光器，是個崇拜太陽的人。我實在太崇拜太陽了，以致我不得不獲得爲我設計的這許多透鏡。否則，在這種高度，紅外線……

」他沒有說完這句話。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透鏡。我可以把這些書放在這兒，如果我需要參考，我可以再到裏面來拿。這件案子我心中記得很清楚。呃，」——龐德友好地微笑着——「我帶着太陽晒黑的顏色回到霧中的倫敦，將是一件有趣的事。」

龐德在衣著方面，已經有所準備。他身上穿的東西，都是他認爲旣適當而又明智的。他避兔了那些有彈性的摩登滑雪褲，選擇了這種舒適的老式的棉布滑雪褲子。上身則穿着一件舊的黑色擋風洋毛衣，平常，他穿着它去打高爾夫球的，這件毛衣罩在白色的棉布襯衫上，這是他平常穿的衣服，裏面他還穿了長而怪難看的棉毛褲和背心。他的脚下則穿着嶄新的滑雪靴子，那上面是有强韌的踝帶的。他接着表示：「那麽，我最好把羊毛衣脫下來。」他隨即這麽辦了，跟着伯爵，走到外面的走廊上。

伯爵坐在他那作日光浴的鋁質座位上，舒適地往後靠着。龐德隨手拉過來一把輕便的椅子，這種東西也是鋁製的，他也把它安置得面向太陽。不過處於一種相當的角度，使他可以看見伯爵的臉。

「呃，現在，」布努維伯爵說，「你特地親自到這裏來一趟，有什麽事必須告訴我呢？」他微笑的望着龐德。他那戴了深綠色隱形眼鏡的眼睛，是莫測高深的。「當然，這次訪問並不是最受歡迎的，布洒爵士，請你說明一下吧。」

對於他這個明顯的問題，龐德有兩種訓練有素的反應。第一，伯爵的耳朵是有耳味的。第二，如果他沒有這種東西。現在，估量着嚴重的腔調，他提出了第二種反應。

「親愛的伯爵，」——這種稱呼的方式，似乎是由於他那銀白的頭髮和他那迷人的伯爵風度所引起的——「在我們宗譜紋章院的工作之中，有些案子，只作研究和書面工作是不够的，有如你所知道的，在你這件案子方面，我們經遭遇到極大的困難。布努維世系在法國革命前後消失了。後來，布洛菲家或者家族在奧格斯堡出現了，在這種消失與出現之間的缺口，我曾經向你提及。」——龐德停止了一下，以加强語氣——「在後者的關聯之中，我稍後可能要提出一項建議，我希望這項建議會獲得你的歡心。不過，我到這兒來的目的是這樣：在我們的工作方面，你已經花了很多錢，如果建議讓研究工作繼續下去，直到天空出現了一線希望爲止，那是平智的。這線希望是可能存在的，不過，在這種情況之下，非常需要當面來訪問一次。」

「原來如此？那我可以問是爲了什麽目的嗎？」

詹姆斯龐德引述了沙布•巴斯克所講的哈布斯堡家族特殊的嘴唇，某個王族的尾巴和其他的例子。然後，他在椅子裏傾身向前，以强調他的論點，「在布努維家族方面，也是有一種特徵，世代相傳的，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這種特徵是什麽？」

「伯爵，我有好消息告訴你。」龐德以微笑來表示他的祝賀，「布努維家族的雕像或畫像，

我們曾經追查過。在那許多雕、畫像上，我們發現了一點主要的特點，累代遺傳着，就是，這個家族的人，耳朵上都沒有耳珠的！」

伯爵舉起手來，去摸他的耳朵，他是在演戲嗎？

「我明白了，」他慢慢地說，「是的，我明白了，」他回憶着。「你必須親自來看這項特徵？我寫信或者供給照片，都還不够充分嗎？」

龐德現出困惑的樣子，「伯爵，我很抱歉，不過，這是我們宗譜紋章院院長的規定，我只是一個高級自由研究人員在蒲修文院士所主持的那一組工作。我是奉命行事。我希望你會賞識：在一些和古老而榮譽的頭銜有關係案件之中，一個像這樣成問題的案件，本院不得不極其嚴格。」

伯爵那兩個深綠色的池子瞄準着龐德，好像是槍口。「現在，你已經看見了你此行要看的特徵了，你仍舊認爲這個頭銜是成問題的嗎？」

這是最大的困難，「伯爵，我所看見的情形，自然允許我建議工作該繼續下去。並且，我敢說：我們成功的機會，已經大大地增進了。我曾經把資料整理過，以便將府上的世系，繪製第一張略圖。這張略圖，在幾天之內，我就可以提供給你了。不過，糟糕，有如我所說的，兩者關聯之處，仍舊有很多漏洞，尤其是關於你們府上由奧格斯堡移居到吉尼亞的情況，要使沙布。巴斯克滿意，對於我是最重要的事。如果我能細密地向你詢問在父系方面的血統關係，那將是最大的幫助，甚至關於令尊和令祖父的詳細情況，也將是有極大裨益的。然後，如果你能騰出一天的時

間，和我一同到奧格斯堡，去看看在亞契夫斯的那些布洛菲家族的遺跡，他們的名字，和其他的家庭情形，以在你的腦海中喚起任何記憶和關聯，當然，那將是最重要的了。然後，其餘的工作留給我們在宗譜紋章院去處理，在這件工作方面，我所花的時間不能超過一星期，不過，如果你願意進行的話，那就悉聽尊便吧。」

伯爵站起來了，龐德也跟着站起來，他偶然走到欄杆邊上去欣賞山景。會抓住這隻拖泥帶水的蒼蠅嗎？龐德現在非常希望如此。在這次晤談時，他已經獲致了相當的結論，在伯爵的外表方面，所有的特徵，沒有一項不是可以由良好的做作和最精良的面部與腹部整形手術而獲致的，這樣，布洛菲自然變了形。只有眼睛無法亂改。現在，他這雙眼睛已經隱藏起來了。

「由於忍耐的工作，甚至在關聯模糊的地方有一些疑問的結論，你以爲我將會獲得一張公證證書，以確認我的爵位，而這種證書會使法國司法部長滿意嗎？」

「自然沒有什麽問題囉。」龐德說謊了。「因爲有我們宗譜紋章院當局在後面鼎力支持。」

這位伯爵的微笑暫時擴大了，「布酒爵士，那會使我非常滿意的，我就是布努維伯爵，在我的心靈，在我的血管裏，我都有伯爵的氣息。」他的聲音裏有了眞正的熱情。「不過，我決定的頭銜要獲得正式的承認。你留在這兒做我的客人，是最受歡迎的。我會經常隨着你意意思來幫助你的研究的。」

龐德客氣地說：「伯爵，好的。謝謝你，我立卽去開始工作。」他的聲音裏有點疲乏，聽從

的臉譜。

十二　步步為營

龐德由一個男子引導者，離開這幢建築。這個人穿着白上衣，一塊白紗布蒙着臉的下半部，純粹是一種實驗室工作者的打扮，現在，龐德是在堡壘內部，他必須繼續點起脚尖走路，仔細地把脚踩下去。

龐德回到房間裏，取出一張四方的紙，這張紙很大，他坐下來，把它放在桌上，在它最上部的中央，端正地寫着「圭勞姆。布努維，一二〇七至一二四三年。」現在，其後五百年間的布努維伯爵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要從書本和筆記上抄寫下來，這全都是沒有瑕疵的事實。

要抄不少的册頁，這種工作該分配在三天做完，其間點綴着一些更奸詐的工作——和布洛非去閒聊這個故事中布洛非這一端的情況。幸而，有些英國的布洛非族，他可以拿出來濫竽充數。還有些姓布努非和布倫非的，在這個方向他可以追趕不少的野兎啦！而在這些愚笨的活動之間，他將要偵察這個有新面目的布洛非——新的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所幹的勾當的秘密！

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他們已經檢查了他的行李，在他去和伯爵見面之前，龐德曾經走過浴室，避開天花板上那好像監視的眼睛般的東西，忍痛拔下了幾根頭髮，當他已經選好了他需要隨身携帶的書籍時，他把這些頭髮放在他的護照和其他文件裏。現在，這些頭髮全都不見了。已經

有人來檢查過他所有的書籍文件，他站起來，走到衣橱邊上去開抽屜，假裝找尋手帕，他仔細擺好的東西，現在全都弄亂了。他不動聲色地繼續去工作，謝天謝地！他此行是異常「清潔」的！不過，他的假面具必須好好地維持！他畢竟不高興想到由滑雪跑道溜走的單程旅行！

龐德抄到了一三五〇年。然後，外面走廊上傳來的嘈雜聲使他不能專心抄寫了。無論如何他已經做了不少的工作。這一張巨大的紙，他已經差不多寫到底部了，他要走出去非常謹愼的偵察一番。他需要去看看環境，這對於一個新來的人是非常合理的活動。他虛掩着門，走出去，到達接待室。那個穿着深紫色衣服的人，正在忙於登記上午來客的姓名。龐德的招呼獲得了禮貌地回答。在出口的左邊有雪屐室和工作場。龐德漫不經心地走進去。有個巴爾幹面貌的人坐在工作凳上，把一個新螺釘旋轉到一隻雪屐上去，他抬起頭來望了一下，隨卽繼續工作，龐德現出好奇的樣子，在這兒凝視着一排一排的雪屐。

在他到達之後，事情已經改變了。這些螺釘都是大小相同的，它們似乎是設計得要使脚跟平放在雪屐上，新的安全鈎。這些雪屐有很多是金屬製的，滑雪棒是纖維玻璃質的，龐德看來，在一次不正常的滑落事件中，它似乎是十分危險的。龐德走到工作凳旁邊，假裝對這個人做的工作感到興趣，事實上，他是在觀察一些使他非常興奮的東西——堆塑膠片，安在靴子上支撑螺釘的。

龐德傾身向着工作凳，把右手肘子放在上面，說這個人的工作非常準確，這個人呻吟着，更

一心一意地工作，避免進一步的談話，龐德的左手伸過去，抓着一塊塑膠片，塡到袖管裏，他作了一些更沒有意義的評論，這個人沒有回答，然後，他緩步走出來了。

（在雪屐工作場的這個人，聽見前門嘶的一聲關上了，然後，他走到這堆塑膠片邊上，仔細地把它們數了兩次，隨卽走到那個穿深紫色衣服的人面前，用德語對他說了幾句話，那個人點點頭，拿起電話，撥了一個「〇」這個人便走回到滑雪工具室去了。）

龐德沿着這條通向纜車站的道路前進。在途中，他把這塊塑膠片從袖口移到褲子口袋裏，心中頗爲高興。他至少找到了一項工具——傳統的小偷工具，可以用來打開耶魯彈簧鎖——這些房門上都裝了這種彈簧鎖。

遠離了俱樂部建築之後，龐德走到了許多登山遊玩的人群之中，人們紛紛地從纜車站走出來，有些滑雪的人在滑下這個臺地上一些尋常的斜坡，有些人在私人教師和山谷中來的嚮導引導之下行動。在公共食堂所在的那片平地上，已經群集着很多普通的人，他們沒有錢或者關係來參加俱樂部。他在它下面那條積雪被踩平了的道路上行走，站在那些位於歌樂滑雪跑道頂端的滑雪者裏面。

這兒有一塊巨大的告示牌，上面有G字和皇冠，用德文寫着：「歌樂跑道！」下面則宣佈「紅跑道和黃跑道是開放的，黑跑道是關閉的，因爲有雪崩的危險。」再下面是一幅油漆的金屬地圖，詳示着這三條跑道。

龐德把三條跑道仔細地看了一遍，心中想着：使用紅跑道可能是聰明的，因爲這條跑道大概是最容易的，最爲人所喜歡滑落的，在地圖上，有紅的、黃的和黑的記號旗。同時，龐德可以看見那些實地的旗幟，由山坡上一路飄揚下去，直到這些跑道向左邊消失到山腰下的纜車道下面爲止，紅跑道似乎繼續在纜車道下面彎曲着，位於一些高高的鐵塔之間，直到它會合了森林線爲止。然後，有一段短距離的森林跑道，穿過草坪，到達纜車的起站，在起站外面，就是鐵路線，然後，爲明堤西納——沙瑪町公路線。

龐德把這些情況努力記在心中。然後，他開始滑雪的動作，這兒的各種滑雪花色和龐德從前所看過的情況是差不多的。龐德少年時曾經在聖安敦的亨尼斯學校學習滑雪，成績很好。現在，金屬的雪屐似乎比舊式鋼邊的胡桃木做的這種東西滑得更快而更準確。同時，在姿勢方面，也稍微有所不同，他已經好久沒有滑雪了，動作生疏，手脚僵硬，他必須繼續做運動，以備必要時應用！

龐德與奮地離開了這兒。隨着箭頭的指走向「歌樂快速連撬跑道」，它在快車站的另外一邊，有一間小木屋，那兒有電話線和纜車站相連，在纜車站下面有一個小「庫房」，推積着連撬和一人雪撬，一條鍊子伸張着橫過藍冰谷口，鍊子上有一塊牌子，用德文寫着「日常開放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一時」，這兒也有一張金屬板地圖，顯示着這條滑雪跑道彎彎曲曲地下降，進入山谷。

這時，龐德在這兒摹想着早晨有人慘叫的情形，好像再度聽到了那種驚心動魄的叫喊，是的

，那種死亡，自然有舊時布洛菲的特性。

「布洒爵士！布洒爵士！」

這種呼喚聲打斷了他的思想，他回頭一看，只見班愛瑪小姐兩手叉着腰，站在到俱樂部的路上。

「午餐時間！午餐！」

「來了！」龐德答應着，隨即步上斜坡，向她走過去，他注意到：甚至在這一百碼之內，他的呼吸是急促的，他的四肢是沉重的。這種討厭的高度！他必須好好鍛鍊！

他走到她身邊了，她現出不高興的樣子。他向她表示抱歉，說沒有注意時間，她沒有做聲。她那黃色的眼睛，以非常厭惡的樣子端詳了他一會，然後，回轉身來，在前面帶路，向俱樂部走出去。

龐德回顧着這天上午的情形。他做了些什麼事？犯了什麼錯誤？啊？有了，剛纔的事。最好找個藉口，彌補一下。當他們走進門，進入接待室時，龐德不經意地說：「啊，班小姐，順便告訴你：我剛纔到滑雪室去了。」

她停住了一下，龐德注意到：那個接待員把頭降低了一點，去處理他的旅客登記簿。

「有什麼事嗎？」

龐德把那塊塑膠片由口袋裏掏出來。「我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東西，」他假裝着一個天眞的微笑。「我眞笨，竟忘記了帶一枝尺來，工作凳上面有這些東西。於是，我借了一枝。我希望這沒

有什麼問題，當然，在我離去時，我會留下來的。你知道，爲了這些「家譜」——龐德在空中劃了一些向下的直綫——「必係用直綫把世系連起來。希望你不會介意。」

他微笑着，「下次看見你，我會告訴你的。」

班愛瑪假意地說：「沒有關係。下一次，你如果需要什麼東西，你或者會按鈴的，是不是？伯爵希望你獲得每一種便利。現在」——她做了一下手勢——「你先到臺地上去，會有人把你引導到我們的餐桌上的。我馬上就來。」龐德穿過了飯店的門。室內有幾張桌子，已經由一些已經晒够了太陽的人坐着了。他橫過房間從那已經打開的法國式落地窗口出去。那個名叫非茲的人顯然是這兒的堂倌領班，他穿過桌子，向他迎過來。他的眼睛也現出有敵意樣子，他把一張的菜單舉起。「請你跟我來。」

龐德跟着他走到一張靠着欄杆的桌子邊上。紅玉和紫蘿蘭已經坐在那兒。龐德現在已經洗刷了嫌疑，再度感到安慰而輕鬆了。眞的，他必須注意，當心！這一次，他已經找到了藉口，而且他仍舊握有這枝塑膠片！他顯現得够天眞、够愚笨呢？他坐下來，叫了一份雙料的伏特卡馬提酒，裏面加一片檸檬皮，然後，慢慢移動他的脚，靠在紅玉的脚上。

紅玉的脚並沒有縮開，她微笑着，紫蘿蘭微笑着，他們立即開始談話了。突然，這是個美好的日子。

班小姐出現了，坐在她的位子上。現在，她又現出愉快的樣子。「布廼爵士，聽說你要和我

們在這兒盤桓一星期，我眞是高興得很。你和伯爵見面，感到滿意嗎？」

「非常有趣。不幸，我們談話的時間太短，我們只討論到我這方面的問題，我很想問問他的研究工作。我希望他不會認爲我是非常唐突的。」

班愛瑪現出非常瞭解的樣子，「我相信他不會的。伯爵並不時常喜歡討論他的工作。你知道，在這種特殊的科學領域，有很多盜竊的事情。」她微笑着，「談到這一點，我很抱歉。當然，布迺爵士，這並不是指你而言，不過，有很多化學公司，會派人刺探沒有伯爵這麼小心的科學家的秘密的。所以，我們來到這高山上安身，我們完全是隱秘的，至甚山谷中的警察也和我們非常合作，使我們不受外來者的侵擾，他們欽佩伯爵所作的研究。」

「他是在過敏症方面作研究的嗎？」

「一點不錯。」那個堂倌領班現在站在她旁邊了，卡答一聲，他的兩隻脚靠攏來。菜單擺在各人面前。龐德的飲料來了，他喝了一大口，然後，點了歌樂鷄蛋和綠色拉，紅玉仍舊是子鷄，紫蘿蘭索取馬鈴薯，班愛瑪也沒有換口味。

「你們這些小姐，除了子鷄和馬鈴薯之外，就不吃別的東西了？這些東西是治療你們的過敏症的嗎？」

紅玉回答：「呃，可以這麼說，我有點喜歡……」

班愛瑪厲聲地揷嘴說：「紅玉。不要談論治療方面的事，你記得嗎？就是和布迺爵士這樣的

好朋友也不要談。」他把手擧起來，對他四周那許多桌子揮動了一下。「布迺爵士，這是一群極其有趣的人，你沒有感覺到嗎？那兒和一些靑年人在一起的是你們的馬波羅公爵，附近的是衞尼部長和斯泰德女士，她不是很漂亮嗎？她們都是美妙的滑雪者。在那張大桌子上的長髮美人是電影明星烏蘇娜•安廸斯。她的臉色晒得多好看！旁邊是喬治•基巴爵士，他總是有美麗的女伴在一起的。」她微笑着，「呃，我們只需要阿加汗，或者你們的根德公爵，很多國家的人都會到這兒來的。在第一個季節，這不是動人的事嗎？」

龐德說：「是的。」這時，午餐來了。龐德點的鷄蛋，非常可口。他對班愛瑪稱讚這兒的烹調技術。

「謝謝你。」班愛瑪說，「我們的廚房裏有三個經驗豐富的法國廚子，男子在烹調方面是在行的，對不對？」

這時，龐德覺得有個男子走近了他們這張桌子，他站在龐德身邊。他的樣子好像軍人，年紀和龐德差不多，臉上現出困惑的樣子，他微微地向小姐們鞠躬，然後對龐德說：「請恕冒昧。不過，我剛纔在旅客登記簿上看見了你的名字。你是都拉利•布迺，對不對？」

龐德的心沉下去了。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的，他曾經有所準備，可是這個時刻太糟！有這些女人瞧着，聽着！

龐德說：「是的，不錯。」他的聲音是熱情的。

「郗拉利‧布洒爵士？」他那愉快的面容顯得更困惑了。

龐德站起來，背向着桌子和班愛瑪。「一點不錯，」他把手帕取出來，蒙着鼻子打噴嚏，以遮掩其次一個問題，那個問題可能是致命的。

「戰時在洛瓦軍團嗎？」

「嘤，」龐德說，他現出煩惱的樣子，降低了聲音說：「你想到了和我共祖父的堂兄。他在半年前死了，我繼承了他的頭銜。」

「啊！老天爺！」這個人不再困惑了，代替的是憂戚，「聽到這個消息很傷心。我戰時的好朋友！泰晤士報沒有刋登他逝世的消息，他患了什麽病？」

他覺得他身上在流汗，「從山上掉下來，跌死了。」

「可憐，可憐！可是他經常在爬山的。」他把手伸出來。「抱歉，打擾了你，在這裏碰到，眞是幸運，再見。」他離開了，龐德看見他走到一群英國男女坐的那張桌上去了。

龐德坐下來，拿起杯子把飲料喝乾了。再繼續吃飯。這三個女人都望着他，他覺得臉上流汗，他取出手帕，把它揩掉。「啊，坐在太陽底下熱起來了！剛纔這個人是和我共祖父的堂兄的朋友，我堂兄的名字和我相同，他早就死了。」他現出憂戚的樣子。「這個人是亞丹人，我不認識。儀表長得倒還不俗。」龐德鄭重的向着全桌的人望了一遍，「班小姐，和他在一起的那些人，有沒有你認識的？」

班愛瑪並沒有向那邊張望，隨即說：「不認識，我不認識到這兒來的任何人。」她仍舊現出疑惑的樣子。「不過，這是一種有趣的巧合。你和你堂兄非常相像嗎？」她說完後，眼睛望着他，等待回答。

「啊，十分相像。」龐態說，他的聲音是非常熱切的，「簡直一模一樣，時常會有人把我們誤認的。」他對着那幾個英國人望望。謝天謝地，他們正在收拾東西，動身離去。就他們的衣著來看，他們並不是十分富有的，可能住在朋堤西納，或者聖摩利玆。他們是英國一種標準的滑雪小團體，都只在鄰近的大跑道內逐一滑行的。在咖啡來臨時，龐態重溫了中斷的談話，他和紅玉愉快地閒聊着，紅玉的脚再度緊緊地抵住他的脚，她敍述着上午學滑雪的情形。

龐德決定：班愛瑪不可能把他和那個英國人的對話完全聽清楚的。因爲附近那許多飯桌上都在嗡嗡地交談，不過，這是一個危險關頭。這天的第二次！在敵人的防線之內，得小心地點起脚尖來走路呀！並不怎麽順利！的確並不怎麽順利！

十三　紅玉公主

沙布‧巴斯克先生：

我平安抵達了——你瞧，乘直昇飛機來的——這是個美麗的地方，名叫歌樂山，海拔一萬英尺，屬於恩加汀地區。我在這兒非常舒適，因爲伯爵的公館有十幾個工作人員，他們分屬於幾個

國籍，都是很能幹的。他還有幾個極其有效率的女秘書，她是班愛瑪小姐。她告訴我：她生長在德國巴伐利亞，爲慕尼赫人。

今天上午，我見了伯爵，這是一次最有益的訪問。結果，他希望我在這兒居住一星期，以完成他祖先世系的初稿。我非常希望你能够留我這麽久的時間，我曾經提醒伯爵，在大英國協那些新興國家方面，我們有很多工作需做。伯爵自己雖然很忙，在過敏症及其原因方面要從事似乎爲公衆謀幸福的研究工作（他這兒有十個英國女郎作爲他的病人）他仍舊同意每天和我見面，希望我們在一起可能接連一個缺口，就是：把在布努維伯爵家族從法國遷移出來，和他們後來由奧格斯堡搬往吉尼亞改姓爲布洛非之間這一個不連貫的時期，前後銜接起來。我已經向他建議：我和他立刻一同到奧格斯堡去走一遭，以達成你和我所討論過的目的，而結束這項工作，不過，他沒有把他的決定告訴我。

請你告訴家堂嫂吉妮．布迺：她可能會接到先堂兄的一個朋友寫去的信，那個人顯然然曾經在洛瓦軍團和先堂兄共過事，昨天午餐時，他走到我身邊，竟把我誤認爲先堂兄都拉利！眞是太巧了！

工作的條件是很好的，我們這兒有充分的私生活，不會受到滑雪者那個瘋狂世房的影響。而那十個女郎，在晚上十點鐘以後，則都被限制在她們的房間裏，以免她們到處亂走和聊天，她們雖然來自英國，但似乎散居本土各地，至於到底是那些地方，則都沒有透露！

現在，我們談到到最有興趣之點了，這位伯爵的耳朶上並沒有耳珠！這豈不是好消息！他也有一種最高貴的外表，頭髮是銀白的，臉上掛着微笑，他那纖瘦的身材也顯示了高尙的家世，不幸，由於目力很差和高山上的陽光極强，他戴了深綠色的隱形眼鏡。他的鷹鈎鼻被一個畸形的鼻孔損壞了，我認爲一種面部的整型手術，可以輕易地把這個鼻孔改正的。他說着純粹的英語，聲音裏有愉快的調子。我相信我們會相處得很好的。

現在，言歸正傳，如果你去和哥薩曆書館的老人們去聯絡一下，看看他們是否能够幫助我們補充宗譜行間的空隙，那將是最有裨益的了，他們可能會找到一些痕迹的。如果有任何有幫助的資料，請即打電報來，由於耳珠方面有了新的證據，我非常相信這種關連是存在的。

我要向你報告的現在都寫出來了。

此祝　公綏

都拉利．布迺敬上

再者：請你告訴家慈，否則，我在這冰天雪地裏，她會擔心我的安全的！不過，我們這兒今天早晨發生了一次令人極不愉快的意外。伯爵的工作人員之一—似乎是南斯拉夫人—滑落在雪橇跑道上，一直沉到底下去了！眞可怕，明天，他顯然要安葬於朋提西納，你認爲我們應該送一個花圈嗎！

布迺又及

龐德把這封信看了好幾遍。是的，這將使負責「可樂納」行動的同事們够咀嚼的了，尤其是這項暗示：他們應該到朋提西納的戶籍主任那裏去查死亡者的姓名，龐德相信：這封信在付郵以前，必定會被蒸汽蒸開並拍攝照片的這掩飾了一些布迺方面的混淆。當然，他們也可能把這封信

毀滅，爲了避免這種情形，關於哥薩曆書舘這一點，將是有決定作用的，這種宗譜知識的來源，以前並沒有提及過，這眞正會引起布洛非的興趣的。

龐德按了叫人鈴，把這封信交去付郵，再開始一項工作。他走到浴室裏，把那片塑膠放在口袋裏，用剪刀剪下一片。它大約兩吋寬，再分爲兩片，足以供他和——他所希望會策應他的——紅玉使用。然後，使用他拇指第一個關節作爲大略的指南，把留下的十八吋塑膠刻爲一枝十八吋長的呎，以圓他所扯那個關於劃線尺的謊。接着，他回到書桌邊，繼續抄寫布努維伯爵其後一百年間的世系。

光線逐漸地暗了，大概到五點鐘，已經暗得不能再寫字了。龐德站起來，伸伸懶腰，準備到門口去開電燈，在他關窗戶以前，他對窗外作了最後的一瞥，外面的走廊上已經沒有一個人，靠椅上的泡沫乳膠坐墊，已經收進去了，在纜車站的那個方向，仍舊傳來機器的嗒嗒聲——這是白天喧嘩聲的一部份，昨天，大約在五點鐘，纜車線路就已經關閉了，這必定最後一班對開的纜車上下的時間，此後，它們就要休息過夜了。龐德關好了雙層的窗戶，走到氣溫調節器邊上，把它降低到七十度。他剛伸手去按電燈開關時，房門上傳來了輕敲的聲音。

龐德低聲地說：「進來！」

門兒開了，迅速地關好，來的是紅玉，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對着浴室做手勢，龐德非常好奇地跟着她走進去，隨卽關了門，然後，他把電燈打開，她滿臉通紅，輕聲懇求地說：「布洒爵

士，請原諒，我想和你談幾句話。」

「紅玉，沒有關係。可是，爲什麼要到浴室來？」

「啊，你不知道嗎？不錯，我想你不會知道的，這是一項秘密，不過，當然，我可以告訴你，你不會傳揚出去的，是不是？」

「當然不會。」

「呃，所有的房間裏，都是有麥克風的。我不知道裝在什麼地方。不過，有時候，我們這些女孩子互相到彼此的房間裏去——你知道，只是去聊聊天——班小姐總是會知道的。我也認爲他們在房間裏裝了什麼電視。」她吃吃地笑着，「我們總是在浴室裏脫衣服的，這只是一種感覺，好像一個人隨時都是受到監視的，我想這是一些和治療有關的事情。」

「是的，我希望是這樣。」

「希洒爵士，我到這兒來的，是因爲今天早餐時你所說的話，我感到非常興奮，你說班小姐可能是位女公爵，我的意思是眞正有這種可能的嗎？」

「啊，當然是眞的囉。」龐德愉快地說。

「我不能告訴你我姓什麼，感到非常失望，你看，你看」——她非常興奮，眼睛睜得很大——「我姓溫莎！」

龐德說：「哎呀，眞是有趣極了！」

「我知道你會這樣說的。你看，大家總是談到我的家庭，說我們和王室是遠親！」

「這一點，我非常瞭解。」龐德的聲音是深思的，有判斷力的，「在這方面，我高興能夠做一些工作，令尊和令堂叫什麼名字？我首先必須知道。」

「家嚴叫喬治・亞爾培，家慈叫瑪莉・包慈，難道這就表示了什麼意義嗎？」

「呃，當然。亞爾培是富有意義的。」龐德胡扯着。「你看，這和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有關係，他是亞爾培。」

「哎呀！」紅玉的手指連忙去遮掩她的嘴吧。

「不過，當然，這還需要一番查證的工作，你是從英國那兒來的？生長在什麼地方？」

「蘭卡郡・摩康比灣，那兒出產蝦子。不過，鷄也很多。」

「啊，所以你那麼喜歡吃鷄了。」

「呃，不是的。」她似乎被這句話弄得驚奇起來了。問題就在這兒，你看，我對於雞是過敏的，我簡直不能忍受這種東西——那些雞毛、雞食、氣味、啄掘，我都受不了，我討厭雞，甚至吃雞肉會使我發一種疹子，眞可怕，當然，我父母對我這種情形很傷腦筋，他們是雞農，大規模地養雞，希望我去幫助打掃雞舍的。

「然後，有一天，我在「雞農雜誌」上看到了一則廣告，上面說：有誰對雞患過敏症的話，可以到瑞士一個研究所去做研究工作，實行治療，一星期的費用爲英幣十鎊」。

「我知道，」龐德鼓勵她繼續說下去。

「於是，我去信申請，在倫敦繳了費，我遇見了班小姐，她測驗了我一次，說我正是這個研究所所需的人，大約在兩個月以前，我來到這兒，還不壞。他們非常嚴格，不過，伯爵已經治癒了我的過敏症，我現在非常喜歡雞了，」這時，她突然現出極其高興的樣子，「我覺得雞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奇異的鳥類。」

「呃，那是一種悅目的東西。」龐德神秘地說，「現在，關於你的姓名，我會立即去查考的，可是，我們怎樣進行談話，你們似乎是組織化了的。我怎樣和你見面呢？唯一的所在是我的房間或者你的房間。」

「你是指晚上嗎？」她現出非常驚愕、興奮、嬌羞的樣子。藍色大眼睛睜得更大了。

「是的，這是惟一的方法。」龐德大膽地向她走近一步，吻着她的櫻唇。他不雅觀摟抱着她，「你知道我認爲你是十分迷人的。」

「啊，布洒爵士！」

不過，她並沒有退却。她只是像一個大洋娃娃般地站在那兒，默從着，估計着，希望是一個公主。「可是，你怎麼能够離開這兒呢？他們是非常嚴格的。一個衛士時常在走廊上走來走去，當然」——她現出估計的神色——眞的。我的房間是三號就在你隔壁，我們有辦法走出來就好了。」

龐德從口袋裏掏出一片一吋寬的塑膠給她看，「憑我的直覺，我知道你就住在我附近，我在車隊裏學到了一些雕蟲小技。你把這種東西滑進鎖前的門縫裏，推一下門，它滑掉門閂，你就可以出去了。現在，你拿着這一片，我自己已經有了。希望你把它藏起來，不要告訴任何人。

「啊，你眞有辦法！當然，我會答應的。不過，在敝姓溫莎方面，你認爲有任何希望嗎？」這時，她把雙手抱着他——這個巫醫——的脖子，她那藍色的大眼睛含情脈脈地凝視着他。

「你自然無須依賴宗譜的，」龐德堅決地說，企圖挽回一點自尊。「但是，我仍舊會立即到書本中去尋查的。馬上就要去喝飲料了，我們那時就會見面。」他又給她一個長吻，她熱情地應答着。「現在，寶貝，」他把右手從她背上落下去，放在臀部，鼓勵地，催促地拍了一下。「我們必須使你離開這兒。」他的房間裏是黑暗的，他們像是兩個捉迷藏的兒童，在門口傾聽着，這幢建築裏沒有一點聲音，他慢慢地把門弄開，他又對她輕拍了一下。她隨即出去了。

龐德停了一會兒。然後，他把電燈打開。走到桌子邊上，去翻閱「英國百家姓字典」。溫莎，溫莎，溫莎。啊，在這兒！找到了！當他低下頭看這字體很小的書本時，一種重要的反映，像一顆流星一樣地出現，燒灼着這個間諜的心靈。對了。好色和性的本身是一種主要的冒險，貪財也是這樣。不過，在身份和地位方面如何？

六點鐘了。龐德頭痛得很。因爲他看這些字體很小的參考書已經過了幾小時，而在這種高度氧氣又比較缺乏，他需要喝點飲料。於是，他迅速地作了一次淋浴，打扮了一下，按鈴叫「看門

人」，走到酒吧裏去。

這時，酒吧裏只有幾個女郎，紫羅蘭獨自坐在酒吧上，龐德走到她身邊坐下。她似乎很喜歡看見他，她在喝臺克利酒，龐德替她叫了一種別的，他自己則點了雙料威士忌。他拿起酒杯，滿滿地喝了一口，「我需要喝這種刺激的酒！我已經像客隸一樣的工作了一整天，你們都滑雪作樂！

「我够受的了！」她憤怒的言詞裏有點愛爾蘭的口音，「上午兩堂課，非常厭煩，今天下午，大部份時間，我必須趕功課，我已經落在後面了。」

「那一種功課？」

「啊，農藝方面的。」她那黑色的眼睛仔細地瞧着他。「你知道，我們有規定不能談及我們的治療的。」

「那麼，我們來談些別的，你是那裏人？」龐德愉快地說。

「愛爾蘭．南部．山隆附近。」

龐德對她瞥視了一下。「那兒是出產馬鈴薯的地方。」

「是的，一點也不錯。我本來痛恨馬鈴薯的，吃的是馬鈴薯，談的也是馬鈴薯。可是，現在我渴望回去，你說奇怪不奇怪？」

「你府上將會感到非常高興的。」

「你可以這麼說！還有我的男朋友！他是從事馬鈴薯批發工作的。我曾說我不會和任何處理這種討厭的，骯髒的，難看的東西的人結婚。現在，他將要感到震驚了……」

「怎麼會有這種效果？」

「我所學的都是和如何改良馬鈴薯品種有關的。最新的科的方法和化學品等等。」她把手舉起來蒙着她的嘴巴，迅速地對房間環視了一下，望望酒保。看看是不是有什麼人聽到這種無意而作的談話？她現出一個女主人般的微笑。「布酒爵士，現在，請你告訴我你在做什麼？」

「呃，只是爲伯爵做一些家世方面的工作，像我在午餐時所談到的一樣，恐怕你會認爲是非常枯燥的事。」

「啊，不，你對班小姐講的話，我很感興趣，你看」——她降低聲音，對着他舉起的杯子說——我姓歐尼，愛爾蘭的國王是本家，你認爲……」她已經看見了一些背後的東西，她繼續若無其事地表示：「我的肩膀不能充分地轉過去。在我那麼做的時候，我就失去平衡了。」

「在滑雪方面，我是一竅不通的。」龐德高聲地說。

班愛瑪在酒吧中的鏡子裏出現了，「啊，布酒爵士」，她審視着他的面容，「你已經晒黑了一點，對不對？來！我們到那兒去坐。我看見紅玉一個人獨自坐在那兒。」

她們跟在後面，在這些女郎之間進行着這種犯規的暗流，龐德心中頗爲高興。他必須仔細地運用這種情況，這雖然對他有利，但是也不够使她們過於傾向「他這邊」。不過，如果這只是因

爲伯爵不希望他瞭解她們，那他必須把她們的姓名和地址探究出來。紅玉可以替他做這種工作的。龐德坐在她旁邊。他的手背偶然在她肩膀上碰了一下。

又叫了一些飲料，威士忌在開始減除龐德的緊張，他的頭痛，也由整個的頭部縮小到右太陽穴了。他愉快地說：「我們再來那同樣的遊戲嗎？」

大家表示贊成，杯子和紙巾都拿來了，參加的女郎更多了。龐德把香煙分遞給她們，這些女郎高興地抽着煙。當香煙在紙上燒的蜘蛛網變得更細時，甚至班愛瑪也似乎受到這些興奮的笑聲和尖叫的影響了，「當心！伊莉沙白！哎呀！現在，好了，你可以過關了！那個小角仍舊是安全的！」

在她後面的是龐德。現在，他坐下來，建議這些女郎應該自行做些遊戲。他轉身向着班愛瑪。「我想：如果我有時間，我乘纜車下去，到山谷中玩玩，可能是有趣的，今天上午我聽見那些滑雪的人說：聖摩利茲市就在山谷的那一邊，我從來沒有到那兒去過，我喜歡去看看。」

「哎呀，親愛的布酒爵士，這是違反這兒的規定的。這幢房子裏的賓客和工作人員都不能去乘纜車，只有遊人纔可以。我們只在這個小社會裏活動。這兒像是修道院，規則是很嚴格的，這樣比較好，是不是？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安靜地從事我們的研究了。」

「啊，我非常瞭解這一點的。」龐德現出友善的微笑。「眞的，我幾乎把我自己當作這兒的一個病人了。我可以例外一下嗎？」

「布洒爵士，我想這是一種誤解。你必定需要所有的時間來完成伯爵方面的事。不然」——這是一種命令——「十分抱歉，你的要求是絕對做不到的。」她瞥視了一下錶，拍拍手，然後呼喊着：「各位小妹妹，吃飯了，來吧！來吧！」。

這只是一種嘗試，看看否定的答案以什麼形式出現。不過，當龐德隨着她進入飯廳時，他抑制他的右脚對班愛瑪的臂部踢過去，是作了一番努力的。

十四　好景不常

這時是晚上十一點鐘，這個地方是和墳墓一樣安靜的，龐德為了顧慮天花板上的眼睛，便走到浴室去大便，然後，爬上床，把燈關掉，他在床上躺了十分鐘之後，再爬起來，穿上褲子和襯衫，他摸到門口，把那片塑膠的一端滑進門縫裏，找到了鎖，輕輕地按下去。塑膠的邊緣嵌到了鎖的彎曲處，鎖門滑回去了，現在，龐德只要輕輕地一推，門就打開了。他傾聽了一會，然後，小心地把頭探出去，空虛的走廊在對他打呵欠。

龐德溜出了門，小心地關上，靠着三號這邊走了幾步，輕輕地轉動把手，這個房間裏是黑暗的，不過，床上有蠕動的跡象，現在，要避免關門的卡答聲！龐德把那片塑膠取出來，靠在鎖門上，按住它，然後，他逐漸地把門關上了，同時，輕輕地把塑膠片收回來，鎖不聲不響地就了位。

床上傳來了一聲耳語：「是你嗎？」

「達令，是。」龐德脫光了衣服，照着他房間裏的方位，極其小心地走過去，摸到了床，在床沿上坐下來。

黑暗中伸出一隻手，摸着了他。「哇，你根紗不掛嘛！」龐德捉住了這隻手，沿着它伸下去，「你也是赤條條的呀！」他輕聲地說，「本來就應是這樣的。」

他非常謹慎地躺下去，把頭放在她的頭旁邊，他非常高興地注意到：她已經留了地位給他。他吻着她，最初，輕輕地，然後，猛烈起來了。她的身體蠕動着，她的嘴吧向他的嘴唇投降了，當他的左手開始探索時，她用雙手抱着他。「我要招涼了。」龐德隨着這個謊把在他下面的毯子拉開，然後，用它蓋着他們兩個人。她那溫暖、柔軟的嬌軀現在完全是屬於他的了。龐德靠着她躺着。他把他左手輕輕地由她平坦的腹部拖下去。那天鵝絨般的肌膚擺動着，她發出一聲低低的呻吟，把手伸下去捉住了他這隻手。「你眞正有點愛我嗎？」

這個可怕的問題！龐德輕聲地說：「我認為你是最可愛的、最美麗的女孩子。我希望我早該遇見你！」

這陳舊的、不眞實的話似乎就夠了，她移開了她那阻止的手。

她的頭髮有夏天新割的草的氣息，身體有嬰兒爽身粉的芬芳。外面吹起了一陣小小的晚風，繞着這幢房屋嗚嗚地響，對於這種純粹的肉體之愛，給予了一種格外的甜蜜，一種格外的溫馨，

甚至一種友誼。在他們相互的行動中，具有眞正的快樂。最後，在事情過去時，他們靜靜地互相躺在對方的懷抱裏，龐德知道，並且這個女郎也知道，他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情，並沒有做傷害對方的事情。

過了一會，龐德在她的頭髮邊耳語：「紅玉」。

「唔……唔。」

「關於妳的姓，關於溫莎，恐怕沒有多大希望。」

「啊，我纔不相信呢，你知道那些老家族的故事。」

「無論如何，我手邊沒有足够的參考書，在我回去之後，我會作適當的研究的，不但在書本中尋求，而且要到地方上去查證。完成之後，我就會把非常鄭重的證明文件寄遞給你的，它雖然不能使你升官發財，但有這種東西總是好的。」

「你的意思是說：這種證件像是博物院的老式公文嗎？」

「不錯，和那差不多。」

「那眞是好極了！」

這個小房間裏靜寂了，她的呼吸正常了，龐德心中思索着這種特殊的遭遇，他想了一會，快要睡着了，便從柔軟的斜坡上溜下來，輕輕地把右手從紅玉下面移出去，然後，懶洋洋地瞥視了一下戴在左手上的錶，十二點了。

龐德把身體的右側轉上來，靠着這個正在入夢的女郎柔軟的身體。這時，從枕頭下面——地板下面——建築的內部，傳來了一種電鈴的聲音。這個女郎蠕動着，她睡得迷迷糊糊地說：「討厭！」

「這是什麼？」

「只不過是一種治療，我想：現在十二點了吧？」

「不錯。」

「不必介意，這是我的事，你睡吧。」

龐德在她的兩肩之間吻了一下，沒有作聲。

現在，那種鈴聲停止了。在那響鈴的地方，開始了一種呼呼聲，好像轉動得很快的電扇。在這種聲音後面，還有一種打節拍的聲音，的閣的閣地響。這兩種聲音聯合起來是非常令人安慰的，它促起注意，但是只是在知覺的邊緣。然後，一種聲音——伯爵的聲音，從遙遠的電線上傳來了，龐德猜想：這一切都來自一種機械的裝置，這種聲音低沉、愛撫而有權威的意味：

「你要睡着了，」停了一下。「你很疲倦，你的脚是沉重的。」又停了一下。「你的手是沉重的，你的呼吸是十分平和的，你的呼吸是和一個兒童一樣有規律的，你的眼睛閉起來了。你的眼皮是沉重的，你變得更疲倦了，你整個身體變得疲倦而沉重。你是溫暖而舒適的。你在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入睡。你的床舖是和鷄窩一樣柔軟而安穩的，一隻親愛的小鷄。」接着發出了

一隻母鷄咕咕和咯咯的叫聲，這種聲音是很甜蜜的，同時，還有翅膀輕輕撲動的、母親對小鷄的喃喃聲。這些聲音或者繼續了一分鐘之久。然後，說話的聲音又恢復了：

「這些可愛的小鷄都要睡着了，它們都像你一樣，舒舒服服地睡在它們的窩裏。你非常、非常、非常喜歡它們的，你喜歡一切的小鷄，你將會使它們全都成爲可愛的東西，你將會希望它們長大得美麗又强健。你將會希望它們無災無害的，你不久就要回到你那些親愛的小鷄那兒去了。你不久就可以再度照顧它們了，你不久就能够幫助英國一切的小鷄了。你將有能力改良全英國的鷄種了。這將會使你非常、非常快樂的，你將會把這件事做得很好，以致它使你非常、非常的快樂。

「不過，關於這件事，你要保持安靜，在你的方法方面，你不要吐露一個字。這些方法都將是你自己的祕密，你自己最高度的機密。人家將會設法發現你的祕密的，不過，你不要說什麼，因爲他們想偷走你的祕密。然後，你就不能使你親愛的小鷄愉快、健康和强壯了。無數的小鷄都由於你而更快樂。所以，你要保守祕密，不要說什麼。一點什麼也不要說。你要記住我說的話。你要記住我說的話。」然後，這種喃喃的聲音變得更遙遠了，甜蜜的咕咕聲和小鷄的嘰嘰聲，掩蓋了這種正在消失的說話聲，接着，這種聲音也靜寂了，這時，只剩了那種電力的呼呼聲和節拍器的的閣聲。

紅玉已經睡熟了。龐德摸摸她的脈搏，它的快慢是和那種的閣聲一致的，過了一會，這種呼

呼聲和的閣聲也消失了。室內是靜寂的。只有晚風在外面嗚嗚地響。

龐德深深地吁了一口氣，那麽，現在，他已經完全聽見了！他突然希望回到自己房間裏去思索。於是，悄悄地溜下床，摸到了衣服，穿起來。他毫無困難地弄開了鎖，走廊上沒有行動，沒有聲音，他回到了二號，輕輕地關上門，然後，他走進浴室，把門關起來，關了電燈，坐在馬桶上，雙手捧着頭。

深度的催眠！這是他剛纔聽見的。神祕的說客！當大腦在朦朧欲睡的邊緣，這種重複、單調的通報，灌輸到它表面去。現在，在紅玉的潛意識裏，整夜都會發生作用。這樣一日復一日，一周復一周，就會使她留有一種內在的機械作用，順從這種聲音，根深蒂固，好像是自然發生的了。

可是，這番言詞到底在攪什麽鬼？眞的，灌輸了一個頭腦簡單的鄉村女郎的這種通報，是最沒有害處的，甚至是値得讚美的。她的過敏症已經治好了，她行將回家，能够幫助家庭的家禽事業——並在這方面熱情、專心。難道狡詐的豹子已經改變了它的斑點？難道這個流氓已經變成了一個行善的人？龐德無法相信，關於這一切非常安全的安排如何？關於這多種國籍、肖似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的工作人員如何？關於連橇跑道的謀害事件如何？意外？在這個人企圖强姦莎娜之後就立即發生了？一種不可能的巧合！表面上，這是一種異常單純的醫療研究所在。在它背後，必定存在着極大的陰謀！可是，在那兒？他要怎樣去發現？

小時，方纔睡着。

上午九點鐘，他醒過來，把窗子推開。這時，天空異常的灰暗，表示要下雪了。那些雲雀和烏鴉，在屋子附近鼓翼的跳動——一種下大雪的警報。風變大了，在呼嘯地狂吹着，纜車道上機器的呼呼聲聽不見了。那鋁質的輕纜車經不起這種大風的打擊，在台地下面那暴露的四分之一英里地段，更是極其危險的所在。

龐德把窗子關上，按鈴叫早餐，在早餐來臨時，盤子裏有一張班小姐的便條：「伯爵樂意在上午十一時接見你。」

龐德吃完了早餐，開始去抄布努維伯爵世系的第三頁，他有很多工作要顯示，不過，這是容易的。順利地沿着布洛菲的途徑欺騙下去，前途並不是怎麼樂觀的，他要大膽地在吉尼亞這一端開始，回溯上去——使這個老流氓談到他的青年時代和他的父母。老流氓？呃，在「霹靂彈行動」之後，他已經變成了什麼？世上並沒有兩個恩師‧斯達洛‧布洛菲！

他們在伯爵的書房裏見面。「布廸爵士，早！我希望你睡得很好？我們這兒要下雪了。」伯爵對着窗子揮揮手，「這將是一個宜於工作的日子，沒有什麼分心的事。」

龐德現出了一種男子之間的微笑：「自然，我覺得這些女孩子是非常分心的。不過，最嫵媚的，順便問一聲：她們有什麼毛病？看樣子她們都是十分健康的。」

伯爵是沒有準備，隨口回答的，「布廸爵士，她們都患了過敏症。減低能力的過敏症，在農業方面的。她們都是鄉下人，她們減低了能力，影響她們就職的可能，我設計了一種治療這種疾病的方法。我可以高興地說：徵兆是吉利的，我們在一起有很大的進步。」

這時，伯爵身邊的電話響起來了。「請原諒，」他拿起聽筒，傾聽着，他用德語說了一句：「是，這種組合是你做的嗎？停住了。龐德禮貌地研究着他帶來的文件。然後是俄語：「西哲斯‧布努維……是………好的。」他把聽筒放回去了。

伯爵繼續說：「請原諒。這是我的一個研究人員打來的電話，他正在尋求一些實驗室需要的資料。纜車路關閉了。不過，他們特地爲他開了一次，勇敢的人，他可能會很不舒服的，可憐。」那綠色的隱形眼鏡遮掩了他可感覺到的任何同情。那種不變的微笑沒有顯示什麼。「呃，現在，親愛的布洒爵士，讓我們來開始我們的工作吧。」

龐德把他抄寫的那三大張世系表放在桌上，驕傲地用指頭沿着世系指下來。在伯爵的評論和問題之中，含有興奮和滿足的意味。「親愛的閣下，可是這是非凡的，眞正非凡的，你說在紋章方面提到過一枝折斷的矛或一柄損壞的劍？那麼，這種東西是什麼時候授與的？」

龐德滔滔不絕的談了很多關於諾曼人征服英國的故事，那柄損壞的劍可能是在打了某一仗之後授與的，要把它正確的時間說出來，必需在倫敦方面作更多的研究。

最後，龐德把這些表格捲起來，取出他的筆記本。「伯爵，現在，我們必須開始從另外一端

追溯上去。」龐德操着盤問而帶有權威性的腔調。「我們已經在吉尼亞查到了你的生日，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對不對？

「不錯。」

「令尊和令堂的名字？」

「恩斯・喬治・布洛非，和瑪莉・斯達洛・米契洛包洛斯。」

「也是在吉尼亞出生的嗎？」

「是的。」

「呃，令祖父母呢？」

「恩斯・斯丹・布洛非，和伊莉莎白・盧波墨沙雅。」

「唔，那麽，恩斯大概是府上的一個教名了？」

「似乎是這樣，我曾祖父也叫恩斯的。」

「這是最重要的了，伯爵，你看，在奥格斯海的那些布洛非族人中，只有兩個叫恩斯的！

伯爵的手放在桌面綠色的吸墨紙上，現出輕鬆的樣子。現在，他們都好像是興奮的，伸伸懶腰。

「這一點有重要性嗎？」伯爵詢問。

「很重要，教名在一個家庭累代相傳，我們把它當作最有意義的線索。現在，你可以再向上

回憶一點嗎？你的記憶很不錯，我們已經回溯了三代，加上稍後我要向你詢問的日期，我們已經回溯到一八五〇年左右了，只要再回溯五十年，我們就要到達奥格斯堡了。

「不行了。」這幾乎是一種痛苦的喊叫，「關於我高祖父的情形，我一點都不知道」。他的手由桌面上縮下去了。「或者，這是個金錢的問題，人家將會發現證物的。」他把手分開，伸出來，「親愛的布洒爵士，你和我都是世界上的人，我們互相瞭解。檔案庫，戶籍處，教會都有戶口資料——這些東西都是完全可靠的嗎？」

老狐狸，抓住你了！龐德故意說：「伯爵，你的話我不大懂」。

布洛非愉快地再度把手放到桌面上，「布洒爵士，你是努力工作的人，居住在遙遠的蘇格蘭，你過生活或者比較容易，或者你有物質享受——汽車、遊艇、年金，你只要提到這個字，說一個數目。」他望着龐德。「只要一點小小的合作，到波蘭與德國或法國等地去走一走。當然。你的用度是很大的。讓我們說一星期五百英鎊吧，專門資料，公文等等。這些我可以安排，只需要你所支持的證物，是嗎？在法國司法部方面，英國宗譜紋章院的話，對於他們就是上帝的話，可不是嗎？」

這的確是一點不錯！可是，怎樣胡扯呢？龐德冷淡地說：「伯爵，你所提的建議，不是沒——呃——有興趣的。當然」——龐德現出天眞的微笑——「如果文件是可够的，那我相信它，是順理成章的。」龐德現出一種諂媚的神色，要求獲得撫慰，希望聽到對方說每一件事情都沒有問

題，他是受到完全保護的，「你懂我這話的意思嗎？」

伯爵開始起勁而眞誠地說話了，「你絕對無須……」這時，走道上有一種嘈雜聲，越來越近，門突然打開了，一個人被推進了房間，倒在地下，扭動着。

兩個嚮導走來，立正站在他後面，他們首先望着伯爵，然後瞧瞧龐德。驚奇地看見他在這兒。

伯爵用德語厲聲地說：「怎麽一回事？」

龐德知道答案，他暫時死了。在地下的這個人，臉上雖然有血和雪，龐德仍舊看清楚了，他認識他。這金色的頭髮，在海軍裏拳擊打破了的鼻子，屬於英國情報局的一個同事。不錯，他是蘇黎世工作站的二號！

十五　風聲緊急

不錯，他是沙洪，甘普伯！老天爺，糟透了！龐德的使命，情報局並沒有告訴蘇黎世工作站，甘普伯必定是自己找到了線索跟來的，可能是跟蹤那個去買東西的俄國人，過分安全往往會產生這種尷尬的場面！

爲首的那個嚮導，以帶斯拉夫口音的蹩脚德語，急速地說話。「在纜車後面的雪屐室發現了他。他的身體凍僵了，不過，他仍舊作了堅强的抵抗，必須予以壓制。無疑地，他是在跟蹤波利

隊長。」這個人挺直了腰。「我的意思是指你那位山谷裏來的客人葛拉孚先生。他說他是蘇黎世來的一個英國旅客，他沒有錢住旅費，但是希望到這上面來。我們搜查他，結果發現他身上帶了五百瑞士法郎，沒有什麽身份證件。」這個人聳聳肩。「他說他名叫甘普伯。」

在提到他的名字時，在地上的這個人轉動着，他抬起頭來，向房子裏到處張望，他的頭部和臉上都被手槍或棍子打得很慘，他已經失去了自制力，當他的目光落在龐德熟悉的面孔上時，他現出驚奇的樣子，然後，好像救生圈抛到了他身邊一樣，他沙啞地說：「傑姆斯，謝天謝地，是我！告訴他們，我是宇宙出口公司的人！在蘇黎世。告訴他們，我是沒有問題的！」他的頭向地毯上。

伯爵的頭，慢慢地轉向龐德，他的目光和龐德的視線相遇了，他臉上現出可怕的樣子，「布洒爵士，你認識這個人？」

龐德傷心地搖搖頭。他知道他是在對甘普伯宣布死刑，「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可憐的人，他好像在跟我開玩笑，可能是腦震盪的緣故，爲什麽不把他送到下面山谷的一家醫院裏去呢？他似乎受了重傷。」

「宇宙出口公司？以前我似乎聽見過，」伯爵輕輕地說。

「呃，我沒有，我從沒有聽見過，」他冷淡地說，伸手到口袋裏去摸香烟，若無其事地點燃了一枝。

伯爵轉身向着那兩個嚮導，他用德語輕聲地說：「把他拖到詢問室去！」然後，點點頭，表示叫他們退出去，這兩個嚮導低下頭，扶持着他的腋下，把甘普伯拖起來。他那垂下的頭抬起來，對龐德作了最後的一瞥，他的目光是可怕的，懇求的，然後，這個人被拖出去了，門關上了。

拖到訊問室去！在近代的方法之下，那只是表示一件事：完全坦白！甘普伯能够忍受多久？龐德過多久必須離去？

「我已經叫他們把他送到病房裏，他將會受到良好的照顧的。」伯爵的目光由桌上的文件上移到龐德身上。「布洒爵士，恐怕這種不愉快的干擾已經妨礙了我們的思路，那麽，今天上午的事，或者你原諒我？」

「當然。當然。關於你的建議，就是我們在你的事情方面，應在一起更密切一點工作，伯爵，我可以向你保證：我發現這是最有趣的。」龐德同謀地微笑着，「我相信我們可以達成一些滿意的安排。」

「是嗎？那很好。」伯爵把兩手叉在腦後頭，對天花板凝視了一會兒，然後，轉向龐德，他不意地說：「布洒爵士，我想你和英國情報局沒有什麽瓜葛吧？」

龐德高聲大笑了。這種笑是輕鬆的，被緊所逼出來的。「老天爺，沒有！甚至不知道有一個情報局。那一類的事情不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同結束了嗎？」龐德吃吃地笑着，「那樣裝上假鬍子跑來跑去，簡直不能想像。這根本不適應我們鄉下的環境。也不能忍受鬍子。」

伯爵對龐德的話似乎不感興趣，他冷淡地說：「布洒爵士，那麽，請忘記我的問題，這個人這樣突然打攪，使我過分疑心了。布洒爵士，我重視我這個隱蔽的地方，祗有在一種寧靜的空氣中，纔能作科學的研究。」

「我有同感。」龐德感情洋溢地說，隨即站起來，收拾桌上的文件，「現在，我必須繼續我自己的研究工作，還只剛剛進入十四世紀。伯爵。我想：明天我將要拿些有趣的資料來給你看。」

伯爵客氣地站起來，龐德出了門，沿着走道走去。

龐德慢慢地走，以便傾聽任何可能的聲音，沒有。不過，在走廊的中途，有一扇門是虛掩的，裏面有紅色的燈光，他把門推開，將頭探進去，裏面是個長方形的實驗室，有一條長凳，橫在那些窗戶旁邊，窗戶都是關閉了的。深紅色燈光，從簷板的尼龍片上傳過來。長凳上很有多蒸餾器和試管，油白的架子上，有一行一行的試管和小玻璃瓶，裏面裝了陰暗的液體，三個人在全神貫注地工作，他們戴了白帽子和紗布口罩，穿了白衣服，好像外科醫生一樣。

龐德看了一下，縮回頭，繼續走完走廊，到達戶外，這時大雪紛飛，他把羊毛衣拉起來，套在頭上，冒着大風雪，回到溫暖的俱樂部裏，然後，他匆匆地走回房間，關上門，進入浴室，坐在那沉思的寶座上，忖度該怎麽辦。

他要救甘普伯嗎？他有極大的困難，啊，是的，我認識這個人，純粹是個正人君子，我們曾

經在倫敦的宇宙出口公司共過事的。他受傷很重嘛，怎麼一回事？」可是，他不能這麼做，宇宙出口公司這個假面具，已經使用得太久了，現在，全球所有的情報組織都已經知道了，柏洛菲顯然知道它有關情形的，任何去救甘普柏的努力，只是使龐德和他發生牽連，除了把他交給豺狼之外，無法可施。

如果甘普伯在他們對他下毒手以前，有機會恢復他的機智，他將會知道龐德在這兒是有目的的，龐德不承認認識他，對龐德是非常重要的。要過多久他纔有力量來掩護龐德，更正他對龐德的指認呢？大概幾小時，可是，倒底幾小時？還是重要的問題，雖然這是一種可能的情況，但甘普爾也可能堅持下去，那結果可能就是死亡。

龐德檢查着他的武器，他只有一雙手，兩隻脚，吉利牌刀片和一個勞力士牌手錶，這個手錶的錶帶是隻金屬手鐲。如果運用適當，這兩種東西可以變成最有效的指節防衛器。龐德站起來，把刀子取下，放到褲子口袋裏，他把刀背放在左手第一個指頭與第二個指頭之間，以便刀口平沿着他的指節。不錯，就是這種方式！

現在，他還有任何東西，任何證據，應該設法取得嗎？有的，他必須設法打聽這些女孩子的姓氏，越多越好，最好是全部，如有可能，她們的籍貫，由於某種原因，他知道她們的姓氏和籍貫，是非常重要的。爲了這件事，他必須運用紅玉。他的腦子裏充滿了從她那兒取得這種資料的計劃。然後，他走出浴室，坐在書桌上。開始抄寫第四張布努維家族的世系。爲了天花板上那隻

在監視他的眼睛，他至少要顯示他是在心甘情願的工作的。

大概在十二點半，龐德聽見他門上的把手在輕輕地轉動。紅玉溜了進來，她把指頭橫在唇嘴上，鑽到浴室裏去了。龐德小心地放下了筆，站起來，伸伸腰，再慢慢地走過來，跟着她走了進去。

紅玉的藍眼睛睜得大大的，現出驚惶的樣子，她急忙輕聲地說：「你有麻煩了，你做了什麼事？」

「沒有做什麼，」龐德若無其事地說，「什麼事？」

「我們獲得通知：除非有班小姐在場，我們不能和你談話，」她的指節舉起來磨牙齒，「你認爲他們知道我們的事嗎？」

「不可能的，」龐德非常自信地說，「我想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今天上午，伯爵告訴我：我這兒發生了一種混亂事情的影響，干擾了你們的治療，認爲我是「有分裂性的人」，叫我少和你們打交道。老實說，我知道就是爲了這件事。」（這個謊扯得多動聽呀！）「我覺得你們這些小姐們都是非常甜的，我希望我能幫你們每位的忙。」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幫我們的忙？」

「呃，這是指你們的姓氏，昨天晚上我曾和紫羅蘭交談，她似乎在這方面很感興趣。我想，把其他那些小姐的世系查出來，她們都會感興趣的。每一個人都喜歡知道他家是什麼地方來的。

這好像和看手相一樣。」龐德心想：宗譜紋章院和那多相像啊！他聳聳肩。「無論如何，我已經決定，要離開這兒。受到這樣的看守和命令，我不能忍受。他們倒底認爲我是誰？不過，我會告訴你我做什麽。你們這些小姐的姓氏，你知道多少，就告訴我多少。多多善益，她們每一個人祖先的世系，我都會去查出來，等你回到英國之後，我會分別由郵局寄去的，順便問一聲：你們還要停留多久？」

「正確的日子不知道。不過謠傳大概還有一星期，然後，大概另外又有一批女孩子要來。在我們在功課方面遲緩或者在閱讀方面落後之際。班小姐說她希望下一批女孩子將不會是如此魯鈍的，這隻老母狗！不過，布酒爵士」——她的藍色眼睛充滿了關切的樣子——「你打算怎樣離去呢？你知道我們實際上都是山嶺上的囚徒。」

龐德信口胡扯：「我會想辦法的。他們不能違反我的意志，把我留在這兒。不過，紅玉，關於那些姓氏如何？你不以爲這會給那些女孩子一種治療嗎？」

「啊，她們喜歡的。她們的姓氏，我當然全都知道我們已經發現了交換秘密的方式。不過，恐怕你不能完全記住的，你要拿些東西寫下來吧？」

龐德撕下了一些衛生紙，取出一枝鉛筆。「開始吧？」

她笑了，「呃，你已經知道我和紫蘿蘭的姓氏和籍貫了。那麽，現在告訴你：還有伊莉莎白，她姓馬金隆，亞伯町人。貝莉姓莫根，出生於赫利福郡的某個地方，珍珠姓談平。狄旺郡人—

—順便告訴你：這幾個人都是討厭各種牛的。可是，現在她們都非常喜歡吃牛排啦！你相信嗎？我可以說伯爵是個奇異的人。」

「是的，不錯。」

「然後，還有安妮，姓查德，堪得堡人；卡莉絲，姓文諾。國家養馬場人——說來奇怪，她在家時，一接近馬，全身就要發疹子的！而現在，她在夢想着小馬俱樂部，閱讀着關於馬的著作！還有丹妮。姓羅伯蓀……」

這樣繼續下去，直到龐德把這十個女郎全部的姓名籍貫寫下了爲止。他說：「關於波莉的情況如何？她就是你們會提及在十一月間已經離開的那個女子。」

「波莉姓達斯克，她是英國東部人，那一縣記不清楚，不過，我同國後可以找到她的地址。布酒爵士」——她把一隻手臂抱着他的脖子——「我會和他再見的是不是？」

龐德把她摟得緊緊的，吻着她，「紅玉，當然。在倫敦維多利亞女王街宗譜紋章院，你總是可以找到我的。等你回國後，你只要寫個明信片給我就行了，不過，千萬不再稱呼我爲爵士，只叫我的名字好了。你是我的女朋友，記得嗎？」

「啊，好的。我會照辦的——呃——郗拉利，」她熱情地說，「你會當心的，我的意思是指逃走。你確實認爲這不會有問題嗎？有什麽事情我可以幫忙的嗎？」

「達令，當然。」她對她的手錶望了一下。「啊呀！我必須飛出去了，離吃午飯的時間只有

十分鐘，現在，你可以做開門的把戲嗎？這兒不會有什麼人的，從十二點到一點，都是他們吃飯的時間。」

龐德在天花板上眼睛的視線以外，做了開門的把戲，她輕輕地說了一聲再見就離去了。

龐德輕輕地關上門，發出一聲安慰的嘆息。他走到窗子邊上，從積雪的窗框上外眺，外面的雪已經下得很厚了，當寒風吹襲着這幢建築時，走廊上的雪就被捲起來了，請老天爺在晚上不要再下了吧！現在，在裝備方面，他需要些什麼？擋風大眼鏡和手套。這兩樣東西，在吃過午飯之後，他就可能弄到手。龐德再度走進浴室，把肥皂擦到他眼睛裏，眞難受極了；不過，眼睛裏充血的樣子却達成了。龐德很滿意，按鈴叫「看門人」，走到飯店裏去。

當他走進轉門時，說話的聲音都停止了，大家的目光都謹愼地跟隨着他，對於他的招呼的回答是含糊的，龐德和往常一樣，在紅玉和小姐之間坐下來，對於他那冷漠的招呼，龐德特地撚響着指頭，把侍者叫過來，點了雙料伏特卡。然後轉身向着班小姐，對她那懷疑的黃眼睛微笑着說：「請你做件事好不好？」

「布酒爵士，好的，什麼事？」

龐德對他那仍舊充血的眼睛做了一個手勢。「我患了伯爵一樣的毛病，我想，大概是結膜炎。高山上的陽光很强。當然，今天好得多。不過，白雪也是反光的。另外，還有許多抄寫工作，請你替我找一副雪鏡好不好？我只需要借一兩天，到我的眼睛習慣了這兒的光線時就不用了，並

不會時常發這種毛病的。」

「好的。這件事可以辦到的。過一會兒我就叫人送到你房間裏去。」她把侍者領班叫來，用德語對他下命令，這個人以明顯的厭惡神色望望龐德，用德語回答：「仁慈的小姐，立即去辦。」然後把鞋跟敲響致敬。

「還有一件事情，」龐德客氣地說，「一小瓶杜松子酒。」他轉身向着班小姐，「我在這兒睡眠不大好。也許睡前喝酒是有幫助的。在家時，我總是喝一點的——通常是威士忌。不過，在這兒，我希望喝杜松子酒。在歌樂山，就和歌樂山的人做一樣的事。哈哈！」

班小姐木然地着他說：「招呼點菜。」這個人隨即又記下了龐德所點的菜，把鞋跟敲響着，然後走開。這個傢伙是不是在訊問室工作的人員之一？龐德悄悄地磨牙齒。老天爺，如果今天晚上他有機會湊任何一個嚮導，他要用他抓到的任何東西，狠狠地湊他一頓！他覺得班小姐詰問式的目光在望他，他放鬆了心情，開始愉快地談論這場大雪，它會繼續多久？氣壓計的情況如何？

紫羅蘭警戒地說：「嚮導們認爲下午就會放晴的，氣壓計在上升，她不安地望着班小姐，看看她對這個流氓談的話是不是太多了。然後，在未確定的情況下，繼續吃飯。

龐德的飲料來了，他兩口就把它喝掉，又叫了一份，然後，他挑戰似的對班小姐說：「今天早晨，那個由纜車上山的可憐人，情形如何？他的樣子看來非常可怕。我非常希望他已經好轉了。」

「他的情形有進步。」

「啊，他是什麽人？」紅玉熱切地問。

「他是個亂闖到這兒來的人。」班小姐現出極警覺的神氣。「這並不是一種談話的資料。」

「啊，可是，爲什麽不？」龐德裝傻了，「這兒畢竟沒有很多令人興奮的事，任何異常的東西都是一種安慰。

她沒有說什麽，龐德禮貌地聳了一下眉毛。然後，愉快地接受了這種冷淡的待遇。然後，他問有沒有報紙來，他們有沒有從外界獲得什麽消息。班小姐都回答沒有。

龐德不再問了，專心吃飯，紅玉的脚伸過來，靠着他的脚，以對那個可憐人表示同情。龐德輕輕地踢了一下，表示警覺，就把脚縮回來了。在其餘飯桌上的女郎都吃完了飯，開始離去。龐德故意慢慢地吃，班小姐也吃完了。站起來說：「各位小妹妹。走吧。」龐德欠欠身，隨即坐下。

現在，餐廳裏只剩下侍者和他了，這正是他所希望的事，他站起來，走出餐廳，外面的牆上，掛着這些女郎的外套和滑雪手套。走廊上是空的，龐德把其中一雙最大的手套取下來。藏在他的羊毛衣裏。然後，他慢慢地走到接待室，這兒是空的，滑雪屐室的門是開的，那個陰險的人在工作凳上。龐德走進去和他談談氣候，然後，又談到金屬滑雪屐是不是比舊的木質滑雪屐危險，龐德一面這樣瞎扯，一面估量着那些放在牆邊架子上的滑雪屐，都是女用的，不行。不過，在門口，排列着嚮導們的滑雪屐，龐德把眼睛瞇起來，估量着，不錯，那雙黑尖端上有紅V字的最好

，這是賽跑用的。

龐德略微估量了一下那些用來綁他的靴子的帶子需要多少，就離開這兒，沿着走廊，回到他房間裏去了。

十六　滑下山岡

現在的問題，只是坐着等待時間過去了。他們會在什麽時候解決甘普伯呢？對於一個專職的情報人員，除了他急遽喪失知覺，變得神智不清，以致說話不連貫之外，急速、粗暴的烤問，是很少生效的，如果這個情報員在精神上是個堅强的人，那他可以由細微的招認，由講冗長、散漫的故事並堅持這些故事，而使這個「遊戲」延續若干時間。這些故事需要查證，無疑的，布洛菲有部下駐在蘇黎世，他可以打無綫電話給那個人，叫他去查對日期或地址，可是，那也需要時間的。然後，如果查對的結果證明甘普伯所說的是謊話，他們必定會再度開始。

至於和龐德有關的部份，那一切都倚賴着甘普伯對於龐德何以會在歌樂山俱樂部出現的理解。由於龐德表示根本不認識他，他必定會猜測：這是某件秘密的事情，是某件重要的事情。他有這種機智、膽識來掩飾龐德，以對抗他們將有在他身上使用的電氣和機械的裝置嗎？他可能會說：當他在半昏迷的狀態中進來看見龐德時，他以爲龐德是他的兄弟詹姆斯·甘普伯，或者某個像這樣的故事，如果他有機智的話！如果他有膽識的話！

甘普伯身上帶了自殺丸嗎？或者他那滑雪茄克或褲了上的鈕扣，有一顆就是這種丸藥？龐德突然拋却了這項思想，他已經頹於希望甘普伯帶了自殺丸的邊緣！

阨，他恐怕要假定：這只是時間問題，然後，他們將會來找他。不過，不到熄燈之後，他們將不會這樣做，否則，在這些女孩子方面，會引起太多的談話。不錯，他們會在黑夜裏把他捉起來，第二天說他已經乘第一班纜車到山谷中去了。同時，他將會被埋在深雪裏面，或者被丟到附近南加山冰河的隙縫裏，變成將來一個無名的僵屍！

是的，他必須在這方面有所計劃，這時，他已經把布努維家族的世系抄到十五世紀了，他站起來，離開桌子，去把窗子打開。雪已經停止了。一些蔚藍的天空，已經在雲堆裏出現了。在歌樂跑道上，這時完全都是新雪，大概有一呎深。現在，要把每一件東西準備好！

世上有無數秘密的墨水，但是只有一種是龐德合用的，這是最古老的一種——就是他的尿。他帶了一枝鋼筆，一個新的筆尖，和他的護照進入浴室，他坐下來，取出寫在衛生紙上的那十個女郎的姓名和籍貫，用他的尿當作墨水，逐一地抄寫在他一頁空白的護照上。這樣寫了之後，這頁護照上並看不出什麼痕迹。可是，如果放出水焰前面，這些寫過的地方，就會變成褐色的了，他把護照放進他褲子後面的口袋裏，然後，他從羊毛衣裏把手套取出來，試了一下，覺得還合適，祇是緊一點。他把抽水馬桶貯水箱的蓋子打開，將手套沿着頂上活栓放下去。

還有別的什麼？最初，必定非常寒冷。不過，他的身體不久就會浸在汗水裏。他必須利用他

所帶的的滑雪衣服，和這雙手套以及那副雪鏡（現在已經放在桌上）。還有，那一小扁瓶杜松子酒，這瓶酒他將放在褲子旁邊的口袋裏，而不放在褲子後面的口袋裏，以免失落。他臉部要用什麼額外的東西遮起來嗎？龐德想到了使用一件羊毛背心，在上面開兩個眼睛洞。不過，它可能會滑落，或者遮蔽他的視線的。不好，他有幾條深紅色絲質大手帕，可以拿一條緊緊地縛在雪鏡以下的臉部。如果它會妨礙呼吸，就把它丟掉。行！就是這樣！再沒有別的什麼他要做或者弄確實的了，其餘的完全委諸於天命。

龐德感到輕鬆了，走出浴室，回到書桌上，他坐下來，繼續他的抄寫工作，試圖不聽他手腕上那隻勞力士錶迅速的的答聲，試圖專心回憶歌樂跑道大略的地理位置，這是他在那金屬地圖看見過的，不過看得不够熟悉，現在再去看一看是太遲了，他必須維持現狀，繼續扮演沒有牙齒的老虎！

晚餐是和午飯一樣不愉快的，龐德專心地把充分的威士忌和食物塞到他肚子裏去，他作了一些文雅的談話，假裝他沒有注意這種冷淡的氣氛。然後，他在桌子下面把脚對紅玉的脚壓了一下，以爲去工作沒有陪她而抱歉，隨即堂皇地離開了。

他曾經換衣服去吃晚飯，現在，他欣慰地發現他的滑雪衣服整齊地擺在那裏，他如常地繼續他的工作——從書本裏取出削尖的鉛筆，低下頭。在紙上抄寫：「西蒙·布努維，一五一〇——一五七〇年。亞爾芬斯·布努維，一五四六——一五八〇年，一五七一年和瑪莉帝·戴斯柯結婚

，後嗣：吉恩，佛蘭珊．畢利。」謝天謝地！他馬上要從這一切胡說八道之中解放出來了！

九點十五分，九點半，十點！龐德覺得異常的興奮，他發現他的手是潮濕的。他在褲脚上把手指乾，站起來，伸伸懶腰，然後，走進浴室，發出適當的嘈雜聲，把手套取出來，放在浴室門口，然後，他赤條條地回到房間裏，上床睡覺，把燈關掉，他調勻着他的呼吸，在十分鐘之內，開始輕輕地打鼾睡。大概過了十分鐘，然後溜下床，把那套事先準備好的滑雪衣穿起來。他輕輕地把手套從浴室裏取出來；戴上雪鏡，不過，只放在前額上；將手帕蒙着鼻子，緊緊地縛起來；把杜松子酒和護照分別放在預定要放的口袋裏。最後，左手的手指夾着吉利刀片，右手則拿着勞力士錶——錶帶緊握在手掌上，環繞着指頭，使錶面橫在中間指節上。

龐德停下來，覆查着他的裝備。滑雪手套的帶子由羊毛衣中穿過袖管，懸在手腕上，在他沒有到戶外以前，這種東西將是不方便的，這是無法可思的事。其餘的都很好，他已經準備妥當了！他彎下腰去用塑膠片把門撥開，祈禱這時電眼已經關閉，不會看見開門時走廊上照進來的光，他開了門，傾聽一下，溜了出來。

和往常一樣，有燈光從接待室射出來，龐德爬過去，慢慢到達門口，不錯！有個嚮導在那兒，低下頭去看一種工作時間卡似的東西，他的後頸窩是顯露出來的。龐德把刀片放到口袋裏，將左手的手指伸直，使左手變成一個堅強的砍削器，他向前兩步，走進房間，用左手邊沿猛砍這個人的後頸窩，這個人的臉部撲通一聲碰在桌面上，彈起來，半轉身地向着龐德，龐德的右手飛快

地打出來，勞力士的錶面正確地打在這個人的顎骨上，這個人滑離了椅子，靜靜地躺在地毯上，他的脚亂伸着，好像睡着了，他的眼睛向前凝視，龐德走過去，低下頭去檢查，這個人已經沒有脈搏了。龐德挺直了腰，他發現，這個人就是第一天早他看見從雪橇跑道走過來的那個傢伙。那個名叫伯提的嚮導，大概就是他推下山谷去的，啊，報應不爽！

桌上的電話，像一隻在陷阱中的黃蜂，嗡嗡地響，龐德望了一下，把聽筒拿起來，讓口在手帕蒙閉之下說話，他用德語說：「喂？」

對方用德語表示：「全都正常嗎？」

「是的。」

「那麼，聽着！在十分鐘之內，我們去抓那個英國人，明白嗎？」

「知道了。」

「那麼，要注意呀！」

「悉聽吩咐！」

對方的電話掛起來了，汗滴到了龐德臉上，謝天謝地，他接了電話！那麼，在十分鐘之內，他們要來抓他了！桌上有一串鑰匙，龐德拿起來，奔向前面，在試了三柄錯誤的鑰匙之後，第四次是對的。他試試門，現在它只是被氣壓裝置維持着。龐德跑向滑雪屐室，沒有鎖上！他走進去，在接待室的燈光之下，他找到了他的滑雪屐，滑雪棒就在旁邊，他小心地把滑雪屐、棒取下來

，走到前面口，將門打開，他把滑雪屐，棒輕輕地放在雪地上，轉身關門，從外面將它鎖上，把那串鎖匙丟到老遠的雪地裏。

四分之三的房間燈燭輝煌。白雪反射着燈光，好像鑽石屑的地毯，現在，必須要花一點時間——來把滑雪屐穿好。他先把一隻滑雪屐穿到一隻靴子上調節的螺旋，縛好帶子，差不多花了一分鐘，手指開始凍僵了，然後再穿另外一隻，做同樣的工作。最後，龐德站起來，把手套戴上了他疼痛的手指，拾起那長矛似的滑雪棒，沿着嶺脊試一試，非常圓滿！他把雪鏡拉下來，遮着眼睛。現在，這大幅的雪景，在雪鏡中看來，是一片淡綠色，好像他在有陽光的水下面遊泳一樣。

這兒的坡度不大，龐德使用了一些增加滑行速度的動作，以便滑得更快一點，可是沒有奏效。靴子的後跟好像釘住在滑雪屐上，他使用滑雪棒，儘可能地使他的身體撐向前面，老天爺，這必定留下了很深的痕跡，好像電車路一樣。只要他們把前門打開，他們就立即會追趕他，除非他作一個良好的開門，他們之中最好的響導將會輕易地趕上他，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是要爭取的，有好處的。

他經過了纜車站與州上建築物之間黑色的輪廓。現在就是歌樂跑道的起點了。它旁邊的金屬告示上，已經有積雪了！龐德沒有停，他一逕滑下去，越過了邊緣。

第一個直立的滑落是令人高興透頂的，龐德彎下腰來作他那老式的亞爾堡蹲姿，他的兩手放在他的靴子前面，只是讓他的身體溜下去。他兩隻滑雪屐大約分離六吋，並不是什麼好看的姿勢

，現在沒有時間來講究這一套了。他只要能夠滑下去就行了。最要緊的，他上身必須保持挺直。

現在，龐德的速度是驚人的，不過，這種冷而輕的雪花所形成的深墊子，使他有自信來試一試平行的旋轉，在這種速度，需要極小限度的轉動——體重放在左邊的滑雪屐上——他這樣前進，這時，他滑雪屐的右邊邊沿微微靠着山坡，掀起了一陣白雪的結晶，在這種速度、技巧、和征服了雪的愉快之中，龐德暫時忘却了危險，他調整了一下身體，幾乎俯衝着進入第二個彎，這一次，彎向左邊，在他後面的處女嶺上，留下了一個明顯的之字形。

現在，他可以作直線高速度滑行，一直下降到左邊轉彎的地方，他使滑雪屐向下，當他急遽地衝下這個四十五度的斜坡時，像是一顆黑色的子彈向前發射，他感到異常的高興。

現在，要注意左邊角上了，這兒有黑、紅、黃三面旗子，在月光下，它們的顏色是混同的！他必須在這兒停一停，以看一看下一個彎，在離大彎不遠之處，有一個微微向上的斜坡。龐德迅速地滑向這兒，覺得他的滑雪屐離了地，用他左手的滑雪棒作爲一種額外槓桿，向白雪裏面刺進去，同時，把他的滑雪屐和他的右肩和臀部歪向左邊。在一陣噴雪之中，他着了地，靜靜地停下來，他眞是高興極了！這種克利斯狄納式的跳躍是一種美妙的，而又不容易的旋轉，他希望他的滑雪老師胡奇士在這兒看見了這個動作！

現在，他是在這座高山的肩部了，纜車道那銀白的巨纜，高懸在頭上方，向下一直伸往遠處黑色的樹林線，在那兒，月光照亮着一座網狀的鐵塔。龐德想起來了，現在他所滑落的途徑，大

致是在纜車道下面的這許多大彎小彎。由於這種情形，這條途徑將是容易的。

龐德把雪鏡向上一拉，看看他是不是可以望見一面旗子。是的，在下首左邊的遠處的一面，他將要走一些之字彎，滑下其次一個斜坡，奔向那面旗子。

當他拉下雪鏡，抓緊滑雪棒時，有兩件事情發生了。

第一、在這座山的高處，傳來一聲低沉的「蓬」，一團火焰跳躍着飛上了在他頭頂上的天空，在它的拋物線頂上，它停住了一下，然後傳來了尖銳的爆裂聲，一個耀目的照明彈，懸在降落傘上，開始晃動下降，掃除了孔穴中的黑影，把每一件東西都照着顯現出來了。接着還有幾個照明彈橫過天空，照亮了山脚下的每一個縫隙。

第二、同時，在龐德頭頂上方高處的巨纜，開始歌唱了！它們在把纜車從他背後送下來！

龐德整理了一下蒙在臉上的手帕，繼續前進，其次的事情將是一個人是追趕他——可能是一個帶了手槍的人。

他滑過第二個彎處，滑得比第一個更仔細，橫向第一面旗子，對着它轉身，回頭橫過一個向前猛衝的斜坡，那上面有一連串的之字路都在纜車道下面。

這些討厭的纜車，行駛得有多快？一小時十英里、十五英里、二十英里？這是最新型的纜車，可能是最快的。他不是曾經在那兒看見過說有一種可以行駛二十五英里的嗎？甚至當他滑進第一個之字彎的時候，他頭頂上方電纜歌唱的調子，就暫時改變了，然後恢復了平常的嗡嗡聲，那

是纜車在經過第一座鐵塔！

這時，龐德的膝蓋在開始發痛了，他把之字彎變窄，以便下降得更快一點，左邊過去有一面旗子嗎？現在照明彈下降得更低了，幾乎直接在他頭頂上，但這使他看清楚了，再滑兩個之字彎，他就可以奔向那裏！

有些東西掉在他右邊的雪地裏，發出巨大的爆裂聲。左邊又有一響！原來他們把手榴彈從纜車上丟下來，下一個會擊中嗎？他幾乎還沒有這樣想，他前頭就發出了巨大的爆裂聲。他匆匆地向前，這時，滑雪屐有點不靈活。

他小心地摸着脚，抓住雪，原來一根帶子鬆了，他顫抖的手指摸索着把它綁好。這時，又有爆炸了一下。不過離他有二十碼，他必定已經逃出纜車的火網！他心中想着左邊的旗子，決心橫滑過去。

十七　彈雪齊飛

這兒是危險、崎嶇的地方，照明彈已經下降得更低了，因而附近可以看見一片片醜陋的黑影，任何一片黑影，都可能是一個小峽谷。龐德必須把它們完全查對一下。他仔細前進，全都安全地通過，滑到了旗子邊上。

龐德喘着氣，回頭觀看，纜車已經停止前進。上山和底下的車站，是有電話聯絡的。可是，

它爲什麼停下來？好像在回答他這個問答一樣，纜車在纜上搖擺，不過，龐德沒有聽見子彈響，然後，在他後面的高高山上，從靠近第一個旗的某個地方，發出了更急速的火光，火光的來源有兩個，他附近的雪紛紛地彈起來了。那麼，至少有兩個嚮導在後面開槍追趕了！

他滑下來已經花費了一些時間，他領先多多？自然不會超過十分鐘，一顆子彈砰的一聲穿過他的一隻滑雪屐，呼嘯着下着去了，龐德作了最後一下休息的呼吸，再度開始前進，仍舊向左才離開纜車道，滑向下一面旗子，那面旗子出現在歌樂峯所投射陰影的邊緣。

看樣子，好像這條跑道要使他危險地接近這座山峯的邊界，他的腦子好像想到了一件事，什麼事？一件不愉快的事，是的老天爺，最後的旗子！它是黑的，那麼，他在黑跑道前進了，這條跑道是因爲有雪崩的危險而關閉了的！糟糕！他現在在這兒，沒有時間設法回到紅跑道上去，並且，紅跑道有一大段接近纜車，他不得不在這兒冒險。既來之，則安之！龐德縱起身來滑過這個沒有記號的大斜坡，開始奔赴下一面旗子，並且看見了再次的那面旗子，它遠在山下面，靠近樹林線，這兒太陡聳了，不能作垂直的滑行，他不得不在上面轉着之字彎。

然後，一陣五彩煙火射上空，在繁星之間爆開了，接着，那些雜種又發射三個照明彈。當然，好主意！山谷中的人必定會猜疑山上神秘的爆炸聲的。這就是答復，表示山上有盛會，在慶祝什麼事情，這些有錢的人多好玩！

這時，龐德想起來了，當然，這是聖誕夜呀！上帝保佑你們這些愉快的人，不要發生什麼不

幸，當龐德彎彎曲曲迅速地滑下這白雪掩蓋的美麗山坡時，他的滑雪屐嘶嘶地發出一種歡樂的調子，銀色聖誕！他要自得其樂！

不過，然後，他聽見他後面的高處，傳來了阿爾卑斯山裏最可怕的聲音，那種撕開、轟隆地爆裂聲！最後的一張王牌！雪崩！

龐德滑雪屐下的地面猛烈地震動着，那種增大的轟隆聲，好像一列特快車，怒吼着穿過隧道一樣，向着他響下來。能的上帝，現在，他眞正的麻煩來了！應變的規則是什麼？把滑雪屐筆直地指向山下！設法和它賽跑！龐德把他的滑雪屐朝着樹林線，向前疾進，他的滑雪屐尖叫着。

保持向前，兩手放在前面！他的速度的風，正在他的平衡。在後面，那種高山的怒吼聲，似乎加大了，山上另外還有較小的破裂聲，整個的山都在移動！如果這巨大的雪團滾向樹林線，那他在那兒會找到什麼慰藉？除了他深入樹林之外，是沒有保護的，靠邊緣上幾百碼的樅樹，碰到了雪崩，將會和火柴棒一樣的脆弱。龐德一面想，一面向左邊滑過去。黑跑道的出口，自然會在他所瞄準最後一面旗下的某個地方，如果不在那兒，那他就是一隻死鴨子了。

現在，這樣筆直滑行告一段落，樹林在衝向他了！在它們那兒的黑線之中有一個破隙嗎？有的！不過，在更左的地方。龐德降低了速度，改變方向，同時也注意着在他後面的雷霆之聲，那種聲音離他不遠了，面上也戰慄得更厲害了。有很多崩落的雪也在找這個洞穿入樹林，在後面追趕他！是的，那兒有旗子！正當龐德急忙地向左邊前進時，他聽見邊緣上的那些樹林折斷的聲音

「，好像在燃放鞭炮——慶祝聖誕的鞭炮！

龐德迅速地滑向樹林之間竟廣的白色空地。不過，他可以聽見他要失蹤了！樹木的折斷聲越來越近，那白色浪潮的第一陣泡沫，噴得離他的脚跟並沒有多遠！一個人在雪崩壓來之際，他該怎麽辦？只有一項法則，把你的手伸到靴子裏，緊緊地抓住脚踝。然後，如果你被雪活埋了。還有希望解脫你的滑雪屐，或者可以打洞到表面上來——如果你在墓穴中知道表面在那裏！如果你沒有像一個球一樣的滾下去，你將會靜止不動，滑雪棒和滑雪屐會埋纏在各種角度。

謝天謝地，出口就在這片樹林缺口的末端，終點前面那個和緩的斜坡已經顯現了！他後面的鞭炮聲變得更響了！這種雪堆會有多高？五十呎？一百呎？龐德到了缺口的末端，迅速地向右邊的樹林裏滑進去。這是他最後的希望，希望到達這片寬大的林帶的下面，雪崩不會把它壓垮，如果停在那怒吼的怪物前進的途中，那將是自殺！

他向右滑過去的目的達到了。可是，他右脚的滑雪屐碰到了一段樹根，他覺得他自己在飛起來。結果他撲通一聲掉下來，躺在雪地上喘息，大風在向他吹過來。現在，他要完蛋了！甚至沒有足够的力量把手伸到脚踝上去！一股大風吹襲着他，一小片雪瀑掩蓋着他，地面猛烈地震撼着，一種深沉轟擊的怒吼聲，充滿了他的耳鼓。然後，它從他身邊過去了，變成了一種緩慢、沉重的隆隆聲。

龐德由雪裏面探出眼睛，挺直了身體，站起來，兩隻滑雪屐都鬆了，他的雪鏡已經失去了，

這時，他可以看見一團約二十呎高的雪崩，從樹林中衝出去，滾向草原，比它更高、更響、更大的雪團，已經領先它一百呎，仍舊在向前衝。不過，在龐德站立的這個地方，現在是靜寂的，只聽見樹木的折斷聲像機關槍一樣的在響，這種聲音更近了，還有雪團滾過來。龐德沒有時間在這兒逗留！他脫下一隻手套，把這隻手伸到褲子口袋裏，將那瓶酒掏出來，如果他需要一點飲料，那就是在現在了！他把瓶口往口裏倒，一口氣喝掉了酒，丟掉了空瓶子。他自言自語說：聖誕節快樂！再低頭綁帶子。

他站起來，一瓶老酒下肚，身體比較暖和了。他開始筆直地向右邊滑過去，離開那仍舊有大雪崩奔的缺口。以走完這最後的一英里路，糟糕，草原的底部有一堵圍牆！他不得不採取那些跑道正常的出口，那個出口在纜車站旁邊，似乎沒有什麽問題，並沒有纜車的信號，不過，現在他可以聽見巨纜的聲音。難道那輛下山的纜車已經回了頭，認爲他已經被雪崩壓死了嗎？在纜車站的前面，有一輛大型的黑色驕車，車站裏有燈光，不過，並沒有生命的信號。

呃，這是他離開跑道，走上道路—那是他的目標—的唯一出路，他輕快地向前滑行，恢復了正常的呼吸。

大口徑手槍尖銳的卡嚓聲和子彈射在他旁邊雪地上的撲通聲，使他停下來，縮成一團了！他向旁邊閃避，迅速地抬頭向右邊望了一下，因爲槍聲是從那兒發出來的，一個穿了滑雪屐的人，正在他後面迅速地追過來。那是個響聲！當然，他必定是從紅跑道下來的。另外一個是由黑跑道

追龐德嗎？龐德希望是如此。他呼出一口怒氣，然後，用最快的速度前進，他的身體低蹲着，偶然閃避一下，以分散這個人的目標。那單一的射擊聲在繼續，無論誰最先到達跑道的末端，都將是他九死一生的事！

龐德研究着終點，那兒離他很近了。圍牆上有個大缺口，讓滑雪的人穿出去。纜車站前面有個寬大的停車場，然後是一道低低的堤防，它保護着一條由拉迪斯契班駛來朋堤西納，再通往柏尼納山道的幹線，在鐵道的另一邊，鐵路堤防延伸由朋堤西納至沙瑪町的公路。沙瑪町大概在山谷下面兩英里處，那兒可以轉車赴聖摩利茲市。

另外一顆子彈打起他前面的雪，這是那柄手槍發射的第六響，有幸的話，這柄手槍已經空了，不過，那也沒有多少幫助，龐德手上並沒有什麼東西留下來，以進行打鬥。

現在，鐵路上有强烈的電燈光出現了，在它被纜車站掩蔽以前，龐德看見了一列快車，並且聽見了它那柴油引擎的重繫聲，老天爺！大概正當他要橫過鐵路的時候，這列火車却要駛過纜車站了！他很想一下跑到低堤上，在火車來臨前橫過鐵路，他辦得到嗎？這是他唯一的希望。

龐德用滑雪棒揷進雪地裏，以增加他的速度，糟糕！一個人從那輛黑色轎車裏走下來，蹲伏着，向他瞄準，當火光從那個人的手上接連地出現時，龐德再始閃來避去。可是，現在，龐德已經在他頂上了，他用一根滑雪棒較尖的一端狠狠地刺下去，覺得它穿過了衣服，這個人尖叫一聲，倒下去了，那個嚮導在他後面，這時離他只有幾碼遠，在那兒高叫着，不知道他說些什麼。

那列火車黃色的大眼睛，照在鐵路上，龐德瞥見頭燈下有一座巨大的雪扇，正在把鐵路上的積雪向引擎的左右兩邊扇成兩隻白色的翅膀。

嗨！他飛快地掠過了停車場，筆直地奔向堤防，抵達堤防之後，馬上又用滑雪棒向地下一撐，縱起身來，向前跳過去。他看見了下面的鐵軌，聽到了一種巨大的碰撞聲和祇隔幾碼的火車汽笛尖叫聲。然後，他落在冰凍的公路上，打算停下來，沒有站穩，滑了一下，碰在那邊堅硬的雪墻上。

在他這樣撞跌之際，他後面傳來了一種可怕的尖叫聲，一種高大的木材破裂聲，和火車剎車的尖銳聲。

同時，雪扇上搧過來的雪，落在龐德身上，已經變成淡紅色了！

龐德把這種淡紅的雪，從臉上抹了一些下來，望了一下，他要反胃了。老天爺！那個努力跟隨他的人，跳過來得太遲，或者跳得不够遠，已經被雪扇的扇葉打着了！打成肉醬了！龐德堤防上抓起一把雪，在他臉上和頭上揩了一遍，然後又抓了更多的雪來擦他的羊毛衣。

這時，他突然感覺到，火車上的旅客已經放下了窗戶，在他上方的火車顯得非常明亮了。另外還有人從鐵路上跑過來。龐德鎭定心神，開始從黑暗的冰凍公路上滑過去，人們在他後面大叫——這是瑞士人憤怒的咆哮，龐德在公路的彎曲處把雪屐稍微調整一下，繼續前進。他知道，在前面黑暗的山谷，躺着那個小市鎮——沙瑪町。

龐德在這兩英里遠坡度不大的公路上，機械地向前滑行。有一次，一輛經過的汽車——它的雪鍊嘩啦地響——迫使他進入堤防上。他在那舒適柔軟的雪上過了一會兒，休息一下，然後，再度前進。他已經走了這麽遠，這麽平安！再走幾百碼就到了有燈光的人間小天堂了！

鄉村教堂的小鐘塔是異常明亮的，在一叢明亮房屋的左邊，有一個溫暖的光明大湖，一陣華爾玆的旋律，由這平靜冰凍的空氣裏轉過來了。溜冰場！一個聖誕夜溜冰舞會。那是他去的地方！人群！愉快！混亂！現在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的强盜和瑞士的警察都要來追趕他，他必須在某個地方消失。這種場合是最理想的。

龐德的滑雪屐碰到了一堆馬糞，因而他跌到雪墻上，他爬起來，喃喃地咒罵，來！快點！振作精神！現出文雅的樣子！呃，你毋須顯現得過於文雅的，這畢竟是聖誕夜，現在，走到了一些房屋附近。音樂從一幢建築裏傳出來，門上有一塊美觀的鐵招牌，現在，道路有一個彎，向上一點——赴聖摩利玆的公路。龐德慢慢地走上去，仔細地安放他的滑雪棒，他把一隻手去摸平他的頭髮，將汗溼的手帕拉到脖子上，把末端塞到襯衫領口裏。

輕快的音樂，從照在溜冰場上的大弧光那兒飄過來，龐德站得更挺直一點，有很多小汽車在往上駛，滑雪屐插在雪堆上。這兒有平底雪橇和彩紙，入口處有一幅巨大的告示，上面用德、意、法三種文字書寫：「聖誕夜跳舞大會！化裝！入場費兩法郎！把你的朋友都帶來！」

龐德把他的滑雪屐放下來，低下頭去解滑雪屐，一不小心，往旁邊倒了下去。他輕輕的呻吟

着，努力爬起來，蹲着，帶子結了冰，解不開，他用滑雪棒輕輕地敲，把滑雪屐上的冰敲掉了，再度解帶子，方纔把滑雪屐脫下來。可是，這種有紅色記號的東西，把它藏到那裏去？他把它們拖到入口附近，放在一輛大轎車底下，搖擺地走向入口。

在入口售票檯上的人，是酒醉糊塗的。他抬起頭來，醉眼惺忪地用三種語言說了三聲：「兩法郎」。

龐德手撐着檯子，付錢買了票，這個人望着他。「化裝的衣服，必須穿的。」他伸手到旁邊的箱子裏，取出一件帶有假面具的化裝跳舞衣。「一法郎。」他歪着嘴巴，笑了一下。「現在，你是個土匪、間諜，是嗎？」

「是的，一點不錯。」龐德付了錢，把假面具戴上，離開擡子，穿過入口，在這個四方的大溜冰場周圍，有一層一層的木凳子。謝天謝地，有機會坐下來！在最下面的一層滑雪道的地方，有個空位子，龐德蹣跚地走下木質的階梯，頹然地坐下去。他伸了一下腰，道了一聲歉，就把手支撐着頭，在他旁邊的那個女郎，把她靠在這邊的裙子拉開，輕聲地對鄰座上的人說了幾句話。龐德並不介意，在一個像這樣的晚上，他們不會把他趕出去的。擴音器裏傳出了小提琴的演奏「滑雪者華爾滋」的聲音，司機在高聲地說：「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最後的一隻舞，然後，大家都到溜冰場上，手拉手，來個大團圓，只有十分鐘就是午夜了！各位，最後的一隻舞！」大家喝彩，歡笑。

龐德心想：老天爺！現在，沒有誰會打擾我吧？他睡着了。

過了很久，他覺得有人在搖撼他的肩膀。「先生，請到溜冰場上去。大家都在溜冰場跳大團圓舞，只有一分鐘就要離去了。」一個穿了紫色和金黃色制服的人，站在他旁邊，不耐煩地俯視着他。

龐德含糊地說：「滾開，」然後，他想到了不能吵鬧，以免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努力站起來，走向溜冰場，他的頭低下來，像一頭受傷的公牛，左右看看，在環繞着溜冰場的人鍊上，看見了一個缺口，於是，向那兒走過去，一隻手伸出來接他，他感謝地抓住了。另外一邊，另外一個人伸手來拉他那一隻手。然後，大家交換了，右邊一個女郎，穿着滑雪短黑裙和粉紅色短皮衣，像箭一樣的橫過溜冰場，停在龐德的面前。龐德覺得有冰屑衝到了他脚上。他抬起頭來看。這是一張他所認識的面孔——明亮的藍眼睛，滿面春風的微笑。可是，到底是誰？

這個女郎蹓到他旁邊，用左手抓住了以的右手合上來。「詹姆斯」——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耳語——「啊，詹姆斯，是我！黛西！怎麼一回事？你從那兒來？」

龐德輕聲地說：「黛西，黛西，扶着我，我吃不消了，等會告訴你。」

然後，開始演奏「過去的日子」，每一個人都手拉着手，擺動着，合唱起來。

十八　險道飛車

龐德對於他自己如何繼續直立，沒有一點主意。不過，最後，大團圓舞結束了，每一個人都歡呼起來，大家鬆了手，分成爲一對對，一群群。

黛西把手臂放在他腋下，扶着他，龐德振作一下精神。他嘶啞地說：「黛西，混到人群裏面去，離開這個地方，有些人在跟我的蹤。」他突然興起了一個希望，「你駕汽車來的？」

「達令，是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會有問題，只要靠着我。他們在外面等候你嗎？」

「可能，要注意一輛大型的墨西哥牌黑色轎車，可能會開槍射擊。最好離開我。我可以對付的。車子在那裏？」

「在公路下首的右邊。不過，不要那麼傻。現在，我有一個主意，你把這件短皮外衣穿上。」她扯開拉鍊，把這件衣服脫下來，「你穿可能緊一點，呃，把這隻手伸進這個袖子。」

「可是，你會受涼的。」

「照我的話做，我還穿了一件羊毛衣，內衣是齊全的。現在，另外一隻手。好了。」她把拉鍊拉上來：「詹姆斯，達令，你的樣子頗爲可愛。」

這時，龐德想起了在洛雅和黛西相處的情形，忘却了逃下歌樂山的疲勞，精神恢復了，他拉着她的手。跟在她後面穿過人群——這時，大家都在向出口走過去。

這是個惡劣的時機，不論纜車是否已經下了山，到現在，布洛菲有時間把山上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的人，派遣一部份下來，火車上的人都看見過龐德，他向沙瑪町這邊逃逸，必定會被打聽出來。布洛菲的手下現在已經過了火車站，他們會預料他藏在人群裏，也或入口處的那個醉漢會想起他，如果這輛大型轎車開走了，顯示了那雙有紅箭頭的滑雪屐，那就會確定他在這裏了。

龐德放鬆了黛西的手，把那隻損壞的勞力士錶背面，悄悄地放在右手的指節上，他已經集中了足夠的力量——大部份由這個女朋友而來——以再對他們給予重重的一擊。

她瞧着他，「你在做什麼？」

他再度拉着她的手，「沒有什麼。」

他們已經走到了出口附近，龐德從他假面具的洞孔中窺視着，老天爺！不錯兩個兇手正站在售票員的旁邊，聚精匯神地注視着由裏面出來的人，在遙遠的公路上那一面，停着那輛黑色的墨西哥牌轎車，排氣孔在冒煙，沒有逃走的道路，祗有懸崖，龐德用手摟着黛西的脖子，輕聲地說：「從現在到售票枱止，一路都吻着我，他們在那兒，不過，我想我們可以混過去的。」

她把一隻手放在他肩膀上，把他拉得靠着她。「你可知道這正是我所等待的嗎？」她的嘴唇橫落在他的嘴唇上，在一陣歡笑、歌唱的人潮之中，他們走出去，到了街上。

他們轉彎走向公路的下首，仍舊在吻着。好了！那輛親愛的白色小車子在那兒！

然後，那輛墨西哥牌轎車的喇叭急遽地響起來了。龐德的步態，或者他那老式的滑雪褲子，向那汽車裏的人告了密！

「達令，快點！」龐德急忙地說。

黛西坐在駕駛席上，按着發動器，當龐德從那一邊車門爬進來的時候，車子已經在移動了。龐德向後一望。在後窗中，他看見那個人站在路上，在衆目睽睽之下，他們將不會開槍射擊的。現在，他們在跑向那輛黑轎車了。謝天謝地，它是在往山上駛，開向聖摩利玆！然後，她在這個鄉村裏駛過了一個之字彎，他們已經到了公路的幹線上。這就是龐德在半小時以前走過的道路。

在那輛黑轎車轉彎可以跟踪他們以前，大概要過五分鐘，黛西以驚人的速度駕着車子，可是，路上的交通頗爲頻繁——叮噹作響的雪車很多，裏面坐了穿毛衣的尋樂者，在駛回朋堤西納。偶而有一輛汽車，它的雪鍊在嘎嘎地響。黛西頻頻煞車。按喇叭這種喇叭的聲響是熟悉的，引起了龐德的遐思。他說：「黛西，你是個天使。不過，輕輕一點，我們不希望翻倒水溝裏去。」

這個女郎向側面瞥視着他，愉快地笑起來了。「這話聽來好像你變得比較舒服了。可是，我不能看見你的眞面目。現在，你可以把那種可笑的假面具取下來了。我的皮大衣也可以脫下來。不久，車子裏會熱起來，你就要受烤了。我希望看見和我回憶中一樣的你。可是，你喜歡我嗎？」

龐德的生命開始恢復了。和這個奇女子在這輛小汽車裏是如此的奇妙，山上那些可怕的經歷

，已經在消退了，現在，在這許多恐怖和絕望之後，再度有了希望，他可以感覺到緊張在他的胃裏消失。他說：「當我們到了蘇黎世的時候，我會告訴你我是否喜歡。你可以駛到那兒去嗎？這種方式來渡聖誕節，眞是見鬼。」

他把窗子放下來，將假面具拋出去，脫下了皮外衣。放在她肩膀上。由幹線轉入鄉村的巨大指路牌出現了。他說：「黛西，離開這兒，駛往菲利蘇，然後，柯伊爾。」

她非常迅速地轉了彎。龐德認為這是非常危險的。她的車子在路上滑行了一段距離，龐德覺得它失去了控制。不過，甚至在這烏黑的冰凍道路上，她仍舊克服了困難，愉快地前進了。龐德說：「黛西，看在老天爺面上，你到底怎樣來操縱？根本沒有把雪鍊裝上呀！」

她笑起來了，非常高興聽見他這種聲音。「車輪上裝了杜洛普拉利釘，這種東西本來只供給拉利牌汽車駕駛人的，可是我設法弄來了一套，不心擔心，只要坐着休息好了。」

在這個女郎的聲音裏，有一些全新的東西，這是在洛雅沒有出現過的一種輕快的調子。龐德轉過身來，第一次仔細地瞧着她，是的，現在她是一個新的婦人了，神色健康，發出一種內在的光輝，整飭的金髮，放着生活力的光，那半開的美麗的嘴唇，似乎老是掛着一絲微笑。

「滿意嗎？」

「你的樣子是異常美妙的。不過，看在老天爺面上，請你告訴我：你怎麼會在沙瑪町出現的。這是一種令人難以相信的奇蹟。這種奇蹟救了我的命。」

「好的。不過，我講了之後你也要說明白，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男子的脚上那麼可怕，我幾乎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了，我想你必定敷了石膏。」她向他瞥視了一下，「你的神色仍舊很不好。現在」——他傾身向着儀器板——「我要開風箱，使你適當地溫暖起來」。

她停住了一下，「呃，我的故事是十分簡單的，有一天，爸爸從馬賽打電話給我，看看我好不好。他問我是不是看見過你，當他聽見我說沒有時，他似乎非常煩惱。事實上，他要我出來找你。」她對他覗瞥了一下，「你知道，他是十分喜歡你的。他說：你在尋找一個人，他已經發現了他的地址。他說：他非常相信；到現在，你也已經發現他這個人的所在了。他說：在靠近這個地址的某個地方，我將會找到你，這個地址是歌樂山俱樂部，他告訴我：如果我發現了你，告訴你注意你的步驟，當心你自己。」

這時，她笑起來了。「他說得多麼對！呃，於是，我離開了達和斯。在前天，我來到沙瑪町，纜車昨天沒有行駛，於是，我預備今天去找尋你。我的話很簡單，現在都已經講出來了。那麼，你說你的吧。」

他們保持着相當快的速度，駛下傾斜、彎曲的道路，進入山谷。龐德回頭由後窗望出去。他輕聲咒罵，大概在後面相距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對電燈光跟着他們。

黛西說：「我知道，我在後照鏡中注意到，恐怕他們的速度要快一點。必定是個熟悉這條道路的人在駕車子。車輪上可能裝了雪鍊。不過，我想我可以把握他們。現在，言歸正傳，你到這

兒來幹什麼？」

龐德信口胡謅了一番說明，山上有個大强盜，用了一個假名字在那兒居住。英國的警察局很想抓他，龐德含糊談到和警察局與國防部都有關係。

她哼哼鼻子說：「不要設法愚弄我，我知道你是在情報機構的，爸爸告訴過我。」龐德敷衍地說：「呃，爸爸在吹牛。」她狡黠地笑起來了。

龐德繼續表示：他奉派來確定這個傢伙是不是他們所尋找的人，他已經發現了他就是那個人。不過，這個人對龐德起了疑心，龐德不得不逃走。那山上月光下的惡夢、雪崩，那個人被火車撞死，他如何到達沙瑪町以及設法藏在溜冰場的人群之中等經過情形，他都對她作了生動的敍述。最後，他說：「然後，你像一個美麗的天使，穿着溜冰鞋出現。現在，我們在這兒了。」

她把這個故事思索了一下。然後，靜靜地說：「呃，我親愛的傑姆斯，現在，只要你告訴我總共殺死了他們幾個人，把實話對我說。

「爲什麼？」

「我只是好奇。」

「你答應保守秘密嗎？」

她說：「當然。從現在起，每一件事都是你我之間的事。」

「好，在那所謂的俱樂部，有一個侍者領班，我必須把他解決，否則，現在我已經歸西了，其次，我猜想有一個人被雪崩捲走了。再次，在山脚下，其中一個對我開槍射擊，爲了自衞，我不得不用滑雪棒刺戳他。我不知道他受了多重的傷。然後，有那個被火車撞死的人。他曾經對我發射六槍，無論如何，這是他自己的錯誤。讓我們說三個半人用種種方式使他們自己被殺了吧。」

「還剩下了多少人？」

「你問這個幹什麼？」

「我只是想知道，請你相信我。」

「呃，我想那邊山上大概本來有十五個人，所以，現在還留下了十一個半——再加上那個首領。」

「在後面的那輛汽車裏有三個人吧？如果他們追到了我們，他們會把我們殺死嗎？」

「我想恐怕會這樣的。我沒有携帶任何武器。黛西，抱歉，恐怕他們也不會放過你。因爲你是個接擊的人，而且你可以說是我的一個同黨。這些人認爲我對他們是極不好的消息。」

「你是嗎？」

「是的，從現在起，我是最壞的消息了。」

「呃，我已經爲你獲很極不好的消息了，他們離我們更近了，而我汽車的油箱裏只剩了兩加

俞油，我們必須在非利酥停下來，那兒沒有一個開放的停車間，必須去把某個人叫醒，在十分鐘之內，沒有希望做到這件事。他們將會發現我們的，你必須想些比較聰明的辦法。」

前面是一個峽谷，有一個之字彎，中間是一座橋，他們已經過了橋走完這個彎的前半部份，峽谷那邊的燈光照射着他們，在這兩輛汽車之間的距離，大概有半英里，不過，山谷兩岸相隔則只有三百碼。

因此，後面那輛汽車開槍了，藍色的火焰從它前面接二連三地射出來，龐德對這種不久以前習見的東西，並不感到驚奇，子彈射在巖石上，弄得碎片紛紛下降，落在沒車頂上。然後，他們轉進這個之字彎的後半部份，走出了追蹤他們那些人的視線了。

現在，前面出現了一段重建的路面，因爲這兒發生了一塊巨大的告示，「注意！臨時路面！」這段臨時路面，靠着山的右邊，在左邊，有東倒西歪的藩籬，下面一片懸崖，離下面一個峽谷有幾百呎。峽谷中是一條浮冰的河川，在這段不良路面的中途，有一個漆成紅色的巨大箭頭，指向右邊一條狹隘的道路，橫過一座臨時搭的便橋。龐德突然大叫：「停車！」

黛西連忙煞車，車子的前輪已經到了橋上，龐德將車門打開，「繼續前進，在下一個轉彎的角上等我。這是唯一的機會，如果不抓住，他們就要趕上我們了！」

好女郎！她沒有說一句話，向前面開走了。龐德回頭跑了一些路，到達那個紅箭頭旁邊，它豎在兩根木竿的叉子上，龐德扭動它，使這個箭頭轉而指向左邊——指向一些脆弱的欄杆。這兒

欄杆關閉了一段通向一座已經倒塌橋樑的舊路。接着，龐德拆開了欄杆，拔掉樁子，把地面弄平。這時，他後面的角上已經有燈光出現了。

然後，龐德跳過這兒的臨時路面，隱藏在高山的陰影裏，他貼靠在那兒，屏神凝氣地等待。

這輛墨西哥牌汽車在這種臨時路面上，行駛得比它應走的速度更快，它的雪鍊在擋泥板內側卡擦地響。在這個紅箭頭現在所指向的這個黑漆的出口，它筆直地駛了過去。

龐德瞥見了一下那些慘白、緊張的面孔。然後，傳來了司機在看見他前面的深淵時緊急刹車的絕望尖叫聲。

車子似乎差不多已經停住了，可是，它的前輪必定已經越過了邊緣。它在它那鋼質的腹部上平衡了一會，然後，慢慢地，緩緩地搖動，接着，發出了第一下可驚的碰撞聲，因爲這輛汽車已經衝下去，碰到了舊橋下面的一堆殘礫。然後，另外轟隆一聲，接着，又是一下碰撞的巨響。

龐德跑過豎紅箭頭的地方，向下面觀望，現在，那輛汽車已經翻轉來，在懸空向下飛行，它再度碰撞着，一陣火星從一塊突出的巖石上閃現了。

然後，它在翻筋斗。這時，車子的頭燈仍舊是亮的，可以看見它在碰撞地掉下峽谷。最後一下碰撞，是它跌在另一塊突出的巖石上，這一下撞到了旁邊，使它以側面旋轉着。

這時，由於車上的電燈已經熄了，只有月亮照在金屬上反射的光輝，它最後大跳一下，衝進了那冰凍的河川。

下面發出了一種低沉的隆隆聲，山鳴谷應。在這輛破汽車後面，有一陣大小石塊墜落的聲音。然後，一切都是平靜的，月亮靜靜地照着。

龐德是咬緊牙關站在這兒的，這時，安慰地鬆了一口氣。然後，他又機械地把情況恢復原狀：安好了欄杆，裝好了紅節頭，使它仍舊指向右邊。然後，他在褲脚管上抹去了手上的汗，踉蹌地向前走，轉到下一個角上。

這輛白色的小車子在這兒，熄了電燈，停在路旁，龐德鑽進去，頹然地坐下來。黛西沒有說什麼，只是發動車子，繼續前進。

然後，非利穌鎮的燈光出現了，它們在下面的山谷中，現出溫暖而帶黃的樣子。她伸出一隻手，緊緊地扶着他，對他說：「這一天你已經受夠了。睡覺吧，我會把你送到蘇黎世去的，請你照着我的話做吧。」

龐德沒有做聲，他疲乏地按着她的手，把頭靠在車門上，立即就睡着了。

十九　早餐之愛

在灰色的黎明之中，蘇黎世機場幾乎是荒涼的。不過，幸而機場還有一架瑞士航空公司軍艦號客機，由於倫敦機場大霧而延擱，等待着飛赴倫敦。

龐德把黛西安頓在餐廳裏，然後，不顧咖啡和煎蛋的香氣所引起的食慾，走去為他自己購買

了一張機票，把他的護照送給一個睡眼惺忪的官吏蓋章，（他心中頗為希望不會獲准而可以留下來，可是並沒有如願。）然後，再走到電話亭，把門關起來，他在電話號碼簿上找到了宇宙出口公司，瞧瞧它下面，和他所希望的一樣：「總代表亞歷山大，莫伊耳，住宅。」下面就是電話號碼，龐德從電話亭的玻璃窗口向出口廳的時鐘瞥視了一下……六點。莫伊爾恐怕還在夢鄉呢，可是不得不打這個電話。

他撥了號碼，過了好一會，一個瞌睡矇矓的聽音說：「喂！莫伊爾！」

龐德說：「四一〇，抱歉。我是〇〇七，現在在本市飛機場打電話給你。這是十萬火急的事，所以我不得不找個機會打電話給你，手邊有紙和鉛筆嗎？」

在那一端的聲音已經變得比較有精神了。「〇〇七，等一等。好了，找到紙和筆了，你說吧。」

「首先，我必須把一些不好的消息告訴你。你的二號出了事，性命恐怕已經沒有了，不能在電話裏把詳細的情形告訴你。不過，大約在一小時之內，我要乘飛機赴倫敦——瑞士航空公司一一〇次班機——我要立即把情報傳遞回去，你可以用打字電報機來傳遞嗎？」……「好的。」

「現在，我猜想：在明、後天，會有一批英國女郎，總共十個，由恩加町乘直升飛機到這兒。那是黃色的南方航空公司百靈鳥號機。在今天的某個時間，我會從倫敦用打字電報機把她們的姓名告訴你的。

「我猜想：她們將會乘飛機到英國去的，可能搭不同的班次，除了倫敦機場之外，普利斯崔克和賓崔克等地，也可能是目的地，無論如何，我猜想她們是會分散的，現在，我想：把她們所乘飛機的班次向倫敦本局報告，可能是非常重要的。這是一件大工作，不過，在幾小時之內，我將會使你有權支配從伯爾尼與日內瓦來幫忙的人。

「聽清楚了嗎？好。現在，我非常相信你要光火了，記得剛剛取消的從前那個「柏德南行動」嗎？唉，就是他，他已經打了無線電話，我可能猜想今天早晨我會和你接觸的。現在你向窗子外面瞧瞧。看看有沒有什麼監視者的信號，他必定會叫他派在蘇黎世的人來監視你的。」

「老天爺，眞是糟糕！」另外那端的聲音是緊張的，「等一等。」聲音中斷了一會，龐德可以想見莫伊耳——龐德並不認識他，只知道他的號碼——在走向窗口，仔細地拉開窗帘，莫伊耳回到電話邊來了，「看樣子好像有那麼一回事，道路的那一邊停了一輛黑色的波斯契牌汽車，車子裏有兩個人，我要請瑞士安全局的朋友把他們趕走。」

龐德說：「你處理這件事情，要小心一點。我想我們的工作人員和警察局已經弄得很不愉快了。無論如何，要把這一切親自在無線電打字機上向局向報告。你會嗎？當然，用密碼。並且告訴他：如果我安全地回去了，今天我必需見他，和五〇一（情報局科學研究室主任）以及——如有可能——農漁部科學研究方面的某個官員一同去見他。聽來像是尋開心，可是，情況是如此。這件事情將要弄翻他們的紙帽子和聖誕布丁，可是，我不得不這樣做。你可以處理這一切嗎？好

兄弟，有什麼問題嗎？」

「眞的，我不應該到機場來，關於我的二號，有更多的消息嗎？他在追蹤紅地飯店的一個人，那個傢伙在本地購買一種奇異的東西。二號認爲這似乎是非常可疑的，他沒有告訴我那種東西是什麼，只是想到他要去看一看在什麼地方交付那種東西。」

「我想那必定是某種有問題的東西。呃，你要離開我，我熱得像是一把手槍。今天，到他們在一處懸崖的底下，發現了一輛墨西哥牌汽車的時候，那我行將變得更熱了。現在，我要把電話掛斷了，破壞了你的聖誕節，抱歉之至。四一〇，再見！」

龐德放下電話，向餐廳走去，黛西正在對門口觀望，當她看見他時，她的容光就煥發起來了。他坐下來，離她非常近，拉着她的手。這是一對標準的機場告別的情侶，他叫了充分的煎蛋和咖啡。

然後，他說：「黛西，好了，在我這方面的事，每一件都已經交代清楚了，現在，要在你這方面作一安排了，你那汽車將是一種壞消息，必定有人曾經看見你駕着那輛汽車，車後面有那輛墨西哥牌汽車遙遙地跟隨着。就是在聖誕節的深夜，也總是有人的。

「另一方面，在高山上的那個大亭，已經通知了在這兒的人了，你最好吃完了早餐就離開這兒，駛出瑞士的邊界。離這兒最近的是什麼地方？」

「我想是夏孚霍遜，或者康宗玆。可是」——她乞求着——「詹姆斯，我必須現在離開你嗎

？我等你已經等這麼久了，我表現得很好，是不是？你爲什麼想要處罰我？」黛西說這話時，眼睛裏充滿了淚水，這種情形，在洛雅時日，是不會有過的。她憤怒地用她的手背抹去了眼淚。

龐德突然忖度着：唉！我將不會另外找到一個像這樣的女子的了。她具有我在一個婦女身上所尋求的每一件東西，她是美麗的，在床上和在外面，都是如此，她也是冒險、勇敢和有機智的。她總是興奮的，她似乎愛我，她會讓我繼續我的生活，她是個孤獨的女子，並沒有什麼朋友、親戚和家族。總之，她需要我。

「我也要尋找一個人，我厭煩這一切雜亂、不得已的事，它們使我有一種不好的道德心，我不會介意生孩子的。我並未具有她不能適應的社會背景，眞的，我們兩個人是天生的一對，爲什麼不永遠配合起來呢？」

龐德聽見他自己在說：「黛西，我愛你。你願意和我結婚嗎？」這種話，他有生以來，都沒有說過。在以後，他也不希望說這種話。

她的臉色變得非常慘白了。她奇異地瞧着他，她的嘴唇顫動着：「你這話當眞嗎？」

「當然，這是眞心話，一點不假，非常誠懇的。」

她把放在他手上的手縮回去了，遮掩在她臉上，當她將手移去時，她在微笑了。「詹姆斯，抱歉，這是我所夢寐以求的事。現在它來臨了，使我大吃一驚。不過，是的，是的，當然，我願意嫁給你，剛纔你叫我趕快離去，我不是不明白的，我不會吵鬧，只要吻我一次，我就動身

了」。

她嚴肅地瞧着他，仔細地端詳着他的臉部，然後，她傾身向前，他們熱烈地接吻。

她愉快地站起來。「我想，我已經習於照你所說的話去做，我會駕車到慕尼赫去，到「一年四季」大旅社去住。這是世界上我最喜歡的旅社了。我會在那兒等待你的。那兒的人認識我。我雖然沒有帶任何行李，他們也會接待我的。我的行李都留在沙瑪町，我只是必須派人去買枝牙刷，然後在床上躺兩天，直到我可以出去購買一些東西爲止。你會打電話給我？和我談話？我們在什麼時候結婚呢？我必須告訴爸爸，他知道了會非常高興的。」

「我們在慕尼赫結婚，在英國領事館舉行婚禮。我有外交豁免權，可以迅速地把證件辦好，然後，我們可以在英國一個教堂裏再度舉行婚禮，或者，在蘇格蘭的一個教堂比較好。那是我生長的地方。今天晚上和明天，我都會打電話給你的，我會儘快地來和你接觸的。首先，我必須完成這件事。」

「你答應我：你不會受傷嗎？」

龐德微笑着，「我沒有談到這一點，因爲，如果有任何人開始任何射擊，我會逃跑的。」

「那麼，好了。」她再度仔細瞧着他，這是你除去那條紅手帕的時候了。我想你會覺得它被咬成破布了，把它給我，我會修理好的。」

龐德把這條圍在脖子上的大手帕解下來。它已經成了一塊烏黑的，汗水浸透的抹布。她的話

不錯，有兩個角已經破了，當他下山，情況險惡之際，他必定曾經把這兩個地方勒在他口裏，咀嚼着它們，他想不起來曾經做過這件事。然後，他把它交給她。

她把它拿着，筆直地走出餐廳，步下樓梯，並沒有回頭看一下，朝着出口走去。

龐德坐下來，他的早餐來了，他開始機械地吃，他做了什麼事？他到底做了什麼事？可是，唯一的答案是一種非常溫暖、安慰和興奮的感覺，詹姆斯與黛西，龐德！龐德中校和太太！多不尋常！絕對不尋常！

機場的擴音器在說：「請注意，各位乘瑞士航空公司一一〇次班機赴倫敦的旅客，請在二號門集合。瑞士航空公司一一〇次班機，請各位旅客到二號門。」

龐德把香烟弄熄了，對他們所停留地點的四周望了一下。然後，向門口走去，把他那破碎的片斷舊生活，留在早餐的殘屑裏。

二十　聖誕快樂

龐德在飛機上睡着了，做了一個夢。夢見他和黛西盛裝去參加一次酒會，這個夢還沒有做完，就聽見空中小姐在說：

「各位旅客，請繫緊你們的座位帶，熄掉你們的香烟。」

龐德驚醒了，渾身大汗。老天爺！他做了什麼夢？可是，不會的！不會像那個樣子的！絕對

不會，他仍舊過着堅苦的生活，不過，現在，他將會有黛西到家中了。他那在契西的住宅有房間嗎？也許他可以租上面的一層。關於瑪伊——他那蘇格蘭籍的管家——如何？那是難弄的，他必須努力勸她留下來。

軍艦號班機降落在跑道上了，接着出現了引擎噴氣的怒吼聲。然後，他們在濛濛細雨中走過柏油路面。龐德突然感覺到他並沒有行李，可以一逕走到護照查驗處。隨即離開機場，回到住宅中去換掉這套可笑的滑雪衣服，交通單位會派車子來接他嗎？來了，瑪莉‧古德迺坐在司機旁邊。

「瑪莉，老天爺，這樣子渡你的聖誕節，眞是糟糕！這和你的職務沒有什麼關係呀！現在，無論如何，請你坐到後面來，告訴我你是不是在攪拌葡萄乾布丁，或要者上教堂去，或者做些別的什麼事情。」

她鑽到後面的坐位上，他跟隨着。她說：「關於聖誕節的事情，你似乎知道得不多，你至少要在兩個月以前做葡萄乾布丁，讓它們穩定和醱熟。至於教堂，不到十一點鐘是不去的。」她對他瞥視了一下：「事實上，我是來看你情況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處於困難之中，你的樣子頗爲古怪，你身邊有梳子嗎？並且，你也沒有刮鬍子，看起來你像個海盜。還有」——她聳了一下鼻子——「你上次洗澡到現在，過了多久？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會讓你離開機場的，你應該被關在檢疫所。」

龐德笑起來了。「冬天的運動是很用力的——那一切擲雪球、滑雪橇的遊戲。事實上，昨天晚上，我參加了一個聖誕夜化裝舞會，跳了一個通宵，沒有休息。」

「穿着這種笨重的靴子？我纔不相信呢！」

「難道騙你不成！那是在一個溜冰場裏。不過，瑪莉，說正經的，局裏的安排如何？」

「首先，你到局裏去，然後，到夸特德克去和局長一同吃午餐。飯後，他把那些你所希望陪同見他的人召集在一起開會，每一件事情都是最優先的。所以，我想：我最好還是旁觀，當你正在破壞這許多人的聖誕節時，我想我可能把我自己的聖誕節和他人的聖誕節摔在火山鎔岩堆上了。事實上，如果你想知道：我只是和一個姑母在一起吃午飯。並且，我討厭火雞和葡萄乾布丁。無論如何，我只是不希望失去樂趣。值日官在一小時以前找到我，告訴我有大事情。於是，我叫他告訴司機，在赴機場的途中來接我。」

龐德鄭重地說：「呃，你是個十分好的女郎。事實上這將是忙於獲致一個報告的骨幹，我要化驗室來做一些事情，那兒在聖誕節會有人工作嗎？」

「當然會有，你知道：局長堅持：不論是不是聖誕節。每一個單位都要派人值日的。不過，詹姆斯，老實說：你遭遇了困難嗎？你的樣子眞可怕呢。」

「啊，有一點，到我請你筆錄報告時，你就會知道這梗概了。」汽車已經開到了龐德住宅的門外，「現在，我去洗澡換衣服，請你做個天使，把瑪伊叫起來。請她替我煑咖啡，把兩瓶最好

的白蘭地倒在壺裏，你喜歡吃什麼你就對瑪伊說什麼，她可能做了葡萄乾布丁的。」

「呃，現在是上午九點半，做個好女郎，打電話給值日官，說已經明白了局長的命令，到十點半我們就會在一起了。」龐德從臀部的口袋裏把護照取出來。「把這本護照交給司機，請他把它帶回去，親自交給值日官，告訴值日官」——龐德把第二十一頁折了角——「對化驗室說：這兒使用的墨水是——呃——自己製造的。只需要把它曝熱就行。他們會明白的。聽清楚了我的話嗎？好女郎，現在，來，我們去叫醒瑪伊。」龐德走上門階，按門鈴，兩長聲一短聲。

到上午十點三十多分，龐德在辦公室坐下來，覺得精神已經恢復了十分之九。這時，他桌上擺了一個卷宗夾，左上角有個紅星，表示這是極機密文件，卷宗夾裏有他的護照，和護照第二十一頁放大的影印本十二張。這張十個女郎的姓名表是暗淡的，但是可以看清楚，這兒有一張便條，也寫了「機密」字樣。龐德把它打開，他笑起來了。

便條上說：「墨水顯示含有過多的尿酸，這往往是由於血液中有充分的酒精，你得當心！」

上面沒有人署名，那麼，聖誕節的精神已經滲透到這最機密部門的嚴肅隙縫中了！龐德把這張紙揉碎，然後，想到瑪莉，古德酒可能會起疑心，便把打火機點燃將它焚掉了。

她進來了，坐在一旁，手中拿着速記本，龐德說：「呃，瑪莉，這只是一種初稿，可以迅速地記錄，不必擔心錯誤，局長將會瞭解的。如果午餐時我要赴溫莎，我們大概有一小時半的時間。你以爲你可把初稿抄出來嗎？好的，那麼，現在開始，『極機密，局長親啓，我遵照指示，在

十二月二十二日乘瑞士航空公司班機，於下午一點半到達蘇黎世中央機場。第一次和「可樂納」行動發生接觸……』

龐德轉身側向着他的秘書，他談話時，由窗口向攝政公園光禿的樹枝上望過去，想起過去三天的每一分鐘——刺鼻的空氣，白雪，布洛菲那深綠色的眼睛，當他左手的邊沿——現在還是烏青的——猛砍那個嚮導的後腦時的聲音。然後，一切其餘的情況。黛西也提出來了，不過沒有涉及浪漫史。後來，報告完成了，瑪莉打字機打字的聲音，從後面關閉的門內傳出來。

這天晚上，在他回到他住宅時，他將要打電話給黛西，他幾乎好像聽到了電話那端的笑聲。飛機上的那個惡夢，已經忘記了。現在，只是愉快地，暗中瞻望未來時日的來臨。龐德在專心想着他的計劃——如何打發這些日子，如何去獲得必需的文件，在蘇格蘭的什麼地方舉行儀式。

然後，他集中注意力，拿起那批女郎姓名的影印表，走到通訊中心，去使用打字電報機，傳遞到蘇黎世工作站去。

局長本來喜歡住在海濱，以便他可以看見海和聽見它的聽音。不過，由於他必須和倫敦容易保持接觸，於是他選擇了除水以外他最喜歡的東西——樹木，在溫莎森林邊緣租賃了一幢貴族的小別墅，這位局長是個退休的海軍中將，除了情報局的年薪五千鎊之外，海軍方面大概還有津貼一千五百鎊，在完稅之後，他一年有四千鎊可花。他在倫敦方面的生活費用，大概去了一半，在鄉下租這麼一幢房子，以及經常維持它，恐怕又要花五百鎊。

龐德駕着車子到達目的地。這幢房子的大門上有一種軍艦上的鈴子，這大概是局長最後指揮的「擊退」號戰艦上的東西，龐德搖搖鈴，哈蒙德走來開門。哈蒙德曾在「擊退」號上擔任士官長，和局長一同退伍，他招呼龐德，好像老朋友一樣，龐德跟着他進了局長的書房。

局長有一種普通單身漢的嗜好就是畫水彩畫，他只畫英國的野蘭，屬於一種十九世紀自然學者那種非常小心，而沒有靈感的宗派，這時，他正在靠窗子的書桌上，他那寬大的背部，聳起在畫板上方，他面前擺了一叢小花，花兒插在盛滿了水的瓶子裏。當龐德進去，輕輕地把門關上時，局長對這束花兒作了最後的一瞥。

局長顯然勉强地站起來，不過，他向龐德作了一個稀有的微笑，「詹姆斯，下午好。」(他具有海員那種把上下午嚴格區分的習慣。)「聖誕快樂。請坐」。局長自己走到他桌子後面，坐下來，他大概要上班了，龐德機械地坐在慣常的位子上——他的老闆的對面。

局長開始吸一個烟斗，「有個肥胖的美國偵探，他老是撫弄着蘭花——那些委內瑞拉等地並不名貴的品種——然後，他汗涔涔地從蘭花室走出來，大吃一頓外國出產的食物，隨後解決一件謀殺案。他叫什麼名字?」

「局長，他叫尼羅•英爾孚，是作家利克斯•司徒德所寫偵探小說中的偵探，我喜歡這些偵探小說。」

「這些偵探小說是值得一讀的，」局長懇切地說，「不過，我想到了那些故事裏的蘭花。一

個人怎麼喜歡那種令人厭惡的花兒？呃，現在，它，」——局長對那個瓶子裏的小花指了一下——「它就是那種東西。在英國，這種花倒是少見，這是我所認識的一個人送給我的，這個人是蘭花大王蘇默海的助手。」然後，他靠着椅子背，言歸正傳了。「現在，呃，你到底在幹什麼？看樣子你好像沒有足够的睡眠。他們告訴我，這些冬天的遊樂地，非常愉快。」

龐德微笑了。他從上裝內部的口袋裏，取出一份用別針夾着的報告，「局長，這份報告供給五花八門的娛樂，也許你高與先看一看，恐怕這只是一種初稿，沒有足够的時間來寫。不過，裏面敍述不够清楚的地方，我都可以補充。」

局長把這份報告接過去，調整一下眼鏡，開始披覽。

濛濛細雨飄到窗子上，一塊木柴加進了壁爐，這兒是寂靜而舒適的。龐德向四面的牆壁上，觀看局長珍藏的海軍圖畫，每一處都有高聳的波濤，破碎的大砲，突出的風帆，破爛的戰旗——古代猛烈的海戰，古代敵人——法國人、荷蘭人、西班牙人，甚至美國人——的記憶。一切都成了陳跡。現在全都是朋友，今天英國並沒有什麼敵人的跡象。例如：在現在布洛菲所從事的不可思議的陰謀之中，誰在支持他？俄國人？中國共產黨？或者還是和霹靂球行動所表現的一樣，是一種獨立的工作？這種陰謀是什麼？在這幾天之內，布洛菲手下死了六、七個人來保護的工作是什麼？局長會看出任何證據嗎？今天下午來的專家們又如何？

龐德把左手舉起來看時間，想到他的手錶已經當作武器打壞了：新年商店開張後，他自然馬

上會獲得一個新手錶，還是勞力士牌？可能，這種錶比較重，可是它們走得很準。

至少，在黑暗之中，你可以看清楚時間，它那有燐光的大字，那麼明亮。在廳堂中，一具掛鐘在響報半小時。這是十二點半，在十二個小時以前，他必定正在安置殺死那三個駕着「墨西哥」的人性命的陷阱，這是自衛，不過，它是一種痛苦的慶祝聖誕節的方式！

局長把報告丟在桌子上。他的烟斗已經熄滅了，現在，他再度把它慢慢地點燃，那根用過的火柴，他往後面一拋，恰巧落在火爐裏。他把手平放在桌子上，以異常溫和的聲音說：「詹姆斯，你逃出那兒，眞是非常幸運。我不知道你會滑雪。」

「局長，我只能使身體維持直立，不想再試了。」

「我覺得你說對於布洛菲在幹什麼，你不能可致結論？」

「局長，是的，我找不到一點頭緒。」

「呃，我也是一樣。任何一部份我都不明白。今天下午，也許教授們會幫助我們解決困難。不過，你說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已經復活，顯然是正確的。並且，你在信上所寫關於朋堤西納葬禮的暗示，非常有價值，他是個保加利亞人。記不到他的名字。不過，國際刑警組織發現他是在對抗我們的。塑膠爆破專家，在土耳其做過破壞我們的事情，後來被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羅致去了。關於你對布洛菲的確認，我仍頗爲懷疑，不過，朋堤西納的線索，對我們有相當幫助。你可以絕對確定他嗎？在他的臉部和腹部，你似乎做了良好的工作，今天晚上，你回局裏

去時，最好在原形華露機上把他確認一下，我們要看看他，並且要聽取醫學界人士的意見。」

「局長，我認爲一定是他，在最後一天——就是昨天，我的確聞到了他眞正的氣味。它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幸而遇見了這個女郎，她是誰？是你的一個舊情人嗎？」局長的嘴角上掛着微笑。

「局長，可以這麼說。在我第一次說獲得了布洛非在瑞士消息的報告上，他就出現了。她是僵屍黨首領杜勒戈的千金。她母親是個英國的家庭教師。」

「啊，有趣的血統，現在是吃午飯的時候了。我對哈蒙德說過不要讓他人來打攪我們的。」局長站起來，按着壁爐邊上的鈴，「恐怕我們要經歷火鷄和葡萄乾布丁的俗套了。」

哈蒙德在門口出現了，龐德跟着局長進入一個小飯廳，他們坐下來。

龐德對於這兒準備的酒不感興趣，只有一小杯陳年的瑪沙拉酒，另外一瓶不好的阿爾及利亞酒。

局長喝了兩杯酒，想起了在海軍中的事情，他說：「在地中海的一條軍艦上，我的砲兵指揮官，說他可以喝六瓶這種酒，可是，只喝三瓶，他就在餐廳裏躺下來量地了。」

最後，葡萄乾布丁來了。這時，龐德想到了蕉西。應該打電話去了！

二十一　農官解謎

龐德和局長在局長的書房裏喝咖啡，抽雪茄。局長繼續不斷地講海軍方面的故事，這些故事，只要龐德肯聽，局長講三天三夜都是講不完的。

現在是下午三點鐘，外面有汽車輪子着輾在細石子上的聲音，灰塵已經飛揚到房間裏來了。局長站起來，開了電燈。龐德搬了兩把椅子靠着桌子。局長說：「來的人有一個是五〇一。你曾經和他聯絡過，他是科學研究室主任，另外一個是富蘭克林，由農漁部派來的。五〇一說他在疫癘控制方面是個權威人士。不知道農業與漁業部爲什麼特別選派這麼一個人。不過，部長告訴我：他們手上有一些困難的事，但沒有告訴我是什麼。他們認爲你可能遇見了某種極大的事，我們要先請他們閱覽你的報告，看看他們可以領會到一些什麼。好嗎？」

「局長，好。」

門開了，兩個人走進來。

情報局的「五〇一」名叫李亞瑟，是個骨骼粗大，身細而肢長的人，戴着一般科學家所戴的那種眼鏡。他有一種愉快、隱約的微笑，只是禮貌的不是順從地的向局長。另外一個人個子小，現出輕快而聰明的樣子，作爲一個部裏的高級代表，他的服飾非常整筋，他的黑皮鞋是閃閃發光的，他那鼓起來的公事皮包，也是如此。他打招呼的話，是冷淡的，沒有熱情的，他不大知道現

估他在那兒，或者這是怎麼囘事。他準備在這件事情方面小心地體認他的道路。留意他所說的話，和留意他代表他的部到什麼程度。

大家寒喧一番，並且爲打攪聖誕節而抱歉。然後，各就各位，坐下來了。局長說：「富蘭克林先生，首先要對你說明：在這個房間裏你行將看見和聽見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機密，老受到公務機密法的限制的。無疑的，你擁有很多影響貴部的機密事件。如果你尊重國防部的這些機密，我會很感謝的。我可不可以向你請求：你在這兒聽見的只能親自和貴部部長討論？」

富蘭克林先生欠欠身，表示默許，「我們部長已經告訴我，我在部裏特殊的責任，已經使我習慣於處理極機密的事件。你對我說話，不必作什麼保留。現在」——他愉快地向其他三個人輪流地望了一下——「或者你可以把有關的情形完全告訴我了。事實上，除了在一座阿爾卑斯山上有一個人在致力於改進我們農業的家畜之外，什麼都不知道，他是非常正派的，那麼，我們爲什麼要把他看待得好像他曾經偷竊原子的秘密呢？」

「事實上，他曾經偷竊過一次原子的秘密。」局長冷淡地說：「我認爲：閣下和李亞瑟最好的課程，是閱覽在這兒的我這位代表所作的報告。其中包括了與你無關的密碼和曖昧的引證。除掉這些東西，這個故事仍舊一目了然。」這時，局長把龐德的報告交給五〇一，其中大部份對你也將是新的，或者你願意一頁一頁地看，每看完一頁，就遞給富蘭克林先生。」

書房裏靜寂下來了，龐德在瞧着他的指甲，傾聽着窗檻上的雨聲，和壁爐裏柴火燃燒的聲音

，局長聳起背部坐着，顯然在打盹，龐德那份報告，在一頁一頁慢慢地橫過桌面，龐德點燃了一枝香煙，打他的火機聲音，使得局長的眼睛，懶洋洋地睜開了一下，然後又閉起來，五〇一把報告的最後一頁橫過了桌面，富蘭克林看完了這篇報告，把一頁一頁的紙整理起來，平正地堆在他面前，他望着龐德，微笑地說：「你能囘到這兒，眞是幸運。」

龐德也對他報以微笑，但是沒有說什麼。

局長轉身向着五〇一說「如何？」

五〇一把他的眼鏡取下來，用一條手帕來揩拭。「局長，我並不瞭解這種訓練的目的，這似乎是非常光明正大的——事實上，如果我們不知道我們所瞭解的關於布洛菲的情形，它是値得稱讚的，在技術上，他所已經完成的是這樣。他已經獲得了十個——或者說十一個，包括那個已經離去的——適於深度催眠的患者，她們全都是頭腦簡單的鄉下人。她們似乎都患了某種共通的過敏症。我們不知道她們過敏症的起源，並且這都是無形的。它們可能是非常普通的，對牛的那種反應，也是如此。對農作物和植物的反應，則是不普通的。布洛菲顯然打算以催眠術來治療這些過敏症，並且，不但治療，而且對於以前討厭的，引起敏感的東西，變得非常喜歡，例如：在紅玉的情況方面，布洛菲教她「喜歡」鷄，希望『改良她們的鷄種』。

「事實上，治療的機械方式是簡單的，在朦朧的狀況，在瞌睡的邊緣——尖銳的鈴聲，將會驚醒已經睡着的人——使用和脈搏相當的拍節器，和遙遠的呼吸聲，都是普通幫助的催眠東西，

那種唱歌似的喃喃聲，是催眠者通常的聲音。這些少女們上什麼課，看些什麼書，我們都不知道。不過，我們可以假定：這都是布洛菲所希望影響心理的附加方式。

「現在，有充分的醫藥證據，來顯示催眠的效果，雖然，英國醫學會正式對在催眠方面開業的人表示不歡迎，可是，局長，如果你知道了有很多醫生曾經私下接受催眠師的治療——尤其是醉酒的病例——你將會感到驚奇的，這只是順便談談。今天的討論我們能貢獻的，只是認定布洛菲的主意並不是新的，它可能是十分有效的。」

局長點點頭。「李亞瑟先生，謝謝你，」局長說，「你這番話會使他人認爲你不科學，有危險性，我可以向你保證，決不會將你的話予以引用。」

五〇一用手抓頭髮，現出煩惱的樣子，「呃，局長，這可能沒有什麼意義，不過，在我拜讀這篇報告時，我腦子裏與起了很多思想。布洛菲的這種組織，是所費不貲的，不論他的企圖是好的還是壞的，我必須說：我們可以作爲壞的企圖而予接受。這許多金錢，誰來支付？他怎樣開始了這種特殊的研究，找到了支援它的金錢？呃，局長，這聽來可能是古怪的，不過，在這方面的領導人物，恐怕是俄國人。局長，如果你記得的話，在俄國人乘太空船最初環繞地球之時，我曾經對太空人尤利·賈加林的生理情況提出一篇報告，我注意到這個人的特性，當他在倫敦面對着瘋狂地歡迎的人群時，他的表情是沒有變化的。這種情形一直繼續下去，在這次訪問和其後在海外的旅程上，我們小心地觀察着，都沒有發現什麼變化。局長，這種茫然，微笑的面容，沒有精

神的目光，頭腦非常簡單的樣子——有如在我報告中所指出的——全部綜合起來，是個十足的在催眠狀態中的人。我因而大膽地推斷：賈加林在太空艙裏，由於需要做十分複雜的動作，他是處於一種深度的催眠狀態來駕駛機件的。」

這時，五〇一做了一個拋擲的手勢，繼續表示：「局長，我的結論正式被認爲是幻想的。不過，現在，由於你這麼詢問，我特地重述一遍。並且我認爲在布洛菲這一切背後的勢力可能是俄國人。」他轉身向着龐德，「在歌樂山上，有沒有俄國人鼓勵和指導的任何跡象嗎？在那附近的任何地方，有沒有什麼俄國人？」

「呃，那附近有個人名叫波利隊長，我沒有看見過他。可是，他必定是個俄國人。」

五〇一聳聳肩。他對局長說：「呃，我所能貢獻的，如此而已。不過，如果你決定：布洛菲是在做壞事，那波利隊長這個人，不是這項計劃的付款人就是監督人，布洛菲則是個獨立的工作者。這將是適合舊的反情報報復勒索別動隊那種有自主立場的特性的——那個別動隊是一種獨立的黑社會組織，誰出錢雇用他們，就爲誰工作。」

「李亞瑟先生，也許你領悟了一些事情。可是，這種訓練的目的是什麼？他轉身向着富蘭克林。「呃，現在，富蘭克林先生，你以爲這種種一切是什麼？」

農漁部來的這個人，已經點燃了一個雪亮的小煙斗。他用牙齒咬着它，打開公事皮包，取出一些文件，在這些文件之中，他挑出一幅英國與愛爾蘭的地圖，平放在桌面上，地圖上有記號，

指出那是是森林，那是是空曠的地方。他說：「這張地圖，顯示了英國與愛爾蘭農產品和家畜的來源。我承認，我拜讀這篇報告之後，最初的印象是十分惶惑的，有如李亞瑟先生所說：這些實驗似乎是完全無害的」——並且是値得讚美的。可是」——他微笑着——「各位都在關心尋求月亮的黑暗面，我適當地調整着我的心靈。結果，我起了一種非常强烈而可怕的疑心，也許，那些黑色的思想，已經經由一種滲透的方式，進入了我的心靈。不過，我也有一種可能有決定性的證據。現在，這個報告缺少了一項附件，就是那十個少女的姓名籍貫表，這種表有沒有呢？」

龐德從他上裝內部的口袋裏，把一張影印的姓名籍貫表取出來，「抱歉，我不希望這篇報告堆得太厚了。」他把這報表從桌面上滑到富蘭克林面前。

富蘭克林拿起來，瀏覽了一下，然後，他說話了，他的聲音裏有可怕的腔調。「我明白了！我的確認爲我明白了！」他使勁地靠同椅背坐着，好像他對於他所看見的東西，根本不相信一樣。

另外三個人都密切地望着他，相信地——因爲他臉上現出了非常自信的樣子——等待着他。

富蘭克林從他胸前的口袋裏，取出一隻紅鉛筆，傾身向着地圖。然後，他時而對這張籍貫表瞥視一下，再在地圖上那些似乎有關係的地方劃了一連串的紅圈，不過，龐德注意到：這些紅圈劃在森林符號最密的地區。

富蘭克林一面劃這些紅圈，一面表示：「南卡郡——家禽，肯特郡——水果，沙隆郡——馬

鈴薯，」一直到劃完了十個紅圈爲止。最後，他把鉛筆移向東安格利亞郡，劃了一個十字。他抬起頭來，說「火鷄」，把鉛筆丟下。

大家沒有做聲，局長說：「富蘭克林先生，有何高見？」

這個農漁部的官員，沒有回答。他低下頭到公事皮包裏找東西，取出幾張紙，他挑選一張——這是剪下的報紙，然後表示：「我並不希望各位花時間來看報上的農業新聞。不過，這是在十二月初的「每日電訊」報上剪下來的。我不會把它完全唸出來。這是該報的農業通訊員寫的，標題是「關切火鷄：成群地瘟死了。」

「然後，通訊上說：『火雞對聖誕節市場的供應，由於最近的雞瘟，可能受到打擊。因雞瘟而殺的火雞，大概爲二十一萬八千隻……去年供應聖誕節市場的火雞，據估計在三百七十萬隻到四百萬隻之間。今年的數目，將要依據雞瘟更進一步的情況而定。』」然後，他把這張剪報放下來。

富蘭克林先生繼續嚴肅地說：「這種消息只是事情的信號。我們從報紙上努力保持其後的詳情。不過，各位先生，我可以告訴各位，在最近四星期之內，我們已經殺了三百萬隻火雞。雞瘟正在蔓延，東安格利亞郡最厲害。蘇福克郡和漢普郡也有跡象，你們今天午餐所吃的那隻火雞，大概是從國外進口的東西，我們已經核准從美國輸入兩百萬隻火雞，來彌補這種情況。」

局長說：「就我而論，我並不在乎以後有沒有火雞吃。不過，我覺得你已經遭遇了問題。雞

瘟怎樣開始的？」

富蘭克林回答：「我們有一項線索，最初瘟死的火雞，本月初都陳列在奧林比亞國立家禽展覽場，在我們獲得那種結論以前，奧林比亞已經爲下一次展覽而淸潔整理了。雞瘟是一種病原體作祟，傳染性極大。但我們並沒有發現什麼病原體，現在」——他舉起一本有美國標幟的小册子——「各位先生對於生物戰爭的理解如何？」

李亞瑟說：「在二次大戰時，我們間接地牽涉到這個主題的邊緣。不過，到末了，雙方都沒有使用它。在一九四四年左右，美國人有一項計劃，打算在空中噴霧，毁滅日本所有的稻子，不過，羅斯福否決了這項意念。」

「不錯。」富蘭克林說，「一點不錯，不過，這個主題仍舊是活躍的。在我們部裏就是如此，我們的農業很發達，戰時必須免除饑荒。所以，在理論上，在這種攻擊方面，我們是個理想的目標。各位先生，如果開始了這麼一種戰爭，來殺死我們的家禽和動物，來焚燒我們的農作物，那我們在幾個月之內，經濟就要崩潰了，實際上，我們將要跪在地下，乞求麵包！」

「沒有想到過。」局長說，「不過這似乎是重要的。」

富蘭克林把這本小册子舉起來，繼續表示：「這是美國友人在這方面最近的思想。它也包括了化學戰爭與輻射戰爭，不過，這兩者現在與我們無關。這是美國參議院一種文件。現在，我們部裏正在生物戰爭方面作一般的研究。我們的領土和美國比起來，顯得很小，很容易受到生物戰

的攻擊，我把一些要點唸給各位聽好不好？」

局長本來是非常討厭其他部會的問題的。現在，龐德很高興地看見他現出一種禮貌上感興趣的樣子，「富蘭克林先生，請唸吧。」

二十二　生物戰爭

富蘭克林開始以一種平穩解釋的聲音唸這本小册子，時常停下來說明一下那些略去的不相干的章節。

他說：「這一節，標題爲生物戰爭的武器與防護，內容是這樣的：『生物戰爭通常被認爲是細菌學、細菌或病菌戰爭，不過，它是比這些名詞適當的。因爲它包括一切微生物，昆虫和其他瘟疫，以及植物和動物生活有毒的產物，軍方列舉了五種生物戰爭的媒介，包括用來阻止或毁滅植物生長的某些化學混合物：

一、微生物（細菌，病原體，菌，原生動物。）

二、毒素（微生物的，動物的，植物的。）

三、帶病菌的東西（節足動物，昆虫和壁蝨，鳥類和動物。）

四、瘟疫（動物的瘟疫和農作物的災害。）

五、侵害農作物化合物（阻止農作物生長藥物，枯草酸，落葉劑）

「『生物戰爭的媒介，像化學戰爭的媒介一樣，在致命的效果方面，各不相同，因此，不論目的是在於因影響小而暫時失去能力，或者是在於引起重病與很多死亡，都可以選擇最適當的媒介，來照使用者的意願實行。

「『在生物戰爭與化學戰爭之間，有一些重要的不同，生物戰爭的媒介，有一個潛伏期，展的幾天，有的幾星期，』」——富蘭克林抬起頭來望了一下，『瞭解我所談到的奧林比亞家禽有覽場的意義嗎？』——「『它們的反應產生得遲，而化學戰爭的武器，通常在幾分鐘到幾小時之內發生反應。其次，化學戰爭的媒介，比生物戰爭的媒介容易偵查，後者的確認，往往遲得沒有時間作有效的對抗措施。』」——富蘭克林再度望望他的聽衆——「『……所以，權衡之下，生物戰爭是比化學戰爭危險的。雖然，這種優點，可能被它的一項缺點所勾銷，就是：生物戰爭的媒介，在曝露之下，會失去毒性。』」

富蘭克林停住了一下，他的指頭繼續在翻動小册子，「然後，它繼續談到消滅地上軍隊的生物媒介如炭疽熱、斑疹傷害、天花和食物中毒等等。是的，」——他的指頭停止了——「這兒是和我們有關係的：

「『爲害動物的生物戰爭媒介，這些東西可以用來使家畜沒有能力或者把它們毀滅。它們計有兩種：

一、細菌：炭疽熱，三種有密切關係的熱病以及鼻疽病。

二、病原體：脚與口的疾病，牛疫，利夫谷熱，口腔水泡炎，皮膚水泡疹、猪瘟、非洲猪熱、鷄瘟、新城病、以及馬腦炎等等。』」

富蘭克林抱歉地抬起頭來。「這許多不大聽見的專有名詞，唸起來恐怕很難聽吧，不過，在這一部份沒有了。然後，這本小册子繼續談到爲害農作物的生物戰爭媒介。他們說這些媒介可以用作經濟的武器，有如我私下所想到的，布洛非的計劃就是這種例子，他們列舉了一張表，其中包括馬鈴薯枯萎病、稻莖病、燕麥生銹病、甜菜卷頂病、十字花科植物枯朽症，還有昆虫爲柯羅拉多甲虫與非洲土蝸牛等。

「然後，他們談到了『化學的爲害農物媒介』，不過，我並不認爲我們現在要在這方面擔心。因爲它們必須從飛機上噴下來。雖然，它的破壞力是很厲害的。

「現在，這是比較重要的。」——富蘭克林先生的手指停在這一頁上——『生物戰爭媒介的特性，使它們非常適宜於隱蔽或秘密從事的行動。這些媒介非是常濃縮的，身體的感官不容易偵察出來，有一種延遲災害的效果，這使得一個工作者可以靜靜地把有效的數量放進建築的通風系統，食物和自來水源頭，以及其他經由和很多人接觸可以迅速傳播的地方。』」

富蘭克林停住了一下。「這對我們是有意義的，你們瞭解關於我所指家禽展覽是什麼意思嗎？在展覽之後，病原體由陳列而傳播到全國各地，」他繼續回到那本小册子，「這兒繼續表示：『一種有意義的因素是這樣的：通常，用生物戰爭媒介比用化學戰爭媒介可能擴及更廣大的有效

地區，試驗已經顯示：廣及幾千平方英里的地區，是極其宜於生物戰爭的。』富蘭克林拍拍他面前的紙，「各位先生，這方面如何？我們談到新毒氣，新神經瓦斯——都是德國人在戰時發明的。我們發展和反對發展幅射能和原子彈，這兒說的是「幾千平方英里」，各位先生，英國本土有多少個幾千平方英里？」他的目光諷刺地對這三個高級情報官員望了一下，「我會告訴各位的，我們這小小的土地，包括全部愛爾蘭在內，總共只有十萬平方英里。」

然後，富蘭克林唸到「防護措施」了：「小冊子說：『生物戰爭的防護，由於媒介難以偵測，通常是複雜的，視覺、嗅覺、或任何身體上其他感官，都不能把它偵測出來。因此，目前無法對它作迅速的偵測和確認。』」

富蘭克林把這本小冊子丟在桌上，他突然笑起來了，把他那雪亮的小烟斗抓起來，開始裝烟絲，「好了，各位先生，原告休息了。」他沒有忘記這是聖誕節。

局長說：「富蘭克林先生，謝謝你。我是不是可以認爲：你的結論是布洛非在對我們英國從事生物戰爭呢？」

「是的，」富蘭克林肯定地說。「我的意思是這樣。」

「你怎麼發展了這種結論？在我看來，他似乎是在做相反的工作，你的推論到底是怎樣的？」局長說。

富蘭克林傾身向前，指着他在東安格利亞郡所劃的紅十字。「這是我的第一項線索。菠莉•

達斯克這個少女——就是在一個月以前離開了歌樂山的人——家住在這兒附近的某個地方，你們可以看見這兒的記號，顯示這是養火鷄農人最多的地方。她患了火鷄的敏感症，布洛非授意她：回來之後，要熱心改良火鷄種。在她返國後一星期之內，火鷄就發瘋了，這是英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鷄瘟。」

李亞瑟突然拍了一下大腿，「嗨！富蘭克林！我覺得你說得很對！請你繼續講下去。」

富蘭克林轉身向着龐德，「呃，這位先生在那山上的實驗室探視時，他看見了一排一排的試管，裏面盛了雲霧狀的液體，那是什麼？也許是發雞瘟，炭疽熱的病原體吧？報告談到：實驗室有朦朧的紅色燈光。這是不錯的，病原體的培養，在明亮的光線下會受傷的，也許，在菠莉，達斯克下山之前，布洛非拿一瓶這種噴霧的東西給她，說這是一種火雞的補藥，會使火雞長得更肥更健康，記得在催眠談話中關於「改良雞種」的東西嗎？也許布洛非叫她到奧林比亞去參觀展覽，甚至在展覽會找一項工作如打掃清潔之類的事情，只是偶而在展覽場對那些名種火雞裏把這種東西噴射一下，這樣傳播一下，就已經很夠了。

「她必定獲得囑咐要保守秘密，這是獨特的東西。或者，如果這種補藥證明了布洛非所宣稱的事成了功，她還要獲得公司的股份。這是很容易做到的，她只要在雞籠附近走動——或者布洛非給她一種特殊的皮包來携帶這些東西進去——靠在鐵絲網上，噴射過去！這種工作做過了，容易得像掉下一根木柴一樣。

「呃，如果各位願意再聽下去，我可以推斷：她可能奉到指示，要在展覽的最後一兩天做這種工作，那麼，它的效果就不致於很快的發生了。然後，在展覽之後，所有名貴的火雞，都回到分散在英國各地的雞主人那裏去了，情況就是這樣！」——他停住了一下——「告訴各位，情況就是這樣！三百萬隻火雞死了，各地仍舊有火雞在死亡。於是，只有花大量的外滙到海外去買火雞補充了。

這時，李亞瑟已經興奮得臉紅了，他把手在地圖上橫掃物一下，說：「還有其他的女孩子！她們全都是危險地區的人！全都是農作物和家畜非常繁昌的地方的人。各地隨時都有展覽——牛展、雞展、甚至馬鈴薯展——我想，柯羅拉多甲虫是爲害馬鈴薯的，非洲熱是爲害猪的。」

「老天爺！原來這麼簡單！你不必作特殊的努力，只要把病原體放在適當的溫度中過一會兒就行了，這些鄉下的少女，將會獲得這些指示。而她們隨時都在相信她們是聖徒！眞是奇怪。我眞正要承認這個人勝利了。」

局長現出非常憤怒的樣子，他猶豫不決。轉身向着龐龐，咆哮着：「你以爲如何？」

「局長，恐怕他的猜測是適合的，是沿着路線發展，順理成章的。我們知道這個人。也適合他。甚至誰付錢給他都沒有什麼關係，他可以自己籌款，大賺其錢，他所必須做的，只是發動一次英鎊的跌勢，如果富蘭克林先生說得對，美國的這本小册子做他的後盾，那我們的經濟事實上就會崩潰，我們英國也就隨着完蛋了。」

局長站起來。他說：「各位先生，好了，富蘭克林先生，你會把你所聽到的話告訴部長吧？當他認爲適當時，那就應該由他去告訴警察總監和內閣了，我要去進行防阻的措施，首先要通過刑警總隊長羅納，華萊士爵士，我們必須捕獲菠莉，達克斯這個女人，另外那十個少女，等她們一回國，也要抓起來。她們將會受到仁慈的對待，這並不是她們的錯誤，然後，我們必須考慮如何處理布洛菲先生。」他轉身向着龐德說：「你在這兒再停留一會，好不好？」

富蘭克林和李亞瑟二人告辭了，局長按鈴叫哈蒙德送他們離去。這兩個人離去後，他又再度按鈴。「哈蒙德，請端茶來。」他轉身向着龐德，「或者要喝威士忌汽水？」

「局長，請吩咐來威士忌吧。」龐德非常安慰地說。

局長表示：「不好的威士忌。」他走到窗子邊上，向窗外的黑暗和雨觀望着。

龐德把富蘭克林的地圖拉到面前來研究。他想：在這件案子上，他已經知道了很多東西——從宗譜紋章院的內部到農漁部的內部，許多事情，許多秘密。這棵巨大而枝極繁多的樹，竟從九月間的一顆小種子裏生長起來，這多麼奇怪！這顆小種子就一個女子，她在一家賭博俱樂部豪賭，但却沒有錢付賭帳，關於龐德的辭職信如何？現在看來是非常愚笨的。他和以前一樣，非常喜歡他的老行業。現在，有一件掃蕩工作要去完成了，他必須去做，或者，無論如何要去領導，或者組織。到茶與威士忌來臨時，龐德非常明白他要對局長作什麼表示。祗有他去做掃蕩的工作。他已經流露了這種樣子。

哈蒙德端了盤子進來，隨即退出去了，局長坐回到他的椅子上，粗暴地叫龐德自己倒威士忌
在他自己則端起一大杯濃茶，放在他面前。

最後，他不高興地說：「詹姆斯，這是一件不正當的事。不過，是可以理解的。我想：最好一面做些事。」他伸手抓起了桌上的紅色電話，這是通懷特荷爾的秘密總機一根專線，全英國人可以使用這種電話的，只有五十個人。「請接刑警總隊長羅納．華萊士爵士公館，好嗎？」這方，把茶端起來，滿滿地喝了一口。然後，「華萊士，是你嗎？我是局長。打擾你的午睡，抱歉。」那一端在大笑。局長微笑着。「在看一篇十頁厚的關於娼妓的報告嗎？我爲你害羞。而且是在聖誕節。呃，趕快收起來，好不好？

「現在，有一件十萬火急的事。記得希洛菲和霹靂球案件嗎？呃，他現在再度出現了，說來話長，時間不許可，明天早晨，你將會看到報告的，農漁部和這件事有關。是的，大家都有關係，有個富蘭克林先生將會和你接觸，他是個控制瘟疫的高級官員，祗有他和他的部長知道這件事。那麼，你們的同事向他報告，送副本給我，好不好？我只和外交方面接觸。你們的朋友〇〇七他主辦這件案子，在外交方面，如果你們需要什麼特別詳細的情況，他可以借給的。現在，事不遲，雖然今天是聖誕節，你們的同事也要立即去緝拿一個女人，她名叫菠莉．達斯克，二十五歲左右，居住在東安格利亞郡，好不好？

「這個女子可能出生於一個中下層的家庭，和火雞飼養場有關係。在電話號碼簿上可以找到

的，她的特徵不知道。不過，她剛剛在瑞士渡過了幾星期，在十一月底回國的。當你們找到她的時候，你們要把她拘禁起來，說她把瘟鷄輸運回國，好了，就是這樣。不過，要溫和地對待她，她自己並不知道她在做什麼。告訴她父母：這沒有什麼關係的，如果你們需要正式的命令，你們要到富蘭克林那裏去索取。當你們找到她的時候，你們要告訴富蘭克林，他會來向她詢問一些問題的。當他獲得了答案的時候，你們就可以釋放她了。

「然後，第二項任務，有十個和菠莉．達斯克的家世非常相似的少女，可能從蘇黎世乘飛機回到英國和愛爾蘭，從明天起，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在機場或港口的海關上，要把她們完全抓起來。〇〇七有一張她們的姓名籍貫表，並且把特徵說得很清楚，我們駐蘇黎世的工作人員，可能或者不可能把她們的行期告訴我們。聽淸楚了嗎？好的。〇〇七會在今晚把這張表帶到蘇格蘭場來的。

「這個故事太長，現在我無法詳細告訴你。不過，你可曾聽見過生物戰爭嗎？對了，就是旋疽熱等等。好了，我正要和〇〇七談這些，再見，華萊士，聖誕快樂！」

他放下了電話，向在他對面的龐德望着，他說：「我們要注意，華萊士說：這是我們把布洛菲這個傢伙制伏的時候了。我同意。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從沒有想到過我們要從瑞士方面得到什麼幫助，甚至我們可以獲得這種幫助，那在我們採取行動之前，他們必定會鬧得盡人皆知，那時，布洛菲這個傢伙可能已經溜到北平或者其他地方，去做別的壞事了。」局長瞪着龐德：「有任

何構想嗎？」

這來得和龐德預料的一樣，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把杯子仔細地放下來，開始急速地談話了。當他敍述他的計劃的時候，局長的臉色變得陰沉了，最後他說：「局長，這是我所感覺到的唯一的方式。我所需要的，只是請假兩星期。如果有幫助的話，我可以提出一封辭職信。」局長轉動椅子，向壁爐中旺盛的火焰凝視着。

龐德靜靜地坐着，等待他的裁決，他希望局長會認可這項計劃，他也希望局長予以否決。那危險的高山！他不希望再看見殘忍的事！

局長回轉身。他那灰色的眼睛現出兇惡的樣子。「○○七，好的。就這樣辦吧。我不去和警察總監談這件事了，他不會贊成的，不過，你要當心。好嗎？」

「局長，我明白，我可以請兩星期假嗎？」

「可以的。」

二十三　結婚禮物

現在，高翔在一萬英尺上空的軍艦號客機，正在飛越英吉利海峽，詹姆斯•龐德身懷華德式手槍，在機艙邊向外眺望。這一次，護照上使用着他自己的眞實姓名，不過，他感到更像上次喬裝的郗拉利•布酒爵士。

他瞥視着手上的新勞力士錶，猜想他們可能在預定時間——下午六點鐘，到達馬賽。這次出國，行前是匆促的，頭天晚上，他在情報局工作得很遲纔回家，今天上午，又在原形畢露機上確定布洛非的面貌，和刑警總隊長校對詳細的情況，料理私事，慕尼赫方面的事，用打字電報機和蘇黎世工作站交談，甚至想到了請古德迺小姐在聖誕假期過後去和沙布•巴斯克聯繫，請他在那十個女孩的姓氏方面做一些工作，並且，對於紅玉•濕涉的世系，要特別和王室攀上關係。

在半夜裏，他曾經打電話給在慕尼赫的黛西，聽見了她那悅耳、興奮的聲音，她說：「詹姆斯，我已經買了漱口洗臉用具和一堆書，明天，我會到組格斯比茲去，在那兒晒太陽，以便你下次看見我的時候，覺得我好看一些。今天我在旅館的房間裏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這些佳餚，我敢打賭，必定比你吃的東西比較好。」

「我吃了兩份火腿三明治和一品脫威士忌。呃，黛西，聽着。明天，我會把我的出生證明郵寄給妳，並附寄一件給英國領事的說明書，申述我希望儘快地和你結婚。不過，這事還要過好後天。他們必須郵寄結婚預告之類的東西，領事會把有關情形告訴你的。現在，你必須趕快準備你的出生證明書，一併交給他。啊，你有了嗎？」龐德笑了。「那就更好了，那麼，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我有件事情要做，大概需要三天左右的時間，明天，我要去找你父親，請他答應我們的婚事，和準備有關的事項，你不必去，要留在你居留的地方，這是男人們的談話，現在他還沒有睡覺吧？我要打電話給他了。好，現在，你上床睡覺吧，否則，到舉行婚禮的時候，你沒有精神

來經歷儀式呢。」

他們都不希望對方的聲音消失，不過，最後，他們不得不交換飛吻，互道晚安。然後，龐德又打電話給瑪恩•杜勒戈，杜勒戈的聲音，差不多是他女兒一樣興奮的。

龐德抑制着高興的心情，說：「呃，瑪恩，請你聽着：我希望你給我一件結婚禮物。」

「親愛的詹姆斯，任何東西，只要是我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他笑起來了。「或者，某件我可以據爲己有的東西也行。你所喜歡的這件東西是什麼？」

「明天晚上我會告訴你。我已經預訂了法國航空公司明天下午飛赴馬賽的班機，你會派人來迎接我嗎？這是生意。那麼，你可以召集你的負責人來開一次一小型的會議嗎？我們需要充分運用我們一切的頭腦，這事和我們在瑞士的售貨組織有關，這方面有採激烈措施的需要。」

「哎呀！」他的聲音裏有充分的瞭解，「不錯，在我的售貨地圖上眞正有個不良的所在，我自然會召集有關的僚屬的，親愛的詹姆斯，我可以向你保證：任何可以做的事情，都會完成。當然會有人去迎接你。我自己或者不會去。因爲今年冬天的晚上太冷了，不過我會安排得使你受到適當的招待的。再見，親愛的小伙子，晚安。」

電話掛斷了。這隻老狐狸！難道他以爲龐德可能採取了一項輕率的行動，或者他已經在他的電話上裝了一具特殊的儀器，探測到電話線上的共鳴和偷聽的警告嗎？

冬天的太陽在雲層上西墜了，展開了黑夜的序幕。

龐德在飛機上打盹，心中想着要想法睡一覺纔好。

在馬賽，有個出租汽車司機來迎接龐德，這個人一副海盜臉，滿口低級趣味的言詞，在飛機場，他顯然和每一個人都熟識，大家都和他打趣的，龐德被認爲是一個英國富翁而接待着，因而使得這個司機成了大家的目標，龐德只是個呆頭呆腦的英國旅客。這個司機自稱爲馬留，事實上，他的樣子也得像古羅馬的大將馬留。在機場，他雖然那麼粗鄙，但是，一到出租汽車裏，他就向龐德道歉了。「我這種惡劣的態度，請你原諒。」他的法語也突然變得非常純粹了。「我曾經受到吩咐主要在機場上努力得到你，而又要使大家根本不會注意你，飛機場那些官員，我全都認識，他們也都認識我。如果我不現出我的本來面目——他們所認識的馬留這個出租汽車司機——如果我顯示出恭敬的樣子，長官、懷疑的目光，就會落在你身上了。我做着我自認爲最佳的表現，你會原諒我嗎？」

「馬留，我當然會，不過，你不宜那麼滑稽，你幾乎使我笑起來了，那可能會壞事的。」龐德說：「呃，請你告訴我：馬賽有名的蒸魚仍舊和從前一樣好嗎？」

「可能，」馬留說，「不過，這個名菜事實上已經沒有了。現在沒有眞正的蒸魚，因爲地中海沒有這種魚了，現在的蒸魚是利用別的魚來做的，你最好到港口的小館子裏去吃，隨便那一家，那都可以領略到老馬賽的風味。」

現在，他們在有名的卡尼比爾大道上，穿越擁擠的車輛了，馬留停住了和他談話，而在咒罵

其他的司機了。龐德聞到了海的氣息。咖啡館裏正在演奏手風琴，他想起了從前法國各市鎭犯罪案件最多的時候，而這一次，他却是在魘鬼的這一邊，他想到這裏，覺得很好笑。

在卡尼比爾大道的末端，馬留向右轉上了羅馬路，然後又向左轉入佛勞路，這兒離比基碼頭沒有多遠，就在舊港的旁邊。舊港入口的燈光，短暫地對他們閃了兩下。然後這輛汽車就駛到了一幢新的公寓前面，這幢公寓的底層有個大玻璃箱，上面有耀眼的霓虹燈顯示這是「杜勒戈電氣用具公司」。

這個商店明亮的內部，陳列着你在一家電氣用具公司，可以看見的一切東西——電視機、收音機、留聲機、電熨斗和電扇等等。馬留非常迅速地提着龐德的手提皮箱，橫過人行道，穿越在玻璃箱旁邊的轉門。這兒的走道上舖了地毯，比龐德所想像的要富麗一些。在電梯旁邊的門房室，有個人走出來，一聲不響的接着手提皮箱。

馬留轉身向着龐德，對他笑一笑，霎一下眼睛，猛力地和他握了一下手，簡略地說：「再見。」就匆匆走了。

這個門房站在已經開門的電梯間的旁邊，龐德注意到他右臂下的有東西凸出來，由於好奇，在進電梯時，他故意從這個人的身上擦過去。不錯，有些很大的東西，一件眞傢伙，這個人對龐德現出一種感到討厭的樣子，然後，按了最上一層的掀扭。此後，這個人的兩隻眼睛，只是望着表示房屋層別的數目字，等待着最上面一層。

到了頂層之後，門房提着龐德的手提皮箱，領導龐德走上舖了地毯的走廊，牆上有突出的燈架頗爲悅目，他打開了一扇門，這是一間非常舒適的臥房，前頭是一間浴室。那巨大的窗口，現在是窗帘遮蔽的，龐德猜想這兒大概會把港口的景色一覽無遺，這個人把他的手提皮箱放下，說：「杜勒戈先生希望你一到就去見他。」

龐德覺得這是顯示一點自主的時候了。他堅決地的說：「請你等一等。我要到浴室去一下。」然後，他走進了浴室，洗洗臉——他高興地注意到：香皂是英國貨，最好的牌子，其他生髮油和梳子等等，也都是英國的出產。瑪恩，杜勒戈眞正在使他的英國客人感到「賓至如歸」了！

龐德在浴室過了一會，然後，走出來，跟着這個門房走到走廊末端的門口。這個人並沒有敲門就把門打開，龐德進入之後，隨即關上了。

瑪恩笑得露出了牙齒，從他所坐的桌子上站起來，橫過這寬大的房間，張開兩臂，摟着龐德的脖子，在他左右兩邊的臉上各吻了一下。龐德抑制着他的畏縮，在瑪恩寬大的背部輕輕地拍着，瑪恩站開，笑起來了，「好了！我發誓不再做這種動作了，下不爲例。好嗎？不過，拉丁人的這種熱情必須發出來，是不是？你原諒我嗎？好。來，喝點飲料。」——他對着餐具架揮揮手——「坐下來，告訴我，我可以爲你做什麼事，我發誓不再談到黛西，直到你完成你的事情爲止。不過，告訴我」——他現出乞求的眼色「——你們兩人之間沒有什麼問題嗎？你不會改變決定嗎？」

龐德微笑着，「瑪恩，當然不會，每一件事情都已經安排好了。在這個星期之內，我們就要結婚了，舉行婚禮的地方是慕尼赫英國領事館。我已經請假兩星期。我們該到克玆布赫去渡蜜月，我喜歡那個地方，她也是一樣，你會去參加婚禮嗎？」

「參加婚禮！」瑪恩大叫了，「你們要離開我到克玆布赫去。現在」——他用手指了一下餐具架——「讓我靜一下，你自己去倒飲料吧。我太高興了，現在要停下來，變聰明一點，我手下兩個最好的組織家，正在等待。我希望你單獨和我相處一會兒。」

龐德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加上一些水。他走到桌子旁邊，這兒有三把椅子，排成一個半圓形，面對着這位僵屍黨的首領，龐德在靠右的那把椅子上坐下來。「瑪恩，我也希望我們兩人獨處一會兒。因爲有些事情我必須告訴你，這些事情對我的國家是有影響的，我曾經獲准把它們告訴你，但是你不能告訴他人，這樣行嗎？」

瑪恩舉舉右手，用食指緩慢地、慎重地橫過他的胸前。現在，他臉上是非常嚴肅的，幾乎是異常殘忍的。他傾身向前，把兩隻手放在桌子上，「繼續說。」

龐德把全部的故事都告訴了他，甚至他和紅玉的往來，也沒有省略。對於這個人，他已經感到非常尊敬了，他說不出爲什麽。這部份是動物磁力，部份是瑪恩對龐德如此的坦誠，如此的信賴，把他自己全部秘密都告訴了他。

瑪恩的表情一直是嚴肅的，祇有他的眼睛在不斷地對龐德臉上掃射。到龐德講完時，瑪恩靠

向椅子背坐着。他拿起一包藍色的高盧牌香煙，點燃一枝放在嘴角上，於是，藍色的煙不斷地從他口裏噴出來，好像他身體內部有一具蒸汽引擎一樣。他一邊吞雲吐霧，一邊說話。「是的，這的確是一件卑鄙的事。必須把它予以終止，摧毀。對於這個人，也是這樣。親愛的詹姆斯，」——他的聲音是陰沉的——「我是個罪犯，是個大罪犯。我經營妓院，許多娼妓，我走私，我保鏢，如有可能，我到豪富者那兒去偷竊。我犯過很多法，在犯法的過程中，我時常不得不殺人。也許，有一天，也許不久，我會改邪歸正。不過，做了這個幫會的首領是難以後退的。沒有我手下的保護，我的生命不會有多大價值，過後我們會知道的。不過，布洛菲這個傢伙太壞了，太討厭了，你來要求我們組織對他作戰，去毀滅他，你無需回答，我知道是這樣。這是一些不能由政府出面來做的事情。你的長官是對的，你們和瑞士辦交涉不會有什麽結果的，他們希望我和我的手下去做這種工作。」他突然微笑起來了。「這就是你所談到的結婚禮物，是不是？」

「瑪恩，一點不錯。不過，我也要去參加的，我要盡職我的一份力，我希望我自己去解決這個人。」

瑪恩深思地瞧着他。「我不喜歡這樣，同時，你也知道我爲什麽不喜歡這樣。」他溫和地說，「詹姆斯，你是個十足的傻瓜，你現在還活着，已經够幸運了。」他聳聳肩。「不過，我的話是多餘的，你追蹤這個傢伙已經經歷了漫長的路程，你希望來結束它。對不對？」

「是的。我不希望別人來射擊我所獵取的狐狸。」

「好，好，現在，我們把其他的人叫進來吧？他們需要知道原由。我的命令歸命令，可是我們都需要知道我們怎樣把它提出來。我有一些主意。我認爲這樣可以做好，可以迅速地做好。不過，也必須好好地做，乾淨地做。關於這件事情，必須不致雜亂無章。」

瑪恩拿起電話，說了幾句。一分鐘後，門開了，兩個人走進來，略微對龐德望了一下，就在兩把空椅子上坐下來。

瑪恩對靠着龐德的這個人點點頭，這個人像一隻大公牛，兩隻耳朵向外張，鼻子是破的，「這位是齊齊——他是善於說服他人的。」瑪恩獰笑着說。

龐德看見這個人那兩隻冷酷、淡褐色的眼睛，迅速而勉强地望了他一下，隨即回到他的首領身上。「謝謝。」

「這位是陶桑，他是我們的塑膠專家，以「爆破專家」而知名。我們將需要充分的塑膠。」

「眞的，我們需要迅速的爆破物。」龐德說。

陶桑傾身向前，以顯示他自己。他瘦瘦的，有標準的腓尼基人的側影，臉上有些天花斑點。龐德猜想他是吸海落英的。他對龐德作了一個同謀的短暫的微笑。「謝謝。」

瑪恩用手指着龐德說：「呃，這位是我的朋友。我最最好的朋友。只要稱他中校就行了。現在來談要事。」

瑪恩用法語對這個兩人談話，過了一會，他改用科西嘉語急速地講了，龐德一點也不懂。有

一個時期，他從抽屜中取出一幅瑞士大地圖，平放在桌上，找尋着，用手指指着恩加町。這兩個人伸長脖子，仔細地研究着地圖，然後，坐下來。齊齊說了一些話，其中提到斯特拉斯堡，瑪恩熱切地點點頭。他轉身向着龐德，把一枝鉛筆和一張大大的紙遞給他。「請你在上面畫點東西好不好！一幅歌樂別館和其他建築的圖形，大小和距離都要和實際的建築成比例。然後，我們用塑膠做一個完全的模型，那就不會弄錯了。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工作做。」

龐德低下頭來畫那些房子，其他三個人則在談話。電話響了，瑪恩拿起聽筒。他講了幾句話，隨即掛斷了。他轉身向着龐德，現出懷疑的樣子。「這是倫敦宇宙公司拍給你的電報。它說：『鳥兒群集在鎮上，明天全飛掉。』我的朋友，這是什麼意思？」

龐德說：「瑪恩，抱歉，我忘記告訴你你會收到這樣電信的，它的意思是說那十個少女都到了慕尼赫，明天都乘飛機到英國去。這是好消息。她們離開那兒是很重要的。」

「啊，好極了！眞是好消息，你沒有讓這個電報直接拍給你，做得很對。你是假定不在這兒，並且根本不認識我的。」他對，兩個人講了幾句科西嘉話，他們點點頭。

過了不久，這些會議就結束了。瑪恩把龐德的作品看了一下，交給陶桑。這個人看了一遍，把它鄭重地摺起來，好像它是股份證書。這兩個人對着龐德這個方向微微地點點地，隨即離開了這個房間。

瑪恩滿意地坐下來。他說：「事情順利地進行。所有的參加人員，都會獲得優厚的報酬，並

且他們喜歡打鬪，我率領他們去，他們更高興。」他狡猾地笑了一聲，「親愛的詹姆斯，他們不大信賴你。他們說你會礙事的。我不得不去告訴你可以在外圍射擊與戰鬪。當我這樣告訴他們時，他們必須相信我。我還沒有讓他們失望過，我希望我說對了？」

龐德說：「請你不要試驗我，我從來沒有入過一個科西嘉人的夥，現在我也不想開始。」

瑪恩很開心，「你可能用手槍取勝，但不要在近距離作戰。我的手下都是猪，大猪，我挑了五隻最好的，加上你和我，共計七個人，你說山上有多少人？」

「大概八個。另外還有那個大頭目。」

「啊，是，那個大頭目，不要放過了他。」瑪恩站起來，「呃，我的朋友，我已經叫了晚餐，就在這兒吃，菜還不錯，然後，再喝一點酒睡覺，好不好？」

龐德熱誠地說：「我想不到什麼更好的事了。」

二十四　空中舌戰

第二天，午飯後，龐德先後乘飛機和火車低達斯特拉斯堡的紅屋旅館。

這時，他非常高興，一方面，他在馬賽和準岳父瑪恩．杜勒戈，談得很投機，一方面，在他面前樂觀的美景：工作馬上完成，工作完成了，就和黛西結婚。

這天上午，開了很多會，會場陳列了歌樂別館及其附屬建築的塑膠模型。這都是在頭天晚上

趕製的，新的面孔來了，在急速的方言中，接受了他們的命令，然後，又消失了——這些面貌都是兇神惡煞的，不過，却都有一種共同的表情——忠於他們的首領，龐德對於瑪恩處事的權威和明快，留有非常深刻的印像。因爲，瑪恩這時在從獲得一架直升飛機到對死者的家屬將要付的撫卹金方面，每一問題，每一種事故，都有決定和安排，沒有什麼遺漏。

瑪恩並不喜歡直升機方面的事。他對龐德說明：「我的朋友，你明白：這種機器只有一個來源：法國右翼的秘密陸軍，恰巧他們對我負有一種義務，並且是一種重大的義務，因此我可以獲得一架直升飛機。我並不喜歡和政治相混，我喜歡我可以有條理和平靜工作的地方，我不愛革命。他們到處製造混亂。今天，我不知道我自己的一項工作，何時會受某件和阿爾及利亞的恐怖份子有關事件的干擾，因而斷絕交通，挨門逐戶地搜查，他們是我的生存的致命傷，我手下的一舉一動，幾乎都瞞不過區域防衛局諜報人員的耳目——我想你必定知道：這個組織是法國情報機構最近的名稱，它屬於內政部。由於名稱時常在改變，他們變得和俄國人一樣壞，我發現它非常討厭，並且難以滲透。它並沒有舊的情報局那麼好，使得愛和平的生活竟是非常困難的。不過，我自然有手下在法國陸軍秘密組織。它擁有一架由軍中偷來的軍用直升飛機，藏在斯特拉斯堡附近萊茵河上的一個城堡裏，這個城堡屬於某個瘋狂的伯爵，他是個法西斯黨人，不反抗某些事情就不能過活的，有些法國人總是這樣。因此，他把他的金錢和財產都用來支持叛軍方面的薩倫將軍。他的城堡是遙遠的，他假裝爲一個發明家。這架飛機停在他的馬房裏，一批機匠——自然是叛

軍方面的人——在照顧着，他農場上的人，並不驚奇。

「呃，今天早晨，我用無綫電話和這個負責的人通了話，要把這架直升飛機借用二十四小時，請他派最好的駕駛員駕駛。現在，他已經動身去作準備，加油。不過，這是不幸的事。以前，這些人是對我負債的，現在，我却變成債務人了。」他聳聳肩，「有什麼關係？馬上我就要使他們在我的掌握之中。法國的警察和海關人員，有一半是科西嘉人。對於僵屍黨他們是重要的執照。你明白嗎？」

在紅屋旅館，他們已經爲龐德預訂了一個很好的房間。旅館的人都很客氣地招呼他。這是不是僵屍發所經營的地方？龐德依循這個市鎭的傳統，吃了一頓簡單的晚餐和半瓶香檳酒。然後，愉快地上床睡覺。

第二天上午，龐德沒有外出，他在房間裏換上了滑雪的服裝，叫侍者去買了一副滑雪眼鏡和一雙薄的皮手套。這雙手套足以保護他的手，而又合適得能夠使用手槍。他把手槍裏的彈夾取出來，退出在槍膛中的那顆子彈，戴着手套面對穿衣鏡實習射擊，直到滿意了爲止。然後，他把子彈裝回去，將手槍放到在褲腰皮帶內側的槍套裏。

他叫侍者把帳單拿來，付清了，咐吋把他的行李寄到綦尼赫的「一年四季大旅社」黛西那裏，再叫侍者買了一份當天的報紙，在窗前坐下來閱覽。過了一會，他觀看着街上往來的車輛，忘記了他手中的報紙了。

在中午十二點鐘，電話鈴響了，他下樓離開旅館，一輛灰色的汽車，停在門前，這是事先約定的，司機爲齊齊，他對龐德的招呼，簡單地答覆着。他們靜靜地行駛了一小時，橫過那些無趣的鄉間，最後，向左邊轉上了第二條路，進入一條泥濘的巷子，蜿蜒地穿越茂密的森林，在適當的途中，出現了一道保養得不好的石牆，這道石牆很長，圍繞着一大片土地。他們駛進了一扇已破的大鐵門，通入一個公園。在那沒有除草的車道上，出現了最近的車輪痕迹。他們沿着這些痕迹，經過一座已荒廢城堡的正面，再穿過森林，到達森林的邊緣。這兒有一座大馬房，修理得很好。

他們停在馬房外面，齊齊把喇叭按了三短聲。在馬房那巨大的雙合門上的一扇小門打開了，瑪恩走出來，他愉快地招呼着龐德：「我的朋友，請進，你來得正是時候，我們可以吃一些美味的斯特拉斯堡香腸和利克維酒。這種酒淡而苦，不過，還可以解渴。」

馬房內部，幾乎像個電影拍攝場。耀眼的燈光，照着一架笨拙的軍用直升飛機，某個地方傳來了小發電機轉動的聲音。這兒似乎充滿了人。龐德看得出僵屍黨那些人的面孔。他猜想：其他的人大概是這兒的機械匠了。兩個人站在梯子上，機身是黑的，這一片漆白了，他們正忙於在白底子上漆一個紅十字，另外還有 FLBGS等字母，油漆還沒有乾，大概這是僞裝爲民用航空機的字樣。

瑪恩把龐德介紹駕駛員，這個人名叫喬治，穿着工裝褲，年紀很輕，金髮雪亮。瑪恩對龐德

說：「上機後，你坐在他旁邊，他是個優秀的駕駛員。不過，那邊山谷的地形，他不熟悉，他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麼歌樂山，吃飯後，你最好和他去研究地圖。通常的途徑是巴斯利——蘇黎世。」他愉快地笑了。然後又用法語說：「喬治，我們將要和瑞士的防空司令部進行一些有趣的談話，對不對？」

喬治沒有笑，他只說了一句話：「我認爲我們可以愚弄他們。」隨卽就去做他的事情了。

龐德接到了一段一呎長的香腸，一塊麵包，一瓶利克維酒，坐在翻轉的箱子上來享受，瑪恩則去監督把應用的東西裝上飛機——幾挺手提輕機槍和一些六吋見方的包裹，它們都是用紅色的油布包着的。

在適當的時間，瑪恩召集他的隊伍——包括龐德，迅速地檢查輔助的武器——在科西嘉人方面，這包括他們善於使用的飛刀。這些人，都和瑪恩一樣，穿了灰色的滑雪服裝，它們都是嶄新的。瑪恩把灰色的鋼盔遞給他們，鋼盔上有「阿爾卑斯山聯合警察局」字樣。瑪恩在交付龐德的鋼盔時表示：「這兒沒有什麼阿爾卑斯山聯合警察局這種組織。不過，我懷疑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的朋友們會知道，至少，我們的臂章首先會給予重要的印象。」

瑪恩看了一下手錶。他轉身用法語呼喚着：「兩點四十五分。都預備好了嗎？那麼，我們走吧！」

一輛農場牽引機發動了，這架直升飛機的繫在它後面，馬房的大門打開了，牽引機拉着直升

飛機，慢慢地離開馬房，到達了草地上，冬天蒼白的陽光，照在金屬上發亮。牽引機解開了，駕駛員和龐德，先後爬上了鋁質的小梯子，進入升開的駕駛室，用皮帶把他們自己綁好。其他的人隨後進入機艙，梯子拉上來了，門關好後，就鎖起來了。在地面上，機械匠翹起了大拇指，駕駛員低下頭去看控制的機件。他按了發動器，在最初幾聲猶豫的咳嗽之後，引擎正常地開動了，螺旋槳開始轉動。駕駛員向轉動的尾部螺旋槳望了一下，他等待着，直到這兒的速度指針高到了兩百，然後，他放鬆煞車，慢慢拉起上升桿。這架直升飛機顫動着，不願意離地。然後，輕微地震動了一下，他們就升起來，迅速地上升到樹林上方了，駕駛員收回輪子，安好左邊方向舵，將操縱桿推向前面，他們就離去了。

他們幾乎立卽就在萊茵河上，巴斯利市躺在前頭，被一層工廠的濃烟籠罩着，他們的高度升到了兩千呎，駕駛員保持着這種高度，掠過市區的邊沿，飛向北方，這時，龐德的耳機上有了靜電的噼啪聲。瑞士空中管制所在客氣地用德語要求他們表明身份。駕駛員沒有做聲，對方在繼續詢問，問得更急促。駕駛員用法語說：「我不懂你的話。」過了一會，一種說法語的聲音在再度詢問了。駕駛員說：「說淸楚一點。」對方照辦了。駕駛員回答：「紅十字會的飛機，運血將到意大利去。」

無線電話靜止了。龐德可以想像到底下某個地方管制室的情況——爭論的聲音，懷疑的面孔。另外一種聲音，用法語以較具權威的腔調說：「你們的目的地是那兒？」駕駛員答：「等一等。我

來看一看，請等一會兒。」過了幾分鐘，他說：「瑞士空中管制所嗎？」「是的，是的。」「我們是FL—BGS・我的目的地爲意大利伯林卓納省奧斯迫達爾聖達摩加鎮。」無線電話再度靜止了。

過了五分鐘，又有聲音在說話了：「FL—BGS，FL—BGS。」駕駛員回答：「是的。」「你們的識別信號，我們沒有紀錄，請說明。」「你們的紀錄册必定過了時了。這架飛機是在一個月之前才開始航行的。」

然後，停了相當長時間。現在，蘇黎世在前面了，蘇黎世湖發出亮光。蘇黎世機場在說話了。他們必定已經聽到了瑞士空中管制所的呼喚。「FL—BGS，FL—BGS。」「是的，是的。」「你們已經侵犯了民用航空路線。應該降落，向飛行管制站報告。我重述一遍：降落和報告。」

駕駛員變得憤怒起來了：「你所謂『降落和報告』是什麼意思？難道你不懂人類的苦痛嗎？這是一次慈善性飛行，飛機上裝了一種稀有的血漿，要送到伯林卓納去救一個著名的科學家的性命的。你沒有同情心嗎？當一個人的性命在危急中的時候，你叫我降落和報告？你希望負謀殺的責任嗎？」這一番話帶來了平靜，直到他們飛越了蘇黎世湖爲止。龐德吃吃地笑着，對駕駛員豎起了大拇指。

然後，在瑞士首都伯爾尼的聯邦空中管制站在說話了：「FL—BGS，FL—BGS。誰發通行證給你的？我重述一遍：誰核准你們飛行的？」「你們核准的！」龐德對着說話器微笑着。天

大的謊！沒有過像這樣的事。現在，阿爾卑斯山在前面了——這些討厭的阿爾卑斯山，在黃昏的陽光中，看來美麗而危險。他們不久就要飛進山谷，離開雷達幕了。可是，伯爾尼方面已經迅速地查對了紀錄。那種陰沉的聲音，再度傳來了。這種聲音必定感覺到：這種持久的爭論，在每一個機場和這天傍晚在瑞士各地飛行的大多數駕駛員，都可以聽得見。它是非常客氣的，但却是堅決的：「FL—BGSFL—BGS。聯邦飛行管制站並沒有核准你們飛行的紀錄。我感到抱歉，可是你們在侵犯瑞士的領空。除非你們可以提出更一步的核准證件，那就要請你們飛回蘇黎世，去向飛行管制站報告。」

這架直升飛機搖動着。突然銀光一閃，一架有瑞士標記的戰鬬機在相距不到一百碼的地方掠過去，轉了彎，留下一股黑煙。然後，又筆直地朝着他們飛回來，直到附近方纔彎開一點向右邊飛去，這架直升飛機又搖動了一下。駕駛員憤怒地說：「聯邦航空管制站，這是FL——BGS，你們要找更進一步的資料，得和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去聯絡。我只是個駕駛員，不管這些核准的手續。如果你們把文件遺失了，那不是我的錯誤。我重述一遍：去和日內瓦方面查對。同時，請你們吩咐瑞士空軍方面的飛機停止行動，現在它在使我的乘客們暈機了。」

那種聲音再度傳來，不過，由於山峯的阻障，現在已經比較微弱了。「你的客人是些什麼人？」駕駛員又在信口雌黃了：「世界新聞會議的代表。他們都聽到了來自有名的國際紅十字會之家這一切無謂的話。各位先生，我希望你們明天早餐時都會愉快地閱覽你們的報紙。現在，給我

們一點安靜如何？請你們在記事簿上記載：我並不是——蘇維埃空軍。」

現在靜寂了。那架戰鬬機已經消失了，他們飛上了山谷，已經越過了達和斯。那些發着金光的高山尖頂，似乎在從左右兩邊向他合攏。在前頭的是那些高峯。龐德瞧瞧他的手錶。大概還要飛十分鐘。

他轉身向機艙裏望過去。瑪恩和其他的人都抬起頭來仰視着他。這時，西墜的太陽從窗口射進來，照在他們緊張而蒼白的臉上，他們的眼睛發着紅光。

龐德翹起了大拇指，然後展開了十個指頭。

瑪恩點點頭，他們的身體都移動了一下。龐德同轉頭，向前面凝視着。他是在尋找那座高聳的山峯——那座他厭惡和害怕的山峯。

二十五　直搗黃龍

對了！就是那個討厭的地方。現在，只有這座山峯是金黃的，那片台地和那些建築物都在靛青的陰影裏，不久就要被團圓的月亮照亮了。

龐德指點着。這架直升飛機是不喜歡這種高度的，在一萬呎的高空，它的螺旋槳覺得難以抓住稀薄的空氣，駕駛員在努力使它保持最低限的旋轉數。當他向右轉向山峯表面時，他的無線電

話尖銳地響起來了。一種粗厲的聲音，先用德語，然後用法語說：「禁止降落。這是私人的土地。我重述一遍，禁止降落！」

駕駛員把手伸到駕駛室頂上，將無線電話關掉了。他曾經在塑膠模型研究過在台地上降落的地點。他飛到了這個地方，盤旋着，慢慢地降落下去。這駕直升飛機跳了一下。着陸了。這兒已經有一群人在等待他們。八個人，龐德認識其中的幾個，他們的手，全都放在口袋裏。

引擎咳嗽着，停下來，螺旋槳轉了幾圈，也停住了。龐德聽見在他後面的門打開了，後面的人在下扶梯。於是，這兩個集團的人都排列起來，面對面地站着了。瑪恩．杜勒戈以權威的口吻說：「我們是聯邦警察局阿爾卑斯山巡邏隊。在聖誕夜，這兒出了事，我們特地來調查。」

非玆——那個「侍者領班」——憤怒地說：「本地的警察局已經到這兒來過了。他們做了報告。一切都是如常的。請你們立即離開。聯邦警察局阿爾卑斯山巡邏隊是什麼機構？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駕駛員用手臂碰碰龐德，向左邊一指，指着住了伯爵和有實驗室的那幢房子。一個戴了雪撬頭盔的人，正在跑向通纜車站的道路。在地上的那些人可能看不見他。龐德說了一聲「他媽的！」隨即爬離座位，進入機艙，他從門口傾身出去，大叫：「大頭目，他在逃走！」

當龐德跳下飛機時，反情報報復與勒索別動隊有一個人大用德語叫：「那個英國人，間諜！」

然後，龐德開始向右邊奔跑，找地方掩蔽，這時，槍聲就開始了，子彈和曳光彈紛紛向龐德射過

去。龐德的手槍響了，接着，傳出了手提機關地唱和槍聲音。龐德這兒沒有人干擾了。

現在，他在沿着俱樂部的牆角走，在斜坡下一百碼之處，那個戴着雪撬頭盔的人，已經打開了纜車站下面連撬庫房的門。他出來時，手中攜帶着一具單人雪撬。他把它當作盾牌，對龐德射了幾槍。龐德跪下來，用雙手抓牢手槍，射了三發子彈。可是，現在這個人已經向着歌樂快速連撬跑道發光的冰口跑了幾碼。在皎潔的月光下，龐德瞥見了這個人的側臉。不錯，這個人就是布洛菲！

當龐德跑下斜坡時，這個人已經上了雪撬，拚命往下衝，馬上就看不見了，好像被這發光的風晨呑下去了一樣。龐德跑進這個貯藏室。糟糕，這兒都是六人連撬或兩人連撬！啊，還好，後面有一具單人雪撬，龐德把它拖出來。沒有時間看它的滑行桿是不是直的，操縱柄容易移動！他跑到起點，奮不顧身地俯衝下去，結果落在一個鋁質的小月台上，幾乎跌出了雪撬。他調整一下身體，抓住操縱柄，急速地滑下去，他試圖用兩隻靴子的趾端來作煞車，沒有什麼效。這條跑道的情況怎樣？現在是筆直地滑下歌樂峯的肩部，然後是一個有冰堤夾峙的大彎。現在它正在滑進這個大彎！龐德把右肩抓下來，小心掌握操縱柄。縱然如此，他也幾乎出了事。危險地滑近了冰堤最高的邊緣。

在那幅跑道地圖所指示的次一步情況如何？他為什麼不仔細地研究一下呢？他獲得了答案！這兒好像是直的。可是，陰影遮蔽了一片凹處，龐德離地飛起來，着陸時，幾乎栽倒了。這時的

速度大概為時速五十英里，他拚命地用靴子趾挖部到冰裏，以減慢速度。這一次，生了一點效。

此後的跑道都相當陡聳，速度有增無減。然後，出現了一個之字彎。龐德又不得不用靴子的趾部放在冰上拖，這時他看見了布洛菲的雪橇和他的靴子煞車所留下的痕迹。這隻老狐狸！他一聽見直升飛機響，必定就準備了由這兒逃亡。可是，以現在龐德的速度而論，勢必會趕上他。注意！之字彎來了！龐德無法可施。他儘可能地轉動着身體，覺得一隻手臂碰到了峭壁，然後又在對面的峭壁上碰到了另外一隻手臂。他覺得他的兩隻手臂都有寒風吹襲，原來，他兩隻袖子都在峭壁上撞掉了，手臂也擦破了。

龐德咬緊牙關。現在，他還只走到半路上。不過，這時，月光照在前項那個人的身上，布洛非！龐德利用一個機會，伸身去摸手槍。風在把他吹離雪橇，不過，他還是把手槍連皮套取出來了。他張開口，咬住手槍，用左手拉下皮套。然後再用右手拿着手槍。他加速前進，可是，這時布洛菲已經消失在前頭的陰影裏。

龐德衝向前去，小心地滑過一塊高聳的冰塊，從陰影中出去，到達了月光裏。在前面飛的那個人，大概只領先五十碼，他靴子上的煞車釘把冰雪煞得噴起來。龐德屏神凝氣，射了兩發子彈，他認為他已經中的，可是，那個人再度進入了陰影。這時，龐德的速度繼續增加。他吼叫着。你這個雜種！你是隻死鴨子！不能停住反擊！我像一道電光追過來了！馬上離你只有十碼、五碼！然後，你就完蛋了！

不過，陰影遮蔽了另外一項危險！冰上的長橫浪！龐德從這一波碰上那一浪，當他用脚趾煞車時，覺得他的靴子幾乎要撕裂了，手槍幾乎跌落了，每一次碰擊，都覺得腹部好像貼到背脊上，肋骨似乎折斷了。最後，這段險路終於過去了，龐德吁了一口氣，再筆直地前進。

現在，跑道上好像有些東西在滾動，它是黑的，和檸檬差不多大，像個小皮球般的一路跳下去，布洛菲現在大約領先三十碼，這是他裝備上掉下來的一些東西嗎？然後，他另一種想法使他恐怖起來了，他連忙用脚煞車。可是，無效！他越來越接近它——飛快地衝上這個手榴彈！

龐德無法可施，只有放鬆脚趾，向前直衝，它什麼時候會爆炸呢？只有祈求上蒼，跑到它前面去。

不久，龐德面前的跑道爆裂了，他和他的雪橇都飛到空中，結果，他跌在鬆軟的雪上，他雪橇的操縱柄飛下去了。

龐德大概在這兒躺了幾分鐘。然後，他聽見山頂上一聲巨響，於是，他努力站起來，向爆炸聲傳來的地方觀看。必定是歌樂俱樂部被炸了，因爲那兒有火焰和黑烟直冲雲霄，這時又傳來了另外一下爆炸的回聲。布洛菲的巢穴分裂了，一塊一塊的斷壁滾下山岡，變成雪球，衝向樹林線。糟糕！這會引起雪崩的，然後，他想到這一次沒有關係。他位於右邊，幾乎就在纜車道下面。

現在，纜車站已經爆炸了，龐德看見那些巨纜都在鬆動，嘶嘶地向着他掉下來，他沒有什麼辦法，只有站在這兒觀望。如果它們撞到他，它們就會把他撞下去。幸而沒有，它們一直衝下去

，在樹林線上方的鐵塔上盤旋了一下。然後，拉斷了鐵塔，越過山脊，消失了。

龐德微笑着，感到開心。他開始檢查他自己所受的傷害。他兩手的肘子破了是已經知道的。現在，他發現他的前額也受了重傷。他摸了一下，抓起一把雪，用手按在傷口上。在月光下看來，血是黑的。他全身都在發痛。不過，其他地方似乎沒有傷口。

他昏眩地低下頭來看剩下的雪橇，操縱柄已經折斷了，兩邊的滑行桿已經彎了。釘合處發出嘎嘎的聲音。不過，這是殘缺的雪橇還可以滑行。除再使用它，龐德是沒有方法下山的！他的手槍呢？當然飛掉了。龐德把殘破的雪橇安置好，越過跑道牆，仔細地滑下去。

龐德雪橇上的滑行桿雖已彎曲，並沒有什麼妨礙，只是在冰上留下了更深的痕迹。前面有更多的轉彎，書多的危險，不過由於速度緩慢，沒有出什麼問題。不久，龐德已經穿過了樹林線，進入了「天堂巷」——終點。他在那兒慢慢地停下來，把殘破的雪橇留在那兒，爬過低低的冰牆。這兒的積雪已經被遊玩的人踩平了，他慢慢地走過去，撫摸着創痛，有時抓起一把雪，按在額角的傷口上。

在底下的纜車站，他將會發現什麼？如果布洛菲在那兒，龐德就要遭殃了！不過，站內沒有燈光，巨纜躺在一旁，老天爺，這次爆炸的損害可不小！

現在，瑪恩和他的手下以及那架直升飛機怎樣了？

好像回答他一樣，他聽見了直升飛機的隆隆聲，不久，它橫過月亮下面，在山谷中消失了。

龐德微笑着。現在回去，飛過瑞士領空，勢必引起更大的麻煩。不過，瑪恩想到了一條越過德國邊界的交互途徑。那也不是有趣的。

現在，在通往恩加町的公路上，傳來了當地救火車的鈴聲。車上閃光的紅燈已經看見了，不過，相距大概還有一英里路。龐德仔細地走近纜車站黑暗的角落，準備了遇見盤問者該說的話。他爬上這兒的牆，四面望一下。沒有人！除了入口外面的新車輪印之外，沒有什麽痕迹。

布洛菲必定在動身前打電話通知了在這兒的嘍囉，利用他和他的汽車逃走了。他會走那條路？龐德走到公路上，看見車輪的痕迹向左邊拐了彎。布洛菲大概走上去了伯尼納山道的路，現在或者已經過了那個山道那兒，駛往意大利去了。很可能他在邊界向消防隊報了火警。現在，救火車快要駛到附近來了。龐德決定：要裝做什麽都不知道，只是個普通的旅客，到恩加町來觀光的。

那輛鮮紅的救火車已經駛到了纜車站前面。警報響起來。人們紛紛跑到這個小廣場上來。有些走進了纜車站，有些則站在這兒仰頭觀看歌樂山——那兒現在仍舊發出紅光。一個戴了有遮簷帽子的人——大概是消防隊隊長——走到龐德身邊，敬了一個禮。隨即用德語講了幾句話。龐德搖搖頭。這個人又用法語試了一下，龐德仍舊裝糊塗。另外一個懂英語的人應召過來了。他問：「發生了什麽事？」

龐德茫然地搖搖頭。「我不知道。我正在從朋堤西納走到沙馬汀去。我參加了一個旅行團，

從慕尼赫到這兒來玩，沒有趕上我們的遊覽車。我預備去搭火車離開沙瑪町。然後，我看見山上爆炸起來了。」——他微微地向山上揮了一下手——「於是，我經過纜車站的裏面走，以便看得更清楚一點。其次，我們知道的事情，是頭上被東西打了一下，並且被拖過來。」他指着他那出血的頭，和突出在破袖子外面的手上的傷痕。「這必定是那折斷的電纜，掉下來打着我，並把我拖過來。你們有紅十字會的裝備嗎？」

「有，有。」這個人對消防隊同事叫了一聲，其中一個戴了紅十字會臂章的人，從汽車裏提出一個黑箱子，走了過來。他檢查着龐德的傷口，那個譯員則在把龐德的話翻給隊長聽，這個醫護員叫龐德跟他走進了纜車站的盥洗室在一枝火炬的光亮下，他在這兒爲龐德洗滌創傷，擦碘酒，龐德痛得要命。然後，他用紗布棉花把傷口都包起來了。龐德對着鏡子瞧瞧。他笑起來了。他行將要變成一個怎樣的新郎。這個紅十字會的人也笑起來了。這是一種同情的笑，他從箱子裏拿出一小瓶白蘭地，遞給龐德，龐德謝謝他，把它一飲而盡。

譯員走進來說：「我們在這兒沒有什麽事情可做，需要山地救護隊派一架直升機來，我們必須回沙瑪町去報告。你希望和我們一同去嗎？」

龐德熱切地說：「我自然希望，」消防隊的人對他都非常客氣，並沒有問他在黑夜裏爲什麽打算走到沙瑪町去，而不叫一輛出租汽車。於是，他們把他帶回沙瑪町，在途中，他感到相當舒適。然後，他們以最溫和的態度與最善意的同情，把他留在沙瑪町的火車站。

龐德由沙瑪町搭車經泊索然組格到柯伊爾，然後，再乘快車抵達蘇黎世，於凌晨兩點鐘，到達了火車站街蘇黎世工作站主任的住宅門前。他曾經在火車上睡了一些時候，可是並不舒適，並且他覺得全身都好像挨了一頓警棒一樣，非常難受。他疲乏地傾身靠在標有「莫伊爾」字樣的門鈴上，過了一些時候，一個穿睡衣的頭髮蓬亂的人走來，把門打開，不過，他的手仍舊扶着門，他憤怒地用德語詢問：「老天爺！怎麼一回事？」這話是帶有英國口音的。

龐德說：「我是〇〇七。又來麻煩你。」

「我的天，老兄，請進，請進！莫伊爾打開了門，迅速地向空曠的街道上左右看了一下，「有人跟蹤嗎？」

「不要作這種想法。」龐德含糊地說，愉快地走進了溫暖的前廳。工作站的主任關上門，下了鎖。他回轉身，瞧着龐德。「我的天，老兄，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的樣子好像受了一次大折磨，呃，進來喝點酒。」

他在前面走，把龐德引到了一個舒適的客廳。他對着食器櫥做了一個手勢。「請你自己動手吧，我要去叫非莉不必擔心！除非你高興她來看一看這種傷勢。對於這一類的事情，她是善於處理的。」

「不必，沒有關係的。謝謝。只要喝點酒就行了。在這兒舒適又溫暖。在我有生之日，我不希望再看見雪了。」

莫伊爾走出去，龐德聽見走道那邊有一陣子移動東西的聲音，過了一會，莫伊爾囘來了，「非莉正在收拾客房，要從浴室裏把一些新的被褥搬進去。」現在，他爲他自己倒了一些淡的威士忌和汽水，來陪龐德，在對面坐下來。「告訴我你有什麼事。」

龐德說：「十分抱歉，我不能多談。還是和前幾天同樣的事。這是下一章，我奉命不能告訴他人的。你最好不要知道一點有關的情況。如果我不是發一封密電給局長，我是不會到這兒來的。用三重的X密碼，祗有收電報的人纔能譯出來，請你用打字電報機發出去好嗎？」

「當然。」莫伊爾瞧瞧他的手錶。「凌晨兩點半，這種時間把老朋友叫起來。不過，這是你的任務，」他走到書架邊上，拿開一本書，敲了一下。的答一聲，一扇小門打開了。莫伊爾說：「注意你的頭，這是一間不用的舊廁所，大小正合適。在有工作進行時，這兒頗爲窒悶，那是無法可施的。我們只有把門打開。」

然後，莫伊爾低下頭去打開一個放在地下的保險箱，取出一具好似輕便打字機似的東西。他們把它放在笨重的打字電報機旁邊的架子上，坐下來。噼啪地打了一些例行的用語，在每一個字的末了，轉動這具機具邊上的一個小手柄。然後，說：「開始吧。」

龐德背靠着牆。在從到沙瑪町去的路上，他曾經忖度過密碼的方法。這必須局長可以看懂，而莫伊爾却無法明白的。龐德說：「好，那麼，請你拍發下面這些字句吧。」

「適當地整飭了堡壘。由於追蹤物主，詳情不明。現在物主可能意大利化了。更進一步報告

，會從蓁尼赫拍來，請再准假十天。〇〇七。」

莫伊爾把內容復述了一遍，然後裝好機器，開始拍發。

龐德看着電訊發出去。啊，這個小房間裏有點窒悶！龐德覺得額角上在出冷汗，他把手蒙着臉，喃喃地講了一些「那討厭的高山」之類的話，顯然地倒在地上。

二十六 樂而無憂

黛西在蓁尼赫機場的護照檢查處外面，迎接龐德。她看見他這種受傷的樣子，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對他凝視着，不過，忍住了，沒有什麽表示。一等到他們進了那輛小小的「蘭莎」，她就淚如泉湧了。她一面嗚咽，一面說：「他們把你怎樣了？呃，他們把你怎樣了？」

龐德雙手把她摟抱着，「黛西，好了，沒有事啦。我向你保證。只是一些輕傷，像滑雪不愼跌了一交一樣。現在，不要做膽小鬼。任何人都可能受過這種傷的。」他把她的頭髮摸平，取出他的手帕，替她揩眼淚。

她將他的手帕拿過去，破涕爲笑了。「現在，你把我眼睛上的黑暈弄壞了，我是仔細地爲描畫的。」她取出一面小鏡子，小心地把汚損處揩掉。

黛西說：「眞是太傻了。不過，我知道你心中有事，你一說要離開幾天，去清理一些事情，而不和我在一起，我就知道你要陷入更多的麻煩了。呃，我爸爸曾經打電話來問我：我是否曾經

看見你，他非常神秘，聽來感到煩惱似的。我說我沒有看見時，他就把電話掛斷了。現在，報上登了關於歌樂山的故事。今天早晨你打電話來，那時，你是那麽警戒的。而且，你來自蘇黎世。我知道，這一切都是有關係的。」她把鏡子放回去，按了汽車的自動開動器。「好了，我不問什麽問題了。我哭了，很抱歉。」然後她又兇狠地表示：「可是，你是個呆頭鵝！你似乎並沒有想到這對任何人會有關係的。你繼續着愚弄印第安人的方式。這是異常——異常自私的。」

龐德把手伸出去，將她的手按在駕駛盤上。他憎惡這樣感情用事，不過，她說的話是對的。他沒有想到她，只想到工作。他心中從來沒有想到過會有什麽人關切他的。在他離去時，他的朋友們搖搖頭。太晤士報訃告欄，和他有關係的訃文極少。一些女郎，暫時有點難過。不過，現在，在三天之內，他不再是孤獨的了，他將是兩個人的一半。當他由某件工作如一宗醫院案件等回家時，會對他嚕囌的人，將不祇是管家瑪伊和女秘書瑪莉•古德迺了。現在，如果他被人殺死了，無論如何，黛西會隨他死去。

這輛小車子穩妥地在街道上行駛，龐德說：「黛西，我很抱歉。這是些必須完成的事情。你知道它的情況了。我沒有辦法退出來。如果我偷懶，和我現在一樣，那我在這兒不會有眞正的快樂。你會明瞭的，對不對？」

她把手伸出來摸他的臉。她說：「如果你不是一個海盜，我不會愛你。我希望這是在血泊裏。我會弄習慣的。不要改變。我並不和一般人對她們的丈夫那樣希望消除你煩惱的原因。我希望

和你——而不是和別人——生活在一起。不過，有時候，如果我像一隻狗一樣的號叫，不必介意。或者，我寧願像一隻母狗。」她對他笑起來了。「世界」報刊登了歌樂山的故事，它就在座位後面。」

龐德看見她猜到了心事，也笑起來了。「黛西，你眞討厭。」他伸手去拿報紙。看報上面說些什麼事，和發生了什麼事，他是非常渴望的。

在世界報顯著的地位上，除了柏林方面的新聞和西德輸出數字最近的奇蹟之外，出現了聖摩利玆特派員的報導，標題爲「歌樂山上神秘的爆炸。通百萬富翁遊樂地的纜車毀壞了。」然後，下面重述標題上的話，天一亮警察局就會派人乘直升飛機去調查。另外一項引起龐德注意的標題，爲「英國小兒麻痺症的恐懼。」它標明爲這前一天發自倫敦的路透社電訊。內容很簡單，但却是龐德最關心的。「在英國各地的飛機場，有九個少女被截住拘留了，因爲她們在蘇黎世機場有會經和一個可能患小兒麻痺症病人發生接觸的嫌疑。還有一個英國少女，也仍舊拘禁在檢疫所。衛生的一個代表說：這純粹是一種例行的警戒。第十個少女——就是恐怖的來源——名叫紫蘿蘭。歐尼爾，正在沙隆醫院觀察之中，她是愛爾蘭人。」

龐德發出會心的微笑。英國人在受到壓迫時，他們是會把這種事情做好的，在這篇短短的電訊裏，需要多少合作？開始，局長。然後，刑警總隊，軍事情報處第五分處，農業與漁業部，女王，海關，護照檢查處，衛生部，和愛爾蘭政府。他們都會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效率來辦事。

最後的結果，已經由報業協會傳到了路透社，公告於全世界。

然後，龐德把報紙往背後一抛，開始觀看黃凱撒市的建築，這兒曾經成爲歐洲最美麗的都市之一。現在，舊的黃凱撒正在緩慢地重建成原來的樣子，除去戰後的單調。啊，現在案件結束了，使命完成了！

不過，那個大頭目仍舊在逃！

大概在三點鐘，他們到達了旅館。侍者說有人打電話給黛西，請她打電話到斯特拉斯堡的紅莊和瑪恩連絡。他們上了樓，進入她的房間，立即打電話，黛西說：「爸爸，他到這兒來了，幾乎是完整的。」他把電話遞給龐德。

瑪恩在電話中說：「你追到了他嗎？」

「沒有，很糟糕。現在他在意大利了。至少我認爲他是在那裏。他是由往那邊的道路逃走的。你們的情形如何？在山脚上看來，似乎不錯嘛。」

「還滿意。全都殺死了。」

「蕩平了？」

「是的，已經蕩平了。你們那個從蘇黎世去的同事，沒有下落。我喪失了兩個人，我們的朋友在他的檔案室實行了一次奇襲。齊齊因而陣亡。另外一個人是動作不够迅速。沒有其他的損失。回途是有趣的。明天我會詳細地告訴你。今天晚上，我將乘臥車旅行，你知道嗎？」

「我知道。順便問一聲：關於那個人的女朋友——愛瑪，結果如何？」

「沒有她的蹤跡，她始終沒有出現，像對其他的人那樣把她趕走是困難的。」

「是的。呃，瑪恩，謝謝。英國來的消息也很好。明天見。」

龐德放下了電話。黛西已經小心地退到浴室裏，把門鎖起來。避免聽龐德談公事。現在，她說：「我可以出來嗎？」

「遵命，再等兩分鐘。」龐德打電話給慕尼赫工作站。那兒在期待他的電話。他安排着在一小時之內去訪問工作站的主任。那個人名叫沙瓦奇少校，彼此是見過面的。他讓黛西走出浴室。然後，他們一同研擬着這天晚上的計劃，隨後他就走到他自己房間裏去了。

他的手提皮箱已經解開了，他床邊上有一盆番紅花。龐德微笑着，把花盆拿起來，放在窗檯上。然後，他迅速地作了一次淋浴。換下他那套滑雪的服裝，穿上他自己帶來的一套藍色衣服。這樣，感得比較溫暖了。然後，他坐在寫字檯上，摘記着他要用打字電報機向局長作報告的要點。然後，他又穿了一件深藍色的雨衣，隨即離開旅館，跨進街道，向着奧當斯廣場走去。

（如果他沒有想到其他的事情，他可能已經注意到在街道那邊的一個女人。她又矮又胖，像隻癩蛤蟆，穿着深綠色的斗蓬，當她看見他走過去時，她吃了一驚。然後，橫過街道，尾隨在他後面。她對跟蹤這種事情是很在行的，到她走進奧當斯廣場新公寓之後，她並沒有走到門口去看門牌號碼，只是在廣場的那一邊等待着。在他出來之後，她又跟隨着，一直到達一年四季大旅社

。然後，她乘出租汽車回到她居住的地方，打長途電話到柯莫湖首都旅社。）

龐德上樓到他自己房間裏。寫字檯上擺了許多綳帶和藥品，他打電話到黛西房間裏去，被她詢問：「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你有鑰匙打開我房間的門嗎？」

她笑起來了。「這層樓的女傭已經變成我一個朋友。她瞭解那些正在戀愛的人。何況你比戀愛更進一步，你移動那盆番紅花是什麼意思？」

「這些花很可愛，我覺得它們放在窗口更為悅目，並且在那兒可以晒晒太陽。現在，我來和你約定：如果你來替我換藥，我就帶你下樓去喝酒。只請你喝一杯我自己三杯。這是男子與婦女之間適當的比例。行嗎？」

「照辦。」她掛斷了電話。

換藥是很痛的，龐德痛得掉下了眼淚。黛西把她的淚水吻去。她看見他的臉色都蒼白了。她說：「你確信你不必去找外科醫生看看嗎？」

「我現在已找一個醫生來了，你做得很在行，使我煩惱的是我們怎樣調情，在適當的方式之中，手拐兒對於男子是比較重要的。」

「那麼，我們就用不適當的方式來做好了。不過，不是今天晚上，也不是明天晚上。要等到我們結了婚纔行。那時，我將要假裝是個處女。」她嚴肅地對他望了一下，「詹姆斯，我希望我是個處女，你知道，我有幾分是的。人們可以沒有愛情而調情的。」

「談酒吧。」龐德堅決地說，「我們在世界有很多時間談情說愛。」

「你是一隻猪。」她憤怒地說，「我們有很多話要談，而你所談的只是酒。」

龐德笑起來了，他小心地把一雙手挽着他的脖子，和她作了一次深情的長吻。然後，他放鬆了手。「呃，這只是我談話的開始，我們先到酒吧裏去喝點酒。然後，我們到華德斯比餐廳吃晚飯，商談結婚戒指，我們是否將睡兩張床還是一張雙人床，我是否有足供兩個人用的被褥和枕頭，以及其他和結婚有關係的東西。」

這天晚上就是這樣渡過了。龐德心中非常鄭重地往返思索着她所提出的一切實際的女性問題。不過，他驚奇地發現：這一切成家的事，給他一種奇異的快樂，同時也使他感到他終於可以休息，現在生命要比較豐富了，也有更多的意義，因爲有一個人要來共同享受。

共同生活！這是一種多麼正當的陳腔爛調！

第二天，他們和瑪恩在一起吃了兩頓愉快的飯。因爲瑪恩那輛大拖車已經在頭天晚上到達了，它就停在旅館後面的停車場上。這天晚上，他們一同到古董店去搜購一枚訂婚戒指和一枚結婚戒指。後者是比較容易的，選定了普通的金戒指。可是，黛西對於訂婚戒指却不能決定，最後，讓龐德趕快去找尋一種他自己喜歡的東西。而黛西則去對她的結婚禮服，作最後的試樣。

龐德雇了一輛出租汽車，在街道上到處找尋，結果在吟風堡宮附近的一家古董店，找到了他合意的東西——一個奇怪的白金戒指，有兩隻鑲鑽石的手緊握着，這種東西悅目而簡單，這個司

機也喜歡，於是交易做成了。這個司機在戰時曾經充任納粹的空軍，龐德請他到一家酒店去慶祝，他們在那兒吃了很多香腸，喝了四壺啤酒，發誓他們不再交戰了。然後，龐德愉快地回到旅館，立即走到黛西房間裏，把這個戒指戴在她手指上。

她高興得流淚了，嗚咽地說這是世上最漂亮的戒指。不過，當他把她摟在懷中時，她吃吃地笑起來了，「啊，詹姆斯，你眞壞。你臭得像一隻啤酒和香腸灌成的猪，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龐德把經過告訴她，她嘲笑着他那種豪飲，愉快地在房間走來走去，用她的手做各種美妙的姿態，顯示着這個戒指，讓燈照着鑽石。然後，電話鈴響了，這是瑪恩打來的，說他希望在酒吧和龐德談談，希望黛西離開他半小時，好嗎？

龐德走下樓去，經過了仔細的考慮之後，決定荷蘭的杜松子酒和啤酒調和，於是叫了這種酒，瑪恩·杜勒戈的表情是嚴肅的。「呃，詹姆斯，聽着。我們曾經作過一次不適當的談話。那回非常錯誤的。我馬上就是你的岳父了。幾個月以前，我曾經對你作過一次鄭重的建議。那時，你拒絕了。可是，現在，你已經接受。告訴你，你是在那一家銀行開戶頭存款的？」

龐德憤怒地說：「瑪恩，不要談那件事了。如果你認爲我將會從你這兒或其他任何人那兒接受一百萬英鎊，那你就弄錯了。我不希望我的生活被毀滅。太多的錢是你可以放在任何人身上最大的災難。我有足够的錢。黛西也有足够的錢。儲存金錢去購一些我們合意而平常買不起的東西，將是有趣的，我只需擁有這種不大够用的錢。

瑪恩生氣了，他說：「你已經喝醉了。你不明白你在說什麼話。我所給你的，只不過是我的財富的五分之一。你明白嗎？這對於我並沒有什麼影響。黛西是慣常獲得她所想要的金錢的。我希望她這樣繼續下去。她是我的獨生女兒，你以一個文官的收入，可能不能贍養她。你必須接受這一百萬英鎊！」

「如果你給我任何金錢，我發誓我會把它捐贈給慈善機構。你希望把你的錢這樣花掉嗎？好了，說下去！」

「可是，詹姆斯，」瑪恩的腔調是乞求的。「你將接受我的什麼東西呢？你們總要生孩子的，那麼存一筆款子給孩子給孩子做生活教育基金，好嗎？」

「那甚至更不好。如果我們有孩子，我將不會用這種活結套在他們頭上。我並沒有錢，但我也不需要錢。我喜歡賭博贏來的錢，因爲那是偶然遇見的，出乎意外，憑空而來的。如果我曾經繼承財富，那我就會像黛西從前那些花花公子朋友一樣的揮霍無度，你曾經咒罵過那些人的，瑪恩，不要立這種基金。」龐德斷然地將杜松子酒喝乾了。「這不是一個好主意。」

二十七　蜜月斷魂

瑪恩現出好像要流淚的樣子。龐德變溫和了。他說：「瑪恩，你是非常仁慈的，你這種好意，我是由衷的感激的。這件事情這樣解決吧：如果我們任何一個需要幫助，我發誓會來找你，這

樣行嗎？有時候，我們會生病或者有其他的事情。如果我們在鄉下某個地方有幢簡單的房屋，或者是令人愉快的，如果我們生了孩子，我們可能需要幫助。呃，這樣如何？算是一種協議吧？」

瑪恩對龐德現出懷疑的樣子。他說：「你這話是當眞的？在你們需要幫助時，你不會欺騙我，會允許我來幫助你們，增加你們的幸福？」

龐德把手伸出來，拉着瑪恩的右手，緊緊地按在桌上。「我的話都是眞心話，絕對不會欺騙你的。現在，請你輕鬆一點吧，黛西來了，她會認爲我們在打架呢。」

瑪恩沮喪地說：「事實上我們是在決鬥，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人打敗了。」

元旦這一天，天氣很好。上午十點半，詹姆斯龐德和黛西（這個從前的韋生索伯爵夫人）在慕尼赫英國總領事館的客廳裡，舉行結婚典禮。

證婚人爲英國駐慕尼赫總領事，儀式是和在教堂裏一樣的。龐德照例應答了證婚人的詢問。他說的是眞心話。

這位總領事，和英國領事們往常所表現的一樣，證明了他是個有效率的人，也是個有心人，對於他，這是個例假日，有如他所承認的：在除夕，他本該喝得酩酊大醉，到元旦纔清醒的，但是爲了他們的婚禮，他並沒有那樣做。

當他們第一次一同去拜訪他的時候，他說：「你們兩位看來都非常健康。不過，龐德中校，你額角上有個難看的傷疤，伯爵夫人也許顯得蒼白一點。我曾經擔心外交大臣的特准問題，可是

，出乎意外地，立即就奉准了。因此，我們來把佳期定在元旦吧。請你們到舍下去，拙荊對於我不得不從事的這些偶然性工作，是異常感興趣的，同時，我也知道她喜歡和你們兩位見面的。」

結婚證書已經簽了字。慕尼赫工作站主任抓起一把彩色紙，將其中大部份向瑪恩·杜勒戈擲過去——這位主任擔任龐德的儐相，心中渴望着把這一切情形向倫敦方面作一個報告，瑪恩則戴着高頂帽，穿了一套法國式的燕尾服。龐德驚奇地發現他佩戴了兩排勳章。其中最近所獲得的一枚勳章，是伊莉莎白二世頒授，以酬謝外國的戰士的。

龐德向他岳父瑪恩詢問這個勳章的事。瑪恩表示：「親愛的詹姆斯，改天我會告訴你，這是非常有趣的。勳章往往只是幸運的標記，如果我是個英雄，那也是爲那些不授勳章事情而努力的英雄。」

龐德和黛西向大家告別了，龐德和他岳父擁抱了一下，然後，這對新婚夫婦走下總領事館門前的石階，步向停在那兒的「蘭沙」。某個人——龐德猜想是總領事的太太——已經在黛西的這輛小車子前面結了白色的彩帶，這時有一小群旁觀者和一些駐足的行人，站在這兒觀看這一對新人，瞧瞧他們是誰，他們的模樣如何。

總領事和龐德握手。「你們今天的嘉禮，恐怕無法照你的意思保持秘密，今天早晨，蒙其納畫報派了個女記者到這兒來。她沒有通報姓名，我猜想是個寫花邊新聞的。我不得不把眞實的情況告訴她，她特別希望知道舉行婚禮的時間，以便他們派個攝影記者來。最後，沒有談妥。我想

：一切仍舊是嚴密的。呃，再見，祝福你們。」

黛西穿了深灰色的旅行裝，把她的帽子從後面的座位上一戴，爬進駕駛人的位子，按了發動器。引擎嗚嗚地響了，在他們前進時，它輕輕地怒吼起來。他們兩個人分別從兩邊窗口伸出一隻手，揮動着。這時，龐德回頭一望，看見他岳父的高頂帽，高擧在空中搖擺，人行道上另外還有一些人在揮手。然後，他們轉一個彎，看不見那些人了。

當他們發現了通沙茲堡和谷孚斯坦的高速公路的出口時，龐德說：「黛西，聽我的話，把車子開到馬路旁邊，我有兩件事情要做。」

她把車子開到草兒的邊緣，冬天枯黃的草兒，現在由薄薄的積雪中顯露出來了，龐德把手伸過來，將她摟在懷裏，輕柔地吻着她，「這是第一件事，黛西，我只希望說：我會照顧你。你願意被人照顧嗎？」

她把頭後退，瞧着他，開始微笑了，她現出內省的樣子。「先生和太太的意義就在此，對不對？他們不說太太和先生。不過，你也需要照顧，讓我們互相照顧吧。」

「好的。不過，我比較喜歡照顧你。現在，我來做第二件事，就是要下車去把那些彩帶取下來，這種好像加冕的樣子，我不能忍受，你介意除去彩帶嗎？」

她笑起來了，「你是喜歡隱姓埋名的，我希望在我們經過時，每一個人都會歡呼。我知道：一俟你有機會，你就要把這輛汽車噴成灰色或黑色，那是很對的。不過，從現在起，我要把你像

一面國旗般的升起來，沒有什麼事情能够中止我這樣的。你有時也會感到把我像一面國旗般的升起來嗎？」

「在一切例假日和過年過節的日子，都會這樣。」龐德走下車，除去了彩帶，他抬起頭來望着萬里無雲的靑天，太陽晒在他臉上，覺得很暖和。他說：如果我們把車頂放下來，你覺得我們會太冷嗎？」

「呃，不會冷的。車頂升上去了，我們只能看見一半風景。從這兒到克玆布希爾，沿途的景緻是非常美麗的，如果有升起它的需要，我們再個它升起來。」

龐德轉鬆了兩個蝴蝶螺釘帽，將頂上的帆布摺在座位後面，他向這條高速公路前後望了一下，往來的車輛不少，在他們剛纔走過的道路上那個大貝殼形車站，一輛非常觸目的鮮紅色瑪西拉迪牌汽車，正在加油，它的車頂是敞開的。油加得很快，在駕駛席上，坐了一男一女，都穿了標準的運動裝一般德國的賽車者的制服，——白色的風衣，布質頭盔，絡在下顎下面。他們都戴了巨大的深綠色擋風眼鏡，把大部份臉都遮蔽了，兩地相距太遠，無法看淸楚他們的模樣是否好看得配乘這種好車子。不過，那個女人的側影是不敢恭維的。

龐德回到車子裏，坐在黛西旁邊。在這風光如畫的高速公路上，他們再度開始前進。

他們沒有談太多的話，黛西以每小時八十英里的速度，向前疾駛，風兒呼呼地響，車頂敞開了就有這種麻煩。龐德望了一下手錶。十一點四十五分。他們大概在一點鐘的時候到達谷孚斯坦

。那兒有座雄偉的大古堡，由彎曲的街道上走上去。那兒也有愉快的小巷子，充滿了彈西瑟的嗚嗚聲和泰洛耳人的眞假嗓音陡然互換而唱的憂鬱曲調。德國的遊客，通常在奧地利遊玩了一天之後，就在這兒停下來，吃一頓豐富的晚餐，因爲這個市鎭就在德國邊界的旁邊，而食物純粹是奧國風味。

龐德低下頭，把嘴巴靠近黛西的耳朵，把谷孚斯坦的這些情況和其他有吸引力的事物告訴她——一項設想奇特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紀念方式：在每天中午，那座古堡裏窗的子，全部打開了，一個自告奮勇的人，在裏面彈奏那巨大的風琴。這兒兩山夾峙，谷孚斯坦位於其中。在山谷下面很遠的地方，都可以聽到「我們行將聽不到這種聲音了。馬上就是十二點。」

黛西說：「沒有關係。你儘量喝你的啤酒和杜松子酒。我來製造西瑟的發音，」這時，她在一個三岔路口轉上又右邊的道路，馬上就要駛到通往谷孚斯坦的地下通道了。不久，他們穿過了羅森罕，前面立即出現了爲白雪所掩蓋的高峯。

現在，道路上的車輛已經很稀少了。在前後五公里的範圍之內，只有他們這一輛汽車——在白色的草地和松林之間，它似箭一樣的向着那發光的德奧兩國分界線疾駛而去。這條邊界，數百年來，在作戰的軍隊之間，是染滿了鮮血的。

龐德回頭望了一下。在若干里路後面的公路上，有一個紅點子。它是那輛瑪西拉迪嗎？如果他們不想趕上這輛時速八十英里的「蘭莎」。他們自然不會來賽車的。如果你並不把它駕駛得來

超越其他一切的車輛。有一輛像那樣的車子是不好的。或許他對他們有誤解，或許他們只希望靜靜地向前行駛，享受這個風和日麗的日子。

十分鐘後，黛西說：「後面有一輛紅色汽車迅速地追來了，你希望我使他趕不上嗎？」

龐德說：「不必，讓他趕到我們前面去吧。我們在世上有的是時間。」

現在，他們可以聽見那八個汽缸嗚嗚的哀號聲。他傾身向着左邊，翹着大拇指向前揮動，示意讓這輛「瑪西拉迪」超到前面去。

這時，那種嗚嗚聲變成了驚人的怒吼，「蘭沙」的擋風玻璃突然消失了，好像被巨大的拳頭擊中了一樣。龐德瞥見了一個梅毒患者似的鼻子和一張在咬牙切齒似的嘴巴，一枝發光的自動手槍正在縮下去，然後，這輛紅色的汽車過去了，而「蘭沙」則瘋狂地逸出路邊，橫過一片雪地，碰上了一枝小松樹，於是，龐德的頭衝進了擋風玻璃的框子，隨即昏過去了。

當他蘇醒時，一個穿卡其制服的青年，正在搖撼他，這個人是奥地利的巡邏警員，他年青的臉上，現出恐慌的樣子。「發生了什麽事？」

龐德轉身向着黛西，她向前俯伏着，頭部埋在已經毀壞的駕駛盤上，她那粉紅色的頭巾不見了。她的金髮散垂下來，遮在她臉上。龐德用一隻手繞着她，橫過她肩膀上那是已經中彈的所在。

他把她摟得靠着他。然後，抬起頭來望着這個青年，向他微笑，表示請他放心。

龐德以非常清楚的聲音說話，好像他在對一個兒童說明一件事一樣。「沒有問題，一點問題都沒有。她現在在休息。我們馬上就會繼續前進的。並不匆忙。你看」——龐德的頭低下去，靠着黛西的頭，他輕聲地對着她被頭髮遮着的耳朵說話——「你看，我們在世上有的是時間。」

這個年青的巡邏警員對着這對寂然不動的夫婦，恐慌地作了最後的一瞥，就連忙趕到他的摩托車那兒，拿起手提無綫電話機，開始急地和救護總隊談話了。

（全書完）

本社出版偵探間諜小說

書名	說明	價格
賭城喋血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特價十元
鑽石私梟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特價十二元
金手指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特價十五元
哈林巨霸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特價十二元
雪嶺風雲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特價十二元

書名	作者	價格
第六號特派員	麗人著	特價十五元
諜海壯士血	麗人著	特價十四元
離奇命案	麗人著	特價十五元
地獄天堂	麗人著	特價十元
罪城記	畢珍著	特價十元
死亡恐怖	祥亭著	特價十五元
同歸於盡	田卓著	特價十五元
美蘇間諜戰	朱傳譽譯	特價廿五元

直接郵購・八折優待

立志出版社謹啓